

情海早闻

情海異聞

衍題



北师大图 B2350311

序

人之不能離乎情。猶世之不能離乎道也。情之爲用大矣。王夷甫云。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然乃一時悲忿之言。而聖人固未嘗忘情也。夫人生忠孝節義。何莫以情爲之。詩三百篇。非言情乎。而聖人特其情之大耳。其次則屈靈均美人香草之詠。而忠君愛國之心。隱然可見。至於元微之會真之記。柳柳州河間婦人之傳。雖屬歌風待月之詞。而其中不無寄託。孔尚任桃花一序。生淒涼故國之思。冒如臯影梅憶語。動感慨伊人之想。此數君皆言情之著者也。蒲留仙聊齋一書。更肆談狐鬼。妄誕不羈。人亦愛其筆墨精簡。幾於戶置一篇。未有厚疵之者。亦或有此情耳。而繼起者。且又汗牛充棟。彼妄言之。我妄聽之。可也。僕幼不讀書。老大無成。橐筆天涯。自慚陋拙。辛酉歲。傭書海上。閒閱各家名人筆記小說。遇有情節離奇。可泣可歌。堪以迴環咀嚼者。輒記存之。間得百數十篇。輯爲一帙。裒分十類。以便翻閱。讀之如入衆香之國。如披百寶之箱。洋洋乎言情之大觀也。其命意警惕。言外誘導。有足多者。至詞藻綺麗。描寫入情。尤屬罕覩。若必云正人心。矯風俗。則非僕所敢知也。

民國癸亥人日古閩潘衍識於春草吟廬

海異聞序

情海異聞目錄

卷一 艷史

奇女子	一	醉杏樓艷事	一三三
孀妹殊遇	四	張夢晉風流史	二一八
童雪兒	一四	圓圓傳	三三三
慧娘	一六	柳如是	三六
陳彩鳳	一九	舟人女	三九
詩媒	二一	粟兒	三九
賣花女	二一	姜郎	四一
淑英艷史	二二	李玉兒	四二
卷一 奇聞			
朱俠士	一	鐵兒	四
伊密之	二	海門婦	六

暎娘……………七 冶遊遇故妻……………一三

栗毓美……………一二 心血……………一五

卷五 孽緣

蓮花……………一 戚自貽……………一一

姚三公子……………一 孟德鄰……………一一

薄倖郎……………五 狄氏……………一三

討野僧檄文……………七 大桶張氏……………一五

昭慶僧……………八 餠餅阿六……………一六

吝人孽報……………九 鎖陰……………一九

卷六 畸行

賈義士……………一 義夫貞婦……………一五

剖腹案……………三 夫婦重逢……………一六

黃烈女……………四 曹參將妻……………一八

習禮……………八 倪宣……………一〇

卷七 佳遇

荷花公主……………一 瑤池澆花女……………一三

奇緣……………四 田夫人……………一四

夢異……………七 曹章……………一五

畫師奇遇……………一一 夢中四美……………一七

廣寒宮掃花女……………一二

卷八 異藪

綺琴……………一 鱗商……………九

翠翠……………三 毛畢……………一〇

穿雲琴……………五 妖媒……………一一

東鄉奇遇……………六 蜀僧慧通……………一二

四女傳……………八 鍾進士……………一五

馬宏謨……………一六 棺中佳偶……………一八

奇夢……………一七 眞生……………一九

卷九 駭談

隱身術……………一 義犬塚……………九

妖僧……………三 冤案……………一〇

箬包船……………三 僞鬼……………一一

假雷公……………五 人頭蛇……………一二

悍婦駭聞……………七 蝮蛇……………一三

人妖公案……………八

十 野記

草頭娘……………一 慾火焚身……………七

黑白傳……………五 穢玉……………八

捉奸判……………六 藥渣……………九

雲雨	一〇	石洞繡鞋	一四
無情婦	一〇	春夢菴	一四
葉子春傳	一二	成衣匠	一六
甘泉令	一三	迷香洞	一七
金娥墩	一三		



情海異聞

卷一 艷史

奇女子

軍興以來。豪傑之士。摩厲戎馬間。建功立名。人才輩出。而世間奇女子。不願以閨幃終老。若予所聞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於時。杜名憲英。河南人。父爲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從少林學拳法。技擊絕精。及生女。愛若掌珠。盡以藏書及拳擊進退諸法授之。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爲一編。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爲汝訂姻事。汝母年老。須自具特識。參決可否。百年事重。勿似人間小兒女。羞澀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見兩生。一周一鄭。才品相類。皆內親也。密商於女。女歎曰。文武兼備。世罕其人矣。鄭當以文學進。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河決年荒。盜賊四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既嫁。伉儷甚篤。踰年而粵賊北犯。開封以大隊攻城。而游騎四出擄掠。開歸間。囂然不甯。周集鄰村二百人。夫妻分爲二隊。領之。二人者又各分其隊爲二。二正二奇。賊至。初見數十人。易之。直接女陣。女佯敗。退至叢林間。周突起大呼於林東。賊方錯愕。其西路銃礮又作。山坳木杪。旗幟飛揚。不可數計。賊大驚潰。距叢林四里許。故有破廟。廟中伏兵伺賊過。復譟而出。倉皇追殺如宰雞。驚女縱騎。獨追騎馬賊酋。戰數合。願女而笑。女亦笑。乘間以長鎗刺其腰。傷脇墜馬。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驍勇。豈意死於女子爲兄弟笑哉。時衆賊去者已遠。日已近暮。鳴金收隊。而周生窮追不止。偵者謂

馬陷泥淖。蹶而被執。察其衆。合少四人。女怒。率二十騎飛馳救之。不及。賊已縛生入營矣。女乃返視山虎。創不深。猶可支柱。急取創藥。傅之。親裹其傷。又饋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勸餐者。再且曰。吾謂君泛常賊。今乃識爲英雄。陣上不能相讓。君合諒我。扶之馬上。使人送之。距賊營里許而後返。山虎歸營。極贊女賢。不恨而轉感之。以故釋周生。縛使掌簿籍。得不殺。明日。山虎毒發死。村人請於女曰。縱之歸。而又置毒何也。女曰。飲我之。刃而虛言慰之。其感激可暫。不可常。久而念怨。終殺吾夫。使之踰時而亡。則他賊不復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歿。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闊面長身。膂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己出遊。阜城連鎖間。密訪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間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賈貨販運。而冒爲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女舟之左岸。上一僧。寬衣大笠。跌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眈眈視女。轉視羣商。久之太息去。遠聞磨粟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十人。散步徘徊。羣商方欲結納士人。爲偷漏關稅計。揖而邀之舟中。煮茗閒話。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文字科名語。農商語。兵語。青樓諧謔語。羣商於賈買經紀外。瞪目不能發一辭。士人曰。我輩一見如故。意氣亟相得。公等果將赴試者耶。一商曰。實不相欺。薄有貨貨。前途關卡多。仰藉大力。芘蔭得免稅金。抵浙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啄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女舟。羣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目女。時婢在後艙假寐。女怒自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聞大驚。密語久之。疑女爲盜船。長跽請救。女哂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跌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資。日處醉夢中。不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巇哉。衆諾諾。又曰。處世需才。卽兵。

戈擾攘中。挾貨遠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無其具。寧坐圍中。弄稚子。毋以買命。錢空。餌虎狼也。今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閤眷耶。商曰。且爲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否則。刀以待。慎勿露聲影。吾二人盡力當之。視諸君時命何如耳。及夜。又聞鬻粟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敢出。亦不能臥。急閉艙門。滅火屏息。團縮榻上。時下弦殘月初出。繁星麗空。畧辨人影。兩岸蘆葦風瑟瑟作聲。女念迎鬪則彼衆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待其來出不意以刺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髻上明珠映月光爲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識。其第三人顯然僧也。昂首四顧。遽奪商船門。女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則競趨女舟。女揮劍旋繞如練。婢手雙鐵椎。自女後突出。光耀上下如毳。賊方避劍。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慶鬪方急。商船後艙呼賊至。婢躍登蓬頂。左臂適中賊槍。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頭蓬頂皆血漬。諸商聞言始出謝。人人面土色。女叱之去。使婢裹創臥。而獨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遊乘風而來。亦泊港外。諸商大驚。謂賊衆復讐至。探之。始知某營總兵官王姓。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先詰商船。諸商曰。赴試曰。赴試何以載貨。毋乃盜乎。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次詰女船。女未及答。商曰。是卽殺盜救吾屬命者。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類士子狀。疑其蹤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爲。語未畢。忽有一人自樓船躍而登女舟。問曰。杜家英孃何在。女茫然無以應。其人又曰。英孃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鬚髮有鬚矣。其人曰。我卽河南周生。與卿爲伉儷者也。今帥兵緝盜過

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問答既合。女不覺泣下曰。妾爲君子。力已至矣。幸神明垂佑。相見於此。願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主將王公愛之。使從己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婢爲何人。女言未半。諸商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爲壽。女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此小心。不能復遇我矣。諸商皆感泣。周生旣了巡緝事。卽日引疾解官。攜妻偕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爲樂。婢歸。適某千總。勇過其夫。所稱鄭生者。以秀才終。

孀妹殊遇

伏後貴

句法堅潔

貪鄙至此

所謂狡黠嗜利

明末虞山劉氏。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兄弟守田廬。伯曰廣虞。邑諸生。品行修飭。仲曰肇周。則狡黠嗜利。不務恒業。有妹曰三秀。慧而艷。生時。母夢紫氣繞室。醒有異香。六歲母死。父教之讀。過目輒了了。捉筆作楷。秀逸獨絕。時里有黃亮功者。居任陽之大橋。素雄於財。亮更善居奇。崇禎間。吳中水旱頻仍。物價騰貴。藉之囤。盈。虛家益富。亮貌溫厚。而中多機詐。蓄資鉅萬。節縮常若寒士。年逾二十。始議娶婦。則喪夫而挾重資者。父曰。蔡也。里多請婚者。何必是亮。曰。我以車往。彼以賄遷。蔡何害。遂娶焉。婦姓陳。善操持。勤紡織。相夫主十年。其業因之愈熾。亮素聞三秀之美。適陳病瘵死。乃挽郁某爲媒。曰。果字我。聘儀惟命。冰上人亦當厚報耳。郁乃商之。劉仲曰。吾兄素迂闊。事必不諧。若能以二百金爲聘。四十金酬我。我當曲爲成之。亮如命。仲遂乘間言於伯曰。妹年十四矣。凡求婚者。卜咸不合。意良緣。或自有復。頃郁某來云。大橋黃某。擁資百萬。宅第連雲。婢僕數十輩。現

警安此句
論文法是
倒裝而神
情亦極合
見雖俗而
言甚確
仲詞令甚
善真有小
人之才論
侃侃之論

將黃家世
聲情叙出
頗難堪矣
觀此數句
仲之婚實
不成人子

貪利忘義
可殺
不許大事
都諉於此
總伏後事

以喪偶。乏內助。欲爲我妹議姻。弟思此事得成。妹終身可以無慮。伯默然。頃之。仲復言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我母孀留時。執妹手。顧父及我兄弟。言曰。此女吾所愛。他日務嫁家之裕於我者。無與寒士酸秀。才能有幾人。自奮爲妻。拏福者。但願其安享朝夕。不至碌碌。非曰傍我目。瞑矣。其言猶歷歷在耳。若今黃氏之富。羅綺盈箱。倉庾如櫛。母若在。必諾無疑矣。伯頓作色曰。汝何言我家。雖貧。固儒也。豈貧富厚而以妹爲賈人妻者。且彼之先陳氏。奴也。本姓王。以背主而易爲黃。居崑之石浦。乃祖名元甫。復歸虞家塘市。元母爲某宦乳媪。宦有田三千畝。在虞。以媪故。委元課租。元自正牖外。復蝕其十之三。詭言農欠。積久而成小康。乃父洪。尤凶暴。嘗悅一佃女。乃假佃以金。初不責償。越三年。權之。遂攫其女爲妾。不久愛弛。將轉鬻。女聞而縊。時某宦已死。子弟皆執袴不問生產。田皆分裂授他姓。洪斯宦無主。吞匿其半。自是大營宅地。居然爲鄉里富人。然里之衣冠士。未嘗與之接也。今亮之爲人。固稍斂跡。然計升斗。權子母。刻剝圖利。亦足稱黃之肖子。且妹年十四。彼已四十餘年。既不相若。門戶又不相當。何可婚乎。仲知言不能入。事遂寢。無何。伯慕遊山左。至維揚。見婚嫁者絡繹。詢其故。緣訛傳朝命。有中使至江浙。採民女以充掖庭耳。乃寄書於仲曰。此信至吳。亦必驚擾。然是訛言。萬不可信。悞妹終身事。仲得書。喜曰。四十金入我囊矣。因招郁曰。前議可成。然宜速爲擇吉。遂覆書於伯曰。兄書未至。事已徧傳。通國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恐臨期不克應命。預藉煙戶。欲將妹之年貌。登冊。不得已。仍請黃請矣。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謀。幸勿以爲弟罪。伯得書。撫膺頓足。復作書讓仲。書未至。而婚已成。婚之夕。亮忽患眩暈。草草成禮。廟見時。木主無故倒地。家人咸疑不祥。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我掌上珍也。因名珍。珍時

後來多少 事皆愛水 生波 推命似開 文恰爲後 來作伏筆 此之謂奇 中 近人中亦 有之茲以 病隔爲喻 尤確 須玩其過 脈處 他日故劍 之思亦以 是耳 語殊欵曲 伯自大方 而仲之情 態叙得逼 肖 叙次能盡 曲折文氣 亦舒卷自 是狂且身

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適遊虞山。劉延至家。使推女命。山人曰。是命能富貴其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己造命推。山人沉吟久之。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子坐台垣。有執政王家氣象。鄉村婦安得有是。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卽貴。已而推亮。則搖首曰。此如病隔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而欲啖不得。縱使腰纏十萬。亦難享用一錢也。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子。爾時舉座閤然。咸笑其妄。然劉以星家。言每爲嗣續。慮有張媪者。爲劉乳媪。寡而無子。依於劉。劉嘗私與語曰。癡老年半百。只一女。猶兀兀然朝夕持籌握算。竟不思身後。倚託者爲誰也。將若何。媪曰。俗有先取他姓子。養爲己兆。而引之者。往往如所願。盡試之。劉點首。時劉伯兄有子三。季曰金印。始受讀。溫文俊雅。劉愛之。欲撫爲義子。乃言於亮。亮以劉才敏。心細。平時爲亮籌畫。無不中。久已奉若神明。劉卽庸奴。其夫亦不敢違顏色。因曰。諾。乃治饌邀二劉。時伯歸。里已五六。年矣。而未嘗一至。黃所。劉恐其固却也。私遣張媪致書。大略言妹非私奔。旣歸此家。前事宜姑含忍。兄妹之倫。義不可絕。今謹薄具杯酌。爲戚里一申欵洽。念兄素憐妹。來則愈有光。不然則是張其賤也。妹亦置顏無地矣。伯見書。不得已。乃偕仲往。始與亮相見。宴畢。入辭。劉謂伯曰。珍將就學。苦無伴。金哥來此依我。與珍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遽曰。我家七舍可來也。劉未應。而仲卽於次日。携子往。初。劉之爲亮謀也。以伯品誼。爲鄉里所重。故欲藉以修好。卽爲後日門戶地。仲則其素所心鄙者。其子亦凡猥不足數。而亮見伯落。落難合。不如仲之易籠絡。因反慫恿之。遂留焉。七性暴戾。比長。而橫益甚。嘗戲珍。珍怒。白於劉。劉撻之。遂宿之外舍。食亦不令同席。任其去來。七乃日遂羣惡少。遊虎而翼矣。無何。劉字珍於直塘錢氏。錢籍婁東。徙於虞。翁

分

活畫出一
狂且

姑以此為
激借此收
科所以處七
者不為不
善如是怙
惡平時可
見

軒然大波
皆從此出

年五十餘。僅一子。美秀而文。嘗侍其母出觀競渡。鄰舫則劉與珍也。兩家通問。知里居近接。乃各過船。款語甚洽。錢母歸。語翁曰。黃氏婦固俏麗。其女則尤嫺雅。淑婉也。翁遂請婚。劉亦以親見故。遂許焉。七忽怒。罵曰。父曾囑我勿遊蕩。姑將以珍字我也。故撫我。今乃背約別字。將焉置我。劉聞。怒甚。邀仲呼七而痛笞之。且詰以珍字汝何據。七無以應。因謂仲曰。七第欲我娶婦耳。然直言亦何害。乃敢以橫語突激哉。爰以百金為七婚娶。復置莊房一所令居。且以己之奩田三十畝畀之。曰。劉產仍歸劉氏。願汝守之。若蕩廢。無入我門矣。七好博。未逾年而田屋盡售。妻無所依。自溺死。仲亦惡其無賴也。屏弗子。七遂寄身博場。錢生則遊婁庠。出贅於黃。劉愛珍。及婿。一應衣服之需。盤餐之奉。倍極豐美。既彌月。生奉父命告歸。課舉業。劉慰留不獲。始飲餞焉。時七為敗類。苦饑寒。常仰給於劉。一日適遇珍。七曰。珍姊。向問爾幾時招婿。輒怒罵。前日衣藍衫冠方巾者誰耶。珍不答。又曰。姊夫歸矣。姊寂寞否。珍怒。遂入。及晚。珍於寢所覺有異。急出呼父。曰。房中似有賊。亮率僕婦持挺入。搜至牀下。得一足。痛擊之。賊大號。視之。七也。劉忿極。以剪擗其股。流血盈地。縛而閉之室。厥明。仲聞而至。欲投之河。劉不可。令仲錮於家。甫一日。仲妻復陰脫之。自是七遂欲甘心於黃矣。黃年及周甲。而嗜利益甚。催租索逋。事必親歷。碌碌城鄉。日無刻暇。一日晨起。持簿書。將至劉寢。忽撲地。家人急扶至寢處。日未中而氣絕矣。亮死。劉痛哭成禮。既殮。七自外至。突入幃帳。憑棺呼爹。為號泣狀。既而呼劉曰。娘取斬衰來。劉曰。死者無子。安用衰。七曰。我固子也。劉厲聲曰。汝自姓劉。與黃何涉。七曰。幼而撫我。長而室我。田疇畀我。雖非親生。亦是義子。今黃乏嗣。婿外人能獨享此乎。劉曰。汝今何欲。七大言。欲分遺貲。劉怒甚。令僕婦之有力者縛諸庭。自取白杵痛擊數十。曰。

處置井井
極見作用

如畫

事必措其
大黃膏遷人
之賄轉瞬
而復遷於
人可慨哉
措無不當
出諸巾幗
尤罕
既有馭駕
自為我用

有頓挫

此我分汝之賞也。七初出惡言。繼以不勝楚號呼求免。遂釋之。七出且走且誓曰。必有以報。劉乃集童僕人給鉦一具。戒以每日晚即持此分布四野。何有所聞。當即相應。無何果有盜自簷而下。劉急令媪啟小門於宅後。鳴鉦四處。鉦聲齊起。盜遂驚逸。家人咸相慶。劉曰。未也。乃更坎室之行道。為阱穴。壁數處。中貯石灰末。而承以風車。數日後。復有盜數十。躡舟屋後之木門。夜將半。各明火執仗。斬門而入。將及內寢。前導者遇坎。即陷。餘盜知有備。方倉皇間。壁穴中灰末驟飛。盡眯盜目。乃各棄械。竄燭之落陷者七也。跣足散髮。皂衣黑面。形同鬼魅。劉曰。我固知此獸所為。俟天明當鳴之。官珍曰。鳴官恐傷舅氏心。不若縱之。劉乃驅使出。自是里中無七之跡矣。劉連被驚擾。心常恐。因謂珍曰。盜猶可禦。縱火奈何。我當先安死者。即葬亮於泖湖之祖塋。事竣謂婿曰。此不可居。我將依汝。於是先舉什器。運至直塘。遣珍歸。以一冊付之曰。除汝房中物。餘俱在此冊。囊米二百餘斛。每貯銀二錠。須親檢收。大小衣箱六十有四。各有銀若干。櫃三十七。或貯銀。或貯錢。皆有號可稽。汝先發。我將踵至也。乃傭工百人。連運數日。既畢。劉復徧召鄉里貧戶。飫以酒肉。盡焚其積年債券。且開倉廩。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觔。菽五升。衆羅拜曰。夫人施恩。徧及我等。將何以報。劉曰。報何敢言。第有積粟二千餘石。諸君能為我運至直塘否。衆曰。惟命。時值歲饑。鄉間富室固穀。每為貧民攘奪。劉反得而用之。不三日而運已盡。時劉本欲即赴直塘。視曆連日不宜遷徙。三日後乃吉。越二日夜。將半而難作矣。先是明總戎李成棟。既降於清。統兵南下。過輒殘破。所擄婦女十餘艘。為嘉定鄉民所焚。死與逸各半。成棟責兵弁。務掠吳妹。以償所失。旋奉命征粵。乃囑其弟侍母居松江。令麾下某統兵守之。某有汛卒七黨也。當七受杖而逃。即走松。投卒得近某將。

言殊動聽

前路節徑
安插此處
便不費力
句法亦極
簡貴
了劉七

口雅可誦
令人不測
四名句有
草蛇灰線
之致即提
筆如遊龍

因言任陽黃氏嘗黨逆家私千萬虎噬鄉里得數百人剿之既除民害且實軍餉某乃令裨將率衆由劉河經崑山至七浦塘而進是晚劉方與張媪封樓房處細事待旦而發忽聞門外炮聲轟然響震屋瓦李兵破扉四入而啟廩空搜房房洗徧索無一物裨將恚甚俄見衆擁劉至注視久之曰賴有此不然何以復主帥衆以勞而無獲怒七之誑即殺七縱火燒黃居掠近村數十家遂獲劉去張媪從焉珍聞變驚絕終日長號錢翁令子赴松探耗途次即開成棟以粵東叛降永歷親屬被收所掠婦女悉於南京安置生遂邀劉仲偕往江甯覓至一都統署見有遵奉令條凡逆棟所擄婦女俱準親人具領錢喜方欲投訴適有武弁自內出錢揖而告之故弁曰我本以吳人投旗與汝豈無鄉誼乃携錢手至靜處語之曰王爺固有是令但司其事者爲黑都統非阿堵物不可錢問所欲則曰視年貌以定多寡美而少者必需百金錢以所持不足遂偕仲歸珍曰誠得我母金何足惜遂以千金促生復往錢至即覓所識弁且許事成後另酬五十金弁以諸婦女係掌家婆二太所管每百兩例子十金曰可弁即取劉之年貌籍貫去久之出謂錢曰無其人也錢皇遽曰余已訪確何乃無之弁曰我亦欲得金爾豈給爾者適據二太言三百餘人中徧詢竟無有得無誤耶仲曰事已至此果否乞查一確據當有以報弁躊躇問曰得之矣疾趨人有頃袖一冊至謂二人曰此確據也錢閱至末頁果有黃劉氏及從媪張氏而殊圈標其上傍註選入王府如是者共有四名弁曰如何我不爾誑錢神呆僵立仲亦無如何也嗒然反虞擬籌別策乃不數日而劉書至初劉被擄至松李母見而悅之曰此必宦家女姑以母事我行將送汝還也未幾成棟叛家屬皆檻送京師一應婢僕悉置南京俱聽本旗發遣劉亦呈名籍中爲黑都統承管婦女

如見其人

滑稽曲肖
但必執此
以求恐唐
以上美人
無中選者
矣家恐無
此筆
狀劉之美
無微不至

曲意撫慰

三百餘。初至江甯。簾棚露宿。幾不欲生。越日而滿州太太至。蓋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已七十餘。髮白如雪。髻簪花朵。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以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棚。嫗先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誰真有福者。乃側身入隊。擇當意者。拽裾使行。令至別所。排列共三十餘人。嫗上下睨視。指曰。彼太長。此略短。甲似肥。乙較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諦視髮膚。掌臂。復隔衣。捫其乳。十又去七。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問訊。審其音而耳屬焉。一婦聲微。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我欲一觀履式。因以指量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耳。徐向一婦微笑曰。塞楞塞楞。塞楞者。滿語。蓋言最好。其婦卽劉是也。因顧二太作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進王府。劉持張嫗痛哭曰。入此萬無見珍時。我命亦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嫗誠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慎毋哭泣。致王怒也。已而三婦如所言。劉獨倚左柱。向壁側立。而額光煜煜。時與燈燭光相射。目泪睫暈。微紅如曉花。含露。王見甚異。問何籍。不應。問年幾何。又不應。問有夫否。劉忽大慟曰。我民間寡婦。爲李兵所擄。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遑死。今至此已矣。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聲嚶嚶如嬌鶯。嚶樹。俄以首觸柱。鏗然有聲。滿嫗抱持之。劉且踊且號。髮盡解。髮長委地。光黑如漆。王憐之。命嫗引去。囑善護持。勿令悲損。嫗遂引劉入己寢。以安之。朝夕進棧。飲糜粥。糖霜果品。滿几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嫗憂之。私語滿嫗曰。劉之悲毀。痛念其女耳。女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擾直塘一帶。及今三旬無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飲食或可少進也。滿嫗爲啟於王。王曰。速令作書。當命疾足往探耳。嫗告劉。劉乃修書寄珍。首言我生

書好。王之來歷。借仲點明。功傾黃亮。極矧如王。又以此害。祇此已足。珍書得體。大海瀾迴。仲書語亦。倜儻然所。切切者祇。因末句左。以右拂貫。紫右頭叙。串兩法叙。極有略轉。意似仍帶。而語仍帶。似出王意。

不辰。疊罹險難。河干一送。豈意竟為長別。中言七獸肆毒。陵擄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還有日。不料聖名眷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即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瞑我目。又云。直塘一帶。是否亦遭焚掠。或七獸未遂所欲。致汝家為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書得達。急盼歸鴻。末言楚楚。現已密製棉衣。潔身自守。倘罹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當自愛。弗我念云。珍接書。且讀且泣。方與錢生議覆。而劉仲適至。反復閱書。作咄嗟狀。謂珍曰。汝母亦太拘矣。王非他。乃入關時。從龍第一功臣也。下江南。降宏光。平兩浙。以懿親典樞務。功高威重。但得為王婢。亦足安樂。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書。宜勸其遇事婉從。設使激發雷霆。恐我與若俱無。唯類耳。珍覆書。始慰以無恙。後云。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情殊依戀。而恰無激勸語。仲乃私致書。盛言王功蓋寰宇。得侍為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諒宜所不為。矧釋昔年熊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末則告以房燬無歸。婿家究是外人。難以倚託。不如自發根枝。使余等亦叨庇蔭。乃於書尾署伯名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為發書。心頗感之。已日進粥糜。及回書至。知珍無恙。色為之喜。繼閱兩兄書。沉吟久之。忽愷曰。此非伯兄言。乃劉二所為耳。豈四十金未滿。渠願以故。又欲賣我乎。趣張媼火之。無何。王妃忽喇氏薨。京邸訃至。設位中堂。按國制。本旂婦女。竈下者。例合哭臨。在外則穿素而已。滿媼語媼。媼以告劉。劉曰。業啖此間飯。曷敢不遵大典。乃縞衣練裙而出。王適遇之。於中。雷淡冶若仙。飄目時光。恰兩射。王曰。此非觸柱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乃爾。因語滿媼。以劉骨相不凡。當善視。無與羣婢為伍。自是滿媼侍劉愈謹。啟事輒跪。未幾。王賜劉滿漢衣服各一箱。越日。又賜棧十觔。東珠百顆。劉若弗聞。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柄。荷包帕各四件。金銀錠各一盤。滿媼跪告。此皆王爺所賜。意良重。又

外脩詞亦
 雋語特恐
 為婢妾耳
 的賢王
 然所謂意
 良重者亦
 在此降福
 映含語借
 符官事借
 劉心借
 嫗傳借
 惜花須識
 花情性王
 洵解人出
 曲為傳此
 須知處此
 地位小諒
 固已不拘
 所爭祇在
 是耳得妙
 飲動藉為
 以蘊藉為
 絢爛一舊
 抵千難措
 能於難措
 詞處出之
 甚易如筆好

曰王賜宜叩謝。劉憊，偃臥俱置不省。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太號曰：果也將婢妾我也。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為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耶。王聞，即已滿嫗殊訝之。私謂張嫗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之者，恩禮亦已備。至無論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值。且又賞給稠疊，實為非常異數。王尚無子，今忽喇氏薨，羣婢中亦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尚有不豫色者，何哉。嫗曰：劉此何抗。居家喜南面坐，諸婢僕屏息聽指揮，惟謹。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充下陳，宜其甯死不願也。滿嫗微會意，乘間語王。王遂以金鳳花冠一品命服為賜。既宣命，張嫗低語劉：王今尊禮至此，宜若可從。時劉雖仍不言，而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嫗從屏隙中窺知其隱，即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而側室有子者，奏聞後即冊立為妃，今服止一品夫人耳。或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蠟炬，導劉入寢。劉顧張謂：獨忘拜謝天恩乎。王即命移炬中堂。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齋行九叩禮。至寢，劉徐卸冠，易補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見劉知大體，有淑嫻風，喜極，幾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王賞滿嫗錢六十緡，嫗率闔府男婦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酌犒之。衆皆感悅。有貂璫二，陳某、劉某，係故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劉乃作書，飭令資赴虞山，以慰珍曰：汝母受王恩禮，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無一語忤我，以故覆水之勢，雖成而故劍之思，彌切。今為之計，莫如訪立宗，授以半產，繼宗祧而綿血食。既盡生者之心，即安死者之魄，善體我意，是誠望汝來。監乃先朝舊臣，同日歸旗者，須加禮款，使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為甥孫帽飾。京樣手鐲一副，俾汝佩之。如見我耳。書發，二監未至，錢生先偕劉氏、伯仲赴江甯探信。適王以浙西民叛，奉旨往撫，三人得徑入。

語簡意賅見高抗之性過脈即鬪笏於時伯可變通或惟迂闊然底故足重耳底陰得叨庇陰矣致劉如而是者七也而生七者而仲成七者魁亦仲罪仲固宜食報是生而即貴坐台垣女坐台垣矣少好貌一言狀盡及劉愛珍及婿錢因妻得達此即珍之富貴

王府劉見之。涕泣不能發聲。得劉仲慰勸。始漸破涕爲歡。既而滿嫗奉茶至。皆跪進。稱舅爺姑爺。時劉伯猶未知改節事。見妹盛飾華服。及頤指氣使處。心甚疑之。私以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絕。妹拂衣。竟歸。仲閱書。笑曰。腐儒語耳。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既而錢將告歸。劉私語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見我。且我行蹤。南北亦尙未定。爲語珍探的。後音書頻寄可也。錢生歸。仲獨盤桓府中。結劉監爲宗人。共處值房。未幾。王自漸歸。仲上講。得司府中出納冊。俄王內召。還京。途次濟甯。而劉病氣逆。登輿。嘔。王檄中丞召醫診視。或言濕阻。或云水土不服。各擬方進奉。劉閱未畢。即碎而謾罵。以王未解吳俗語。乃強起。擁被坐。牽王袖於臥所。附耳曰。我病。姪耳。羣奴皆用利導之劑。豈欲以之殺我耶。王聞大喜。越數日。劉體果安。乃就道。抵京。陛見。回奏一二軍國事後。上問王年已四十。何尙無子。對曰。臣在江南。納本旗婦。現有身。王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賜人椀果品等物。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例冊。劉氏爲某王妃。適遇皇太后萬壽。劉遵例。統率福晉等。入宮慶賀。太后見劉。問曰。聞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如二十許人耳。更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以實對。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婦。翌日。又賜錦緞百端。糖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時朝廷新開科舉。命王監闕國學錄科試牘。劉得溫視諸卷。則其婿錢生與焉。錢以拔萃生入京肄業。因遵劉誠。不入見。劉乃語王曰。頃見諸生錄科卷內有錢姓名。沈莖者。我婿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雋。明年復成進士。選部曹。始因公詣王第。王即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垂紫貂皮銀鼠帽。首珠額繫。翹皂靴。款步喜形於色。謂錢曰。我思珍久。近已爲

其夫正位後應
有此煊染
了劉仲人
如讀麗人
行難後至
自其愛始
此其愛始
仲其愛始
回憶葬亮
時當如隔
世於華屋
甚於華屋
邱山之感
了黃氏感
異香紫氣
之應紫氣
就張媪結

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速挈眷來。仲兄現患消渴。恐不測。汝當偕之還。錢在借仲行半塗。仲死。護柩歸。即携珍至。都。劉年四十復生。一子嘗為漢裝安車。紫蓋。女從百餘。過珍寓。歡宴累日。一日謂錢曰。我昨夢處故居。簿書文券。積几案。宛如黃氏盛時。覺而戚然。我前以立後囑汝。今得之否。錢曰。黃自塘市。遷任陽之大橋。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其先自虞而崑。復自崑而虞。系皆無考。故雖徧訪。以示求後意。竟無應者。劉聞。悵然。姑出金錢。遣紀綱赴泖。為黃修墓道。且擬置田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望平疇。野水黃兆。域無由別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為河道矣。僕乃封土三坏。藉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囑以次甥嗣黃。俟其長成。即於遺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死。更命其季。季又殤。黃遂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年。薨時歲已過甲。康熙癸丑。張媪以年老南歸。為述其顛末如此。曩余客金閩。嘗於殘書舖中。得是事藁本。前後百紙。草率多譌。標面曰過墟志。感首篇即載任陽事。後半類日記。而無撰人名。近閱紀載彙篇。知曾采輯。則直目為過墟志。并有墅西逸叟序。然係琉璃廠排板。刷以牟利者。僅賞新奇。一過即已。故其篇雖較藁本為約。而亦未遑翦裁。余以其非見聞所習也。因特芟繁就簡。且別其目為孀姝殊遇。其間雖儘有點竄。而無失本真。將廣其傳。遂後鐫入是錄云。

雨蒼氏曰。隨事安插。經緯井然。無拉雜掛漏等病。以故頭緒雖繁。叙次恰一絲不亂。一二點染處。復得事外迷神。倏然改觀。與舊本迥殊霄壤。試於香清茶熟時。靜讀一過。如觀聊齋副墨也。

童雪兒

維揚諸生童韜華。家貧授徒。歲得館穀十餘金。炊常斷。妻蘇氏。以針黹佐升合。年五十無子。僅生一女。性極敏。

意婉情深

彼此俱稱
難得

衣妝亦淡
雅與人相
稱

必有不妒
而憐之細
君然後可
以置簞况
姜有慕色
細君方是
憐才是雪
兒知己實
在此不在
祇自在流

慧體致嫺逸。生時天適大雪。因名雪兒。父母愛之如珍。雪兒春夏依母習刺繡。秋冬從父讀書。七歲背誦毛詩。若流。常於燈下為人寫佛經百頁。字跡秀潤。紙白如粉。墨光燦然。終篇無一點錯。父以韻語教之。輒解。嘗賦春草云。萌芽初出帶朝煙。恩受東皇轉自憐。記得枯根風雪裏。不圖新綠有今年。父見之曰。此女必備歷艱苦。而得晚成者。道光初江南飢。斗米千錢。童衣食常不給。無何夫婦相繼卒。雪兒號慟不食。鄰里憐其孝。咸願措金為之成殮。雪兒許鬻身以償。時適開封王伯凱孝廉客其地。見而憫之。贈以二十金。既殮。願從為奴。孝廉鑒其誠。遂携以歸。雪兒侍孝廉夫婦。承順顏色。閱數年。如一日。王夫婦愛如己。出勿以侍婢待也。王有妹婿姜南甫。設張鄰邑。值中秋旋里。晨訪孝廉。入書室。檢得孝廉近作古樂府數十篇。反復默誦。忽見牕外樹枝搖動。有人攀折庭桂。於上半吊牕中。瞥見臂瑩如玉。因於牕隙窺之。見一十五六女郎。衣白羅。點梅大袖衫。月藍湖縐。斗紋百疊裙。丰姿綽約。眉目如畫。因思舅家無閨秀。此女為誰。久之曰。是矣。聞伯凱曩客維揚。得一婢。才色雙絕。必此是也。南甫歸述所見於夫人。夫人曰。穴隙相窺。此豈端士之所為哉。南甫唯唯謝過。夫人微笑曰。雖然。此女可人。我見猶憐。無怪君之不釋也。若得渠侍左右。亦大佳事。君欲之乎。南甫欣然離座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奈無投符之術。何。夫人曰。兄嘗謂此兒慧由天悟。受書過目能誦。作詩雖淺近。而能自在流出。及門諸子。竟無其匹。我已收為女弟子。他日當於一聯佳句中。覓配不羨王謝門牆。徐公雙壁也。兄言既如是。今當以詩為介。倘憐柳下之吟。子君當不惜一侍婢耳。乃代南甫作詩貽兄云。牕前草滿綠無痕。案有圖書點綴新。修到蛾眉稱弟子。不妨風味是清貧。名花雖艷不輕紅。宛轉吹噓仗化工。釀出人間好顏色。絕無珍惜有春風。嫩枝猶

出四字便
是詩家妙
諦無論深
淺也
四詩輕圓
流麗如珠
走盤

情海異聞 卷一

一六

在曉煙中。莫任飄零作斷蓬。恰喜海棠未聘。何當移向好簾櫳。名場猶待十年爭。紅袖添香願未成。詩婢鄭家。如可贈也。持樽酒拜門生。王得詩。卽以雪見贈。後生二子。皆英俊。弱冠游庠。或謂一已登賢書云。此余昔聞之孫紫軒少常者。近閱淮山棣華園主人閨秀詩評。亦輯其詩。惟春草一首。集中另載。而爲香山童氏女作。殆一而二者也。

雨蒼氏曰。欲於一聯詩中覓配。命題本佳。又難得彼姝工吟。且肯爲壻捉刀。是固勝緣難事也。妬妻者。方謂何物南甫。得坐享豔福如此。而不知此卽天所以報雪兒耳。倘正室有燕支虎在。雖得壻憐。庸有濟乎。

慧娘

和州朱生名宛霞。少孤貧。天資穎敏。讀書五行俱下。年十三入邑庠。隨以歲試食餼邑中。名宿咸歎爲不及。願生雖才藻豐腴。而文品極峻。自是屢困場屋。又喪偶。益復無聊。先是生有母姨嫁新城馬氏。家頗饒。生時往探視母。愛其丰神俊爽。每至輒留。經句不遺。姪女曰慧娘。年踰笄矣。未嫁而寡。嫺詞翰。兼善琴弈。而風姿豔絕。性貞靜。惟生至。輒款語不避。庚申秋。生下第。復至新城。女迎問慰解。且曰。以君才華。豈長貧賤者。然以此時風氣。若稍能降格。何愁榜上一名哉。生曰。今簾內固多師曠和嶠一流。但若必以此詭遇。吾將披髮入山。不願求知音於前路也。因泣下。女亦慘然。遂近前以巾爲之拭淚。適母出。詢其故。不勝歎息。母素嗜奕。乃呼婢取楸枰。與生對奕。遺悶。女側坐觀之。俄黑子一角危甚。女目視生曰。西南風急矣。此角君甘棄卻耶。生曰。何爲。女約略指示曰。此卽所謂倒脫靴勢也。母微笑曰。兒何言之昵也。豈非女身外向。語未畢。女顏發頰。遽起避去。生亦心動。

推卻棋枰起揖曰。得如母言。其他更何足惜。母自悔失言。既念姊氏已衰。況玉女金童。良緣難得。越宿述其意於女父。逢樂逢樂貧之母。言其才可託。逢樂曰。其如數奇何。必若所議。且待來歲文戰後可也。遂罷去。生聞負氣欲歸。母留課其二子。生戀女未忍遽舍。遂強諾焉。無何母臥病。生入視。適女來視湯藥。遇之東廂。生顧無人。小語曰。娟知我所以留此故乎。女歎曰。深情久。篆於中。妾以憐才之一念。遂如春蠶吐絲。自縛乍聞父言。幾不欲生。此後若能藉文章爲薄命人吐氣。則已。否則當於泉下相覓也。生曰。我若終不得卿。今生亦不願更娶矣。但恐人事難知。請定密約。以當息壤可乎。女變色曰。若是是。負吾父兼負嬪矣。君焉用此不廉婦也。卽於腕上脫一金釧與之曰。此物所以志也。海枯石爛。用矢勿諼。生懷之而出。自是不復言歸矣。後母病尋愈。每晨起必嗽蓮子女。私以一盞令婢餉生。適爲逢樂所遭。詰之。婢不能隱。遂以實對。逢樂怒將還詰女。會里中富商王某爲子請婚。其子不慧。逢樂以怒女竟許焉。後數日行聘有期。女始聞之。遂病。眠食皆廢。漸至綿惓。不得已姑爲召醫。醫至診之曰。病以鬱怒傷肝。致心液爲火燦盡。必得人心血合許。以合歡皮煎湯飲之。庶可奏効。不然恐非葯石所能爲也。逢樂以商諸王。王笑曰。癡哉。是欲以爾泉下物而剗吾兒現在心也。逢樂慙恨而返。詣生述醫言。且許締姻。生微笑曰。翁不愁異時煮字療飢耶。逢樂再欲有言。生執卷而起。出至母所語其事。且泣曰。慧娟若有萬分一甥。何忍獨生。適翁來言。要使人不能無耿耿耳。語畢解懷取佩刀欲刺。母急起持之曰。癡兒奈何。先自戕乎。兒姑住此。俟老身往視慧娘再來。生請從。既至揭其帳。見女懨懨垂絕。母問今早亦少進食乎。隨告以生在兼述所由。女張目見生。脉脉但有垂淚。既而歎曰。妾負郎矣。疇昔之夜。夢郎來共戲。郎捉妾雙趺。脫

睡鞋納袖中。妾急探郎袖求之不得。郎嗤笑曰：繡鞋早爲阿鴻將去矣。妾訝曰：此物豈可入他人乎？今將奈何。郎不答起去。妾疾呼終不復顧。醒而思之。知此事必不可諧。妾向所以不忍遽捐廉恥者。正爲今日。今魂魄已遊墟墓。郎若爲此。勢必喪爾生。妾亦豈能復活。但未知尙有來生否。遂伏枕痛哭。母撫之曰：兒姑自愛。昨而翁已許吾甥。此事尙可圖也。於是攜生至逢樂所。爲申宿諾。且曰：兒病至此。叔尙忍立而視其死乎？逢樂欣然從之。其母乃返以告女。女意少解。自是著意強飯。未半月已起。王氏聞之。復遣冰來。將謀納聘。逢樂許之。母乍聞。悲甚。卽往責其負約。逢樂以王氏約在先爲辭。母拂袖出。適女來微聞餘言。知事已中變。盈盈欲涕。母慰諭百端。卒不可解。遂復病。未幾竟卒。生入臨。已將殮矣。纔止尸旁。尸輒躍起。衆大駭。女爲縷述冥間事。言始死。神魂飄忽。回憶家鄉。都如隔世。惟思郎不能去心。私念訴諸冥王。或可邀其垂憫。於是信步而前。至一處。見殿宇巍煥。鬼卒森列。可怖。躑躅間。恍惚有一老父從門內呼之曰：兒何得來此。汝之齒尙未。且汝與吾兒夙緣未了。可隨我去。乞冥王判此公案。遂入見冥王。冕旒坐殿上。氣象嚴肅。老父跪稟久之。王顧令喚妾至案前。諭曰：汝父俗人也。汝二人早爲紅絲繫定。今雖爲情死。猶不失爲貞與義。當仍歸圓破鏡耳。卽喚鬼卒押令還陽。不意頃刻竟能到家也。乃皆轉悲爲喜。惟生細詢老父狀。方相與笑啼交作。忽聞金鼓之聲。遙震瓦屋。俄一僕奔入曰：謝遷作亂。土寇引賊兵入城。大掠將至矣。母與慧娘方倉皇間。亂兵已擁入。生竄去。母家劫掠一空。賊見女美。擄之去。及新城收復。生返始知女已被擄。噉然而哭。逢樂與母亦哭。生有僕曰鴻奴。勇健能披甲。躍十牛。是時在旁。勸生曰：奴願往偵慧姑。其無恙也。奴力能返璧。但問太夫人何以報我。母未及答。逢樂破涕曰：奴乃能爲

古押衙耶。他日女歸。當以予爾主。鴻再拜曰。謹聞命矣。遂起攜劍出門。時餘賊屯於淄川。鴻徑往其營。乞降。居數日。有脅從者爲言。慧娘被擄時。謝遷將納之。不從。脅以刃。慧娘請俟三月後。畢母喪。而後惟命。不然請就刃。賊愛其美。故至今猶局置樓中。鴻竊喜。夜半後躡至樓畔。仰望燈火熒然。躍而上。窺窗隙。見慧娘獨坐燈前。垂淚。破窗入。二侍女驚起。鴻手劍斬之。挾慧娘飛出。守者始覺。追之不及。天甫明。至新城。入門。慧娘見家人環集。如夢乍醒。備言見逼之狀。悲喜交至。既而母顧逢樂曰。今可爲吾甥議婚乎。逢樂笑諾。生請還白其母。母笑曰。癡兒此事尙容姑待乎。生悟乃止。合卺甫畢。賊已平道通。生攜女偕歸。登堂拜母。母詢知前事。不覺感泣曰。然則吾當拜此貞婦耳。戚友來賀見者。亦莫不嘖嘖豔之。以爲義烈之報。然自此生益厭勢利。其閒居惟日與慧娘撫絃鬪韻。絕意不復進取云。

陳彩鳳

南海有王生大儒者。幼失怙恃。性聰敏而佚蕩。風流自賞。少卽能文。尤工駢儷。弱冠補弟子員。有聲庠序。邑侯某公。季課見其文。深爲欣賞。時招入署論文。收爲門下士。同邑富室陳鴻。家有園亭臺榭。延生館於西塾。時值暮春。花繁內苑。草映疎簾。閑步庭除。斜穿曲徑。瞥觀花容。豔冶掩映於桃紅柳綠間。疑是仙姝。下降不覺。魂消女秋波。斜漏笑靨。合嬌若弗知。生之竊窺也。者故意與嫗。指揮花柳。緩步蘭階。生喜趨而前。女嫣然回盼。翩若驚鴻。去矣。生呆立半晌。見羅帕遺地。知是女物。急拾而反。如獲珍寶。無何嫗來尋問。生曰。有之。微聞香澤。緣在三生已什襲而藏矣。嫗去復來。生因詰女爲宅內何親。曰。主人之猶子也。父母雙亡。依於叔嬸。針黹文翰。無弗

精妙名彩。鳳年十八矣。猶待字耳。言已。又索帕。生乃出己巾。易之以寄深情。嫗笑持去。數日。又遇嫗。生曰。我有一簡。煩效綿薄。嫗曰。爾欲我作紅娘乎。遂授之。越日。復命。謂郎亦清門。盍通媒妁。諒無不諧。於是屬友以情達。鴻欲求援繫。鴻亦愛生才藝。願結絲羅。然猶豫未決。鴻有弟名鳴者。好博蕩產。時與兄迂。值邑豪某。見女豔之。賄鳴圖作繼室。強委禽焉。女聞而涕泣欲死。鴻荏弱莫察。互控於縣。竊意生與宰有文字知遇。洵生關說。而許其婚事。生喜入謁宰。直訴情事。宰即批斥豪及鳴。其事得寢。女深感之。而鴻亦無悔議。以姪許生。惟是鳴挾前嫌。力爲梗阻。生恐好事多磨。一日。散悶園亭。遙見女獨步太湖石邊。生近前擁之曰。乘鸞未知何日。盍先跨鳳以定前緣。女撐拒曰。狂郎何遽爾。郎之情妾所深佩。但始亂之終成之固所願也。若始亂之終棄之。將焉置妾。生跪矢天日。誓生死無二。女曰。若爾。晚間嫗在此相候。生乃反柳梢。月上花陰。滿庭。遂躡履潛往。嫗果先在。相將轉迴廊。緣曲檻而去。嫗指曰。上面紅窓者。卽繡闥也。生推扉入。女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狎抱之。纖腰盈掬。玉軟香溫。魂飛在九霄雲外矣。由是密約幽期。匪伊朝夕。鳴叔竊聞之。率人伏於隱處。遂被擒。獲解赴公堂。宰見生名。沈思審度者久之。翌日堂訊。生作駢語爲供。呈遞。宰覽之曰。此中原委。業已訪明。並核供招。而情尙可原。查該生因有保護微勞。曾許婚姻舊約。祇因陳鴻閱牆有覺。遂至歸妹愆期。然婚姻旣經前定。王道本乎人情。業已睚眦同心。合判成全佳耦。此康熙年間事。當時好事者。將供與判語鋪張揚麗。廣作長篇。鏤板傳播。而青城子遂編人亦復如是。冊內乃細訪其鄰里戚黨及故老傳聞。其情節不無少異。故刪其供判而別記之。

詩媒

杜劍翁有近戚祝蘭言秀才者。嘗郊行至一古寺十餘武外。遙見一美女扶婢向粉壁振筆疾書。祝趨前。女急避去。視壁上七絕一首。吟云。吟詩重過板橋西。楊柳垂陰綠一谿。正恨好春尋不著。流鶯無賴向人啼。下書閒步尋春偶占一絕。金湖女。其下則以避去未及書也。祝狂喜熟誦之。歸家冥想。憐才愛色。交縈於中。物色數年。始知爲浙江洪姓。女字綠筠。猶待字也。時祝亦未聘。轉輾賄媒媼求之。女父母又故意留難。計費千金方得娶。歸。伉儷極篤。新婚三日。祝遂口占嘲女云。憐才心事亦艱辛。今日纔教了夙因。卻怪卿家磨折甚。不容修到此。肩人綠筠答云。兩地如何合得來。逢郎多謝有詩媒。好將往日艱難意。賺取溫家玉鏡臺。一時傳爲佳話。周伴蓮述。

賣花女

出南西門外數里曰豐臺。居民咸以種花爲業。四時紅白相間。芬芳襲人。而惟春夏時之芍藥爲最盛。連畦接隴。一望無際。皆婪尾春也。有陸生者。不知其里居名字。儀容俊拔。衣履鮮潔。而性情豪放。携童挈榼。就畦畔席地飲。有女郎年約二十餘。採花盈筐。過其前。雖裙布荆釵。而風姿韶秀。生調之曰。花賣乎。曰。携歸供佛。非賣也。生曰。分惠可乎。女卽置一枝並頭者於地。生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當爲卿咏矣。女似有所解。暈紅粉頰。嫣然一笑而去。生因送之以目。不過數十武。卽其家。啟扉而入。生神魂若失。舉酒連飲數觥。玉山頽矣。酣睡畦間。惟時夕陽欲下。童呼之不應。掖之不起。遂大哭。忽有老媪招童去。見採花女倚立門外。向童詢生姓氏及家。

世甚悉。因謂媪曰。昨宵之夢驗矣。媪曰。沉醉若此。當非好兒郎。汝自主之。蓋女黃姓名若蘭。其父在日有花田數頃。終歲自給有餘。女無兄弟。惟與寡母日相處。自幼喜文翰。願生長農家。苦無指授。然頗工相術。父母愛之。令自擇配。無當意者。故年近三十。猶守貞不字。先一夕夢神授蘭花一枝。曰。明日雲間陸士衡至此。汝宜贈之。頃見生飲於花田。神彩奕奕。竊動於中。詢其姓。恰符所夢。鼓瑟琴而諧伉儷。神命我矣。生醉醒後。已三鼓。媪邀之入室。作黍食之。告以夢。且微示以意。生大悅。次早歸倩媒備禮。遂成夫婦。

淑英艷史

童子陳璋。讀書外塾。一日閒步郊原。見一油壁車。麟而來。車將近。則見車中坐一女郎。年可十五六。紅羞翠怯。嬌艷可人。旁坐一嫗。低頭垂目。形頗龍鍾。璋停足不行。女亦星眸環照。頃之車已過。女郎又臨去秋波。那一轉。璋神骨俱醉。心中若有所失。遂回塾告諸同硯友。友笑曰。此卽前村文富翁女名淑英者也。待字閨中。頗知筆墨。每於傍晚倚樓窗閒眺。君前者未之見耳。璋竊記之。次晚往視。女果倚樓頭。見璋至。笑容可掬。若有欲言不得之勢。璋木立如癡。四目相窺。固已心心相印也。至夜黑。對面不見。始各回。自是竟無虛日。一若兩相赴約者。璋暗賂賣花婆。傳詩一首。以挑其意。詩不盡記。有相逢不若未相逢之句。女亦無回訊。璋急甚。又作律詩一首。以探之。其詩云。片紙俚詞。轉達卿良緣。何日慰癡生。朝朝水面雙眸送。夜夜齋中一夢驚。感慨爲難成好事。相思偏易悞功名。春宵一刻千金價。知否西廂舊月明。女得詩。心神撩亂。推辭不得。只得寫書一封。以報之。其書曰。屢承珠玉。五內心銘。無如緣乏三生。會疎一面。使兄而蛾眉。蟬鬢胡難作伴。於閨房。妹而麟角。虎頭亦可。

聊聊數十
字有情而
正

訂交於几席。詩題紅葉。本是痴情會約。黃昏有違女訓。望兄速邀媒妁。轉懇椿萱。毋使好事多磨也。璋得書甚喜。歸家稟諸其父。父怒曰。兒但發憤攻書。自有佳婦。豈得遽作登徒之想耶。璋不敢再言。孰意一念相思。竟成疾病。父乃急倩媒者。詣文宅求親。文不許。女聞之。歎曰。已矣乎。古云。才子數奇。佳人命薄。今果然矣。遂亦病。於是兩家始聯秦晉。擇吉日行交拜禮。璋與女病若失。結褵之後。夫妻倡和詩。不下數百首。情致纏綿。清新可愛。惜未錄其稿。後璋登甲榜。而淑英以順婦稱焉。

醉杏樓艷事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後而亡。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遍。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氍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廿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

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斐几臨窗。縹緗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翛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雞醢。魚膾羊臠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爲進一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漏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看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舉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珊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悞。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勿罪。遂爲下帷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亟拔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饊。餠餌。諸點品。帝飲杏酥盃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

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碗。刻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顛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悅。爲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跗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帝見所供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厨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憚。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書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芳苾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鷓鴣盃。琥珀盃。琉璃盞。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飴飴寒具。銀饅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即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刻谿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

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良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表延二三里。直接鎮安方。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闈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簾。鱗文蓐葉之席。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碁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毳緋一篋。毳錦數端。鷲毛繪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師紫綃綉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麩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繪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譙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迴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是時金人方啟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閻榘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跡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整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鴈贊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泣。

涕之洑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樞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人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燈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侍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者。皆是傑

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張夢晉風流史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乘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憐叫跳。已而漣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奕。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願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旣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深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踴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譙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

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賂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伴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躡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啟櫬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櫬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於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

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斬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跡。馳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甯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曩虎者邱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吃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調（字兩君善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孺善書）金陵錢韶（馮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箏）洛陽花萼（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簫）也。圖咏旣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譙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旣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是季生銜之。因假手於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

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笑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倚六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既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崖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跡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洩穢狼籍。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悒悒亡憫。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於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於地。靈起曰。鶴不慣飛。吾今旣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卽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於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

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瑩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泣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立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拏舟。抵瑩墓所。瑩衣綾絰。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於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於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殮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啟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騰。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瑩。檢瑩所遺橐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於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啟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愴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謂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欷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

回顧。有美人嫋嫋來前。則崔瑩也。於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摔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闕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贋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於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考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尙論才子佳人。則專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於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太山於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續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於才子佳人哉。

圓圓傳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山隴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隴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

歌之。颯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颯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颯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颯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颯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繼繼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却顧。颯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颯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卽欲去。颯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粧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颯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甯勿畏而擁此耶。颯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颯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颯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颯擇細馬馱之去。颯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颯進。帝而帝卻之。今聞颯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卽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歎。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

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毗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旣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驤。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旣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旣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窮追。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鄖陽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爲壽。以爲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

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豔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賄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徵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柳如是

河東君柳如是。名是一字蘼蕪。本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翩若驚鴻。性狠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蒙叟錢宗伯。而河東君始著。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攜至垂虹。繾綣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不辰。墮茲埃壘。然非良偶。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簪纓雲集。膏粱紈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呻吟。倖竊科第者。皆僮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駟僉之藪也。能鬱鬱久此。上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名。聞茸城陳臥子爲雲間繡虎。移家結隣。覬有所遇。維時海內鼎沸。嚴關重鎮。半化丘墟。虎旅熊師。日聞撓敗。黃巾交於伊雒。赤羽迫於淮徐。而江左士大夫。曾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徵色選聲。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尙。而一時喧譽。獨推章臺。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嚴

正不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而虞山宗伯與陳齊望。巍科瞻學。又於陳爲先輩。因昌言於人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適宗伯喪偶。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錢之門多狎客。往來傳致。迄於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爲築我聞室。十日落成。促席圍爐。相與餞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烟月是愁端。畫堂稍息何人曉。翠幙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欄。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裙之恨方殷。解珮之情愈切矣。辛巳初夏。結褵於芙蓉舫中。簫鼓遏雲。麝蘭襲岸。齊牢合盃。九十其儀。於是三柳薦紳。喧焉騰議。至有輕薄之子。擲磚彩鷁。投礫香車者。宗伯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若柳歸虞山。宗伯目爲絳雲仙姥下降。仙好樓居。乃枕峰依堞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扁曰絳雲。大江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與致其上。牙籤寶軸。參差充牣。其下舖幃瓊寢。與柳日夕晤對。所云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基。蓋紀實也。宗伯吟披之好。晚齡益篤。圖史較讐。惟柳是問。每於晝眉餘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樓繙閱。雖縹緲浮棟。而某書某卷。拈示尖纖。百不失一。或用典微有舛訛。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國初錄用前朝著舊。宗伯赴召。旋呈吏議放還。由此專事述作。柳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登籠之客。杳至高閣。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披。出與酬應。否則肩筇輿。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卽英賢宿彥。莫能屈之。宗伯殊不芥蒂。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常戲稱爲柳儒士。越十年庚寅。絳雲樓災。時移居紅豆村莊。良辰勝節。必放舟湖山佳處。留連唱和。望者疑以爲仙。其中秋日。攜內出遊。詩曰。綠浪紅蘭

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髻影。窺簾。映蝶上釵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曰。秋水春山澹暮愁。船牕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櫂。無藉輕雲。傍彩舟。月曉歌闌。舞塵尾。風牀書亂。覓搔頭。五洲烟水。長如此。願逐鷗夷。泛急流。其他篇什。多附見。有學集。不盡載。生一女。嫁毘陵趙編修玉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城同居。而柳與女及壻。仍在紅豆村。踰二年。而宗伯病。柳聞之。自村奔候。未幾。宗伯捐館。柳留城守喪。不及歸也。初。宗伯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宗伯舊有所負。梟悍之徒。聚百人。交訐於堂。柳泣然曰。家有長嫡。義不坐受凌削。未亡人。豈有薄貲。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兇。而紓難。立出帑千金授之。詰朝。喧集如故。柳遣問曰。今將奚爲。宗人曰。昨所頌者。夫人之長物耳。未足以贍。長君華館。連雲映田。錯綺獨不可割其半。以給貧窶耶。嗣子懼不敢出。柳自念欲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宗伯懿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紀綱之僕數輩。部畫已定。與之誓曰。苟念舊德。毋渝此言。咸應曰諾。柳出廳事。婉以致辭曰。妾之貲盡矣。誠不足爲贈。期以明日。置酒合讌。其有所須。多寡惟命。府君之業。故在不我惜也。衆始解散。是日。執豕。烹羊。肆筵設席。申旦而羣。宗慶至。柳諭使列坐。喪次。潛令健者。闔其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若將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訝。入視。則已投繯畢命。而大書於壁曰。并力縛飲者。而後報官。嗣子見之。與家人相向號慟。縛繯之屬。先一日。預聚於室。隨出。以盡縛兇黨。門閉無得脫者。須臾。邑令至。窮治得實。繫兇於獄。以其事上聞。置之法。夫河東君。以泥中弱絮。識所依歸。一旦遭家不造。殉義從容。於以禦侮。於以亢宗。詎不偉歟。方宗伯初遇柳時。黝顏。鬚髮已鬢。斑白。而柳則盛鬢堆鵝。凝脂。

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酬贈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雲裏山應想白頭之句。競傳人口。而不知一與之醮。終身以之。卽奉唯牽絲有所不逮也。如此。

舟人女

世怨詞人辭姓。忘其字。四川人。工辯才。余曾遇於虎邱。共坐真娘墓亭。相與傾談。詞人因述漢陽遇舟女事甚艷。女姓慕號徽音。詞人僱其舟時。夜半月明。詞人不能寐。起坐船唇。吟東坡水調歌頭。忽舟末有推篷起者。則美女子也。舟子皆酣睡。女輕步至前。檢衽請教。詞人訝甚。揮速去。女曰。妾向耽此。前遇某公子催舟。及半月。奉親命就學。今相隔數年。無從請業。幸遇君子。伏乞指南。父母雖知亦無傷。旣而父母果覺。招女得之。詢其故。大喜。明日笑請於薛曰。小妮子頗痴。文翰倘不吝教。幸甚。由是供膳甚豐。詞人留連十餘日。揮淚珍重而別。蓋女之應客。亦江山船孃之流亞也。并述其詩云。秋風鼓棹入煙波。一葉江頭去若梭。可奈荒唐神女夢。年年終覺刺心多。噫。真耶假耶。詞人妄言之。余亦妄聽之而已。

粟兒

礬玉之山。有麗人焉。姓宋。小字粟兒。生而清粹纖指。竟體柔艷。同閨絕愛憐之。皆曰。宋家粟。其宋家玉乎。隴西刺史典其州。心閒政裕。工於子墨。州之鄉老。以粟名上刺史者。爲侍硯青衣。刺史雅善鼓琴。退食之暇。每於月亭松閣。興至揮絃。粟輒攜小狻猊以從。拂石几。爇名香。終奏氤氳。肅立無倦容。以是闢扉而入。放衙而歸。粟唇

恒沾墨。瀟灑蘭餘芬。拂拂出桂袖間。見者無不嘆刺史風流。亦羨侍者之若仙矣。歲在甲戌。粟年二八而羸。奉刺史教。令日久。詞解彌雋。從刺史至長安。館於蕭寺。適有清河公子。號天下才。亦客秦。與刺史之居相望。刺史熟公子名。肩輿往謁。公子豐軀岳峙。雄辨泉流。豪邁英悍之色。驚照四座。粟立刺史後。數目公子。公子亦竊見粟。忽若神移者。刺史微覘之。歸問粟曰。汝有所眷於公子乎。公子年少而才。負天下重望。汝能從之遊。則棲托之佳。無踰於此。粟再拜。嘿無一言。乃遣粟至公子所。時維夏五之杪。雨霽涼生。新月半窻。清簾如水。公子孤坐引酌。惘焉有思。粟適至。遽起歡迎。輟所飲酒。飲之。而曰。仙乎。仙乎其羽衣之墜空霄乎。其蓮花之湧淨土乎。今夕何夕。我無以喻我懷也。粟性不勝勺。捧卮徐進三酌。以後。雋。喬。潮。紅。前啟公子曰。兒家刺史。賢聲溢於關中。貂。轂。珠。履。日集其門。以兒視之。率麟。植。耳。繡。虎。英雄。今乃得公。彼嚴霜就爾。薰風兒不自知。魄化心融。言未已。悄乎變容。淚繩繩下。哽咽不能成音。公子亟以文帶承其媚睫。浴以沉水。相以輕綃。吹芳語。綉擁之。忘曙。居久之。漸及昵狎。因戲謂粟曰。嚴霜之云。汝固畏刺史者耶。曰。刺史有父母之尊。云何不畏。公子曰。我異日建綬入境。面城南臨。儼然刺史也。能勿畏耶。粟笑攘皓腕。微拂公子頤。曰。尋春較晚。惆悵芳時。怨且不免。逸言畏乎。公子感其意。隨命丹青善手。爲圖小像。以誌弗諼。粟曰。兒對鏡自看。差亦無恨。唯寫眉時。少損其黛。則芙蓉遠山。千秋於馬卿之側。竊所願耳。公子長揖。向粟曰。某所不如。教而抱影南歸。珍爲夜光。以終此生者。有如日當。刺史過公子時。公子方袒跣灑翰。雲煙歷落。頃刻盡數紙。付乞書者去。然後挈袴踞榻。拱客就坐。相對啜茗。劇談上下今古。袞袞不少休。意氣閒放。旁若無人。而一遇婉孌。其傾倒纏綿如此。然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賢。

也。我當終成之。既而曰。嗟乎。物莫不各有遇也。龍潛於獄。掘之則雲。雷之氣升。鵲蘊於石。剖之則忠。孝之章出。非皆清河已事哉。窮巷幽姿。奚獨不然。世有詘於知屯於合。思友白鳥。而客青蠅者。觀於粟可以慰矣。刺史嗣奉府符。倉卒治裝還州。瀕行回顧粟曰。善事公子。太息登輿而去。

姜郎

玉峯姜郎繡者。性柔。姿媚。宛然金閨質也。踏青之暇。雅憩山亭。偶歌步芳塵一闋。珠聲圓於鶯囀。吳生適至。悅其佳唱。橫笛和之。繡凝睇良久。意愜神投。吳攜歸締盟。密逾伉儷。時有十八公。風流榮達。心傾於繡。婉轉致之門下。分桃斷袖。莫踰其寵。視人間麗姝。皆爲贅物。然繡情終屬吳生。雖餉以重寶。配以名姬。非所好也。十八公晉秩北上。偕繡以行。吳生追送湖干。僅於簫鼓官船。黯焉目別。長慟而返。幾不欲生。於是日責其婦。揣稱玉趾。製雲蘭之履十雙。復於鶴市孫家買乾牒十瓶。緘攜繼負。徒步入都。露餐風寐者三十餘日。始達十八公之第。而朱閣海深。難成良覿。遂手提臥具。夜宿其門。繡聞之。輒爲向隅。飲泣。十八公廉知其狀。憤憐交至。乃褫繡之服。裸而坐之於石。責其忘尊憶賤。愬貫懷貧。繡嘿無一言。嬌啼而已。維時紅日垂簷。纖肌雪耀。轉側低徊。益增妍艷。十八公翻然心動。隨以繡襦覆體。許其與吳生一見。乃有都下婉孌之徒。欽茲情種。蓬池月鹿。以青狐之裘。至柏府。雲鷗以紫貂之冠。至韋曲。燭奴以雙鴛之被。至杜陵。琴客以五花之褥。至或輸錢而僦華屋。或秩俎而進豐肴。韶顏環坐。玉映四筵。既而銀蟾入戶。角枕燦陳。羣髻畢退。二美相攜。迨於春明鐘動。十八公亟遣健者促繡還第。且將收吳而置之法。忽失所在。徧索九衢。莫知所之矣。

李玉兒

李重華江左諸生也。納雍赴北闈。時都下樂部中有李玉兒者。色夢絕名冠梨園。達官巨賈。或執袴兒如蠅。蚋趨羶穢。日相徵逐。他人惟凝睇而望。不敢近。欲登其堂。必執贄。贄不豐。相接亦落落。茶一盃。寒暄數語。即退。不能腆顏久踞賓座也。生偶過歌樓。見之。神魂飛越。不能制。思與握手道款曲。而客囊羞澀。莫盡綿薄。惟日攜杖頭錢。往院中觀演劇。久之。貲盡。典質亦空。不能作願曲周郎矣。因訪其居址。日伺門外。俟登車。即先於其所往候之。如是半年。玉兒竊怪於中。欲詢之而未發也。一日大雪迷漫。赴顯者之約。元陰晝晦。衢路人稀。而平日之躑躅。道周耽。顏色者。又衝寒冒雪。待立車側矣。玉兒問曰。君何爲者。生泫泫下。嗚咽不能語。邀之入室。叩知其故。玉兒笑曰。君既讀書。當思奮迹雲路。以圖進取。不宜妄自菲薄。落至此。雖然。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足下。我之知己也。請爲君作居停主人。勉供膏火。復理慧業。何如。生唯唯。適某顯者誕日。玉兒屬生賦詩百韻以進。時祝嘏者聯幃累軸。而名作獨推生。顯者大悅。由是玉兒益愛敬生。聯牀語夜。隔座啣盃。凡可以娛生意者。靡不盡。逾年秋闈報捷。繼登進士。入翰苑。重華屬卮酒。撫玉兒肩曰。余向者喪志落魄。幾墮泥塗。微卿何以有今日。敢敘雁行。用答高義。玉兒因呼生爲兄。凡平日相與往來之達官巨賈。及執袴兒。皆謝絕不復與通。後生出知某州。旣典郡。自簿書外。皆玉兒一人總持之。相從數十年。交情不替。如一日。重華卒於官。復經紀其喪。撫其幼子若猶子焉。嗟乎。天下之至微極賤者。莫優伶若矣。乃亦知有知己之感。引手窮途。及知其懷才不偶。雖衣敝履穿之士。亦敬奉之。不敢忽。若預料其能發跡於異日者。孰謂伶人也。而可忽諸。

侃侃名言

情海異聞

卷二 奇聞

朱俠士

栢鄉全生名荃。邑諸生。其行八。故人呼爲全八。家本典商。父歿。生不事生產。好讀書。喜殉人之急。以是家日落。爲人傭書以活。又不時給。其後竟以窮餓死。遺一妾及子女各一。子名春霖。亦尙幼。無以爲棺殮。其友朱虛侯者。慷慨意氣丈夫也。讀書好劍術。故與生爲貧賤交。聞之走視其喪。爲謀諸族黨。迄無應者。痛憤還家。拔釵搜篋。至於典及琴書。事姑倚辦。而母子三人啼號壁立。朱不能復顧也。一僕曰金忠。樸而慧。素忠於其生。及是憐其孀稚伶仃。依依不去。常時斷炊。爲之賣屨織席以供。雖忍餓不輟。舉家賴延旦夕焉。顧其妾年猶少。自生歿。脂澤不去手。又不慣食苦。邑有富室子潘某。無賴好漁色。會妾以負主人房租。將謀移居。某豔其姿。推宅旁一區舍焉。朱已微窺其情。亟往戒其勿就。妾不聽。自是朱始絕迹。後女年稍長。某並通焉。旣而穢聲漸露。其僕走告某妻。令囑勿復至。至則必將殺之。時朱亦聞人言藉藉。使人呼春霖至。問曰。姪亦知而母所爲乎。春霖瞋目擊案曰。潘某吾仇也。微吾叔召。兒亦將走訴諸叔。還報此仇。兒死尙冀收骨焉。遂叩首乞假其佩劍。朱曰。姪之齒未也。若畫虎不成。而父之鬼不其餒而爾。父一生傾身殉友。卒時曾以而母子相託。今言猶在耳。忍坐視乎。春霖涕泣而去。後數日。某忽爲人所殺。棄尸於野。其妻追憶僕言。遂據以控官。邑令來驗尸。不見其首。訊其僕。

僕言不知。乃趨拘妾至訊之。妾供向固未與某奸。何知其他。命榜之。妾本以僕嘗諷令改行。早疑爲僕所殺。及是遂吐實。兼述僕平昔所諷以證。令始喚僕用刑訊。五毒備至。僕亦自誣服。問其首所在。對以爾時已烹以祭其主墓。祭畢卽以餒餉矣。乃釋妾而繫僕於獄。無何其妾至家。又爲人所殺。令訪知僕子素剛猛橫於鄉。并疑其爲僕所使也。復拘其子去。鍛鍊成獄。時令已入潘賄坐以爭妬相殺。扭僕父子罪。定案申報矣。春霖聞之。走縣廷號哭自承。代白其冤。令疑其少。轉詰主使者。且恐之曰。若殺其生母。不懼抵死耶。春霖曰。父仇得雪。兒死愈於生矣。令怒繫兒將并抵之。是夕方寢。忽聞帳前有聲甚厲。起燭之。見案上插一匕首。晶瑩如雪。岌岌欲動。旁有一紙書。言前殺奸夫淫婦者。某所以爲死友洩恨也。今汝以五百金而忍誣殺孝義者三人。某反不能殺汝乎。云云。令讀書顏色如土。立出釋三人於獄。次日卽以匕首及書往稟上臺。上臺嘉殺人之義。俠釋而不問。賞春霖五十金。以旌其孝。令以得贓妄報革職。時春霖年纔十六也。

伊密之

當得起
惟奇人能
開此奇口
此頓自不
可少言下
欲其言下
即諾更奇
矣然請者

深陽伊密之才氣豪上。明季之佳公子也。喜蓄聲伎。嘗以三千金聘王素雲於吳中。色藝爲諸姬冠。一日忽有山東傅生投刺請見。聞人以非素識却之。不得。然後見。既見不及他語。但曰。山左傅某聞公侍姬中有素雲者。豔傾宇內。願一平視。公其許之否乎。伊遂巡謝曰。勞君遠涉。茲請少休。得徐議。傅復慷慨言曰。某數千里徒步而來。無他瀆也。公幸許我。誠當少俟。否則無過留伊首肯。傅始就座。時日已暮。卽命酒欸之。數巡後。燈燭輝映。環珮鏘然。侍女十餘。輩擁素雲出。見傅起立。凝睇久之。歎曰。名不虛也。此來不負。因卽告別。密之堅挽之。傅曰。

奇許者尤
 奇具絕大
 既孔并有
 眼大見
 絕乃爾
 豪辭亦不
 可少談
 肺之層
 跌非孟浪
 見作調侃
 莫非浪
 看見已為
 得負矧以
 不負矧以
 爲贈而資
 厚其資
 似此知遇
 之感固應
 沁入心脾
 難得傳心
 未以言餽
 故以言餽
 始禍時傳
 又安在
 殊疑之
 先坐實一
 傳語亦斬

得觀傾城私願已遂豈爲飲食哉不願徑去伊怏怏如有失隱識此生非常流既而曰吾何愛一婦人而失國士即乘駿馬追及之三十里外挾以俱歸禮款益厚一夕引之入曲室錦綺華縟供張悉備乃揖傳言曰君來雖出無心此中殆有天意今吾以素雲贈君此室即洞房今晚即七夕也傳辭以義不可且嫌奪所愛伊曰君何疑贈姬事自古有之念君力不能致佳麗以吾粉黛盈側豈少此女且以君爲丈夫故有是舉乃效書生羞澀態耶語未畢侍者已導素雲出拜傳驚喜過望既留逾月伊又爲之治裝奩物外更資以數千金傳歸安然爲富人矣無何闖寇肆虐明社遂墟清室定鼎燕京有誣告十舊姓蓄異謀者密之亦爲所陷猶以平昔之惠人多爲之地而久匿山澤昭雪無由時傳值朝廷開科已由大魁歷清要十餘年間遂躋宰輔密之得間寓書問起居適傳扈蹕出都素雲發書始知伊尙未死驚歎流涕如感心疾傳歸即謂之曰妾幽憂善忘不知母家安在傳曰卿豈忘諸乎若伊密之者非耶曰然則密之又安在曰痛遭冤禍家沒身亡已久矣素雲曰以君一介寒儒豈無生人之累乃得專心向學坐致通顯此恩諒不忘設密之而至今在也將何以報曰苟及其生而報之身且不惜他何計焉乃以書示傳傳閱竟方沉吟間素雲即截髮與誓曰脫不能報富貴何爲傳乃徧謀之朝士將同申奏會以告訐者多不實天子察前十姓枉傳遂乘間以請於是密之得蒙恩返里矣方是時傳嘗跡伊所在專使邀入都密之復書峻却且言某昔日之施君今日之報前後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盡自茲以往君爲熙朝重臣某爲山林逸士兩無所憾不在相見也傳與素雲得書後俱歎想不置而時論亦以此益高云

斬傅固非忘
報者得此
一激當更
有力
伊身分既
高語更曠
逸無舊時
豪致然恰
變而益上
正如天半
朱霞迥非
傅所能及

雨蒼氏曰。一施一報。看似適得其平。而於贈姬事尤奇突。具此胸襟手段。直欲奴叱石崇。然惟無所爲而爲。故卒食報於其後。此與查伊璜遇吳六奇事相亞。第論所報。則吳固優於傅。而如伊之峻却所招。其磊落處。不又高出伊璜一等哉。

鐵兒

鐵兒。義烏人。姓顧。名孝誠。父尺木。少以材武稱。娶同里龍氏。期年。以徐渭薦。從胡宗憲征倭。三載不歸。龍獨居。夏夜納涼園中。有小山曰鐵舟。以亭中鐵柱得名。乃園中最勝處。夜將半。獨行至山頂看月。顧影淒然。殆難自任。遂入亭中小憩。迎面鐵柱黝然。屹如人立。龍抱之意有所感。後數月。竟產一鐵。眉目肢體皆備。惟不動。亦不哭。戲以粉筆書鐵兒二字於背。命老嫗棄之堤下。越宿有廣西軍官陳大綱者。以倭平率鎮兵先歸。經其地。聞蘆中兒啼聲。跡之。有虎方乳一兒。見之輒逃。時陳無子。大喜。攜歸撫爲己子。及長。膚色漆黑。因名之鐵兒。兒自幼剛猛。有父風。至性過人。稍長。豪俠喜結客。有笑其不知書者。乃更折節從師。偶與同舍生忤。言以異種。鐵兒憤返叩於陳。陳告以故。兒痛哭急欲往尋父母。陳以其年尙少。不許。會其州楊應龍反。調陳柯兵從劉綎往征。兒請從。轉戰至四川。聞賊有驍將吳日華。楊珠二人者。故與鐵兒結爲兄弟。請於綎往說之。歸應龍失恃。遂輸款。綎奏其功。授爲永寧參將。既而朝鮮再用師。鐵兒請自率所部。從海道直搗王京。意將以便道禱於補陀。卽過浙中。訪其父母音耗也。朝議不許。鐵兒乃嚼指血上疏陳情。願棄官備行伍以從。乃許之。鐵兒率舟師出瓊州。舉帆直指補陀。適西風大作。半日已至。齋戒上山。問寺僧求見菩薩。一老僧前曰。菩薩不在此山。貴官將何

所禱鐵兒備訴心事。僧噴曰。孝子孝子。請從老僧來。遂引至寺後。俾遙望對面山凹內。亦並不見菩薩。但見一老姥雙髻幡然。蓬首垢面。似被囚者。對之而泣。鐵兒不解。還問老僧。僧曰。是殆菩薩爲此變相以相告也。鐵兒更乞前導。僧曰。此山可望而不可卽。君卽能飛度。太夫人亦不在此間。但謹誌其像。他日自有相見時也。鐵兒涕泣歸舟。遂發。至朝鮮。則倭已棄王京。又聞平秀吉死將遁。陳璘命與副將鄧之龍帥戰艦邀之。殲其徒三百。賊竄入乙山崖深道險。將士莫敢前。鐵兒偕其客數人。率死士百人。乘夜入圍其岩洞。賊憑高拒守。鐵兒先登。百餘人繼進。賊無一得脫者。於是搜其洞中。金帛山積。至一處。婦女被繫者縲縲釋而遣之。中一老者獨泣而言曰。老婦已無家可歸。若蒙垂憫。願從貴官去爲軍中補綴。以終餘年幸矣。鐵兒眴視久之。忽憶及補陀對山之像。旣審其鄉里。俱與陳父所言相印。於是哭而拜曰。母亦知鐵兒尙在否。母大駭曰。妾自先夫從胡公征倭。止產一鐵。已棄諸野。其後夫以有功。爲趙文華所譖而死。妾以被擄至此。爲賊中縫補。苟活至今。從何處得此貴子耶。鐵兒乃袒示以背。則粉書二字宛然。又述陳父所嘗言。母始疑。然卒不解。時璘亦已至。在傍笑曰。母勿訝也。蓋兒本受氣於體。故見風輒凝。及虎來覆而乳之。乃卽融而爲人。固物理之常也。母始頓悟。於是相抱大哭。其時故鄉廬舍已爲兵燹蕩盡。遂奉之仍歸廣西。始知楊應龍復叛。王公之敗。陳父戰歿於松門壩。朝廷已賜祭葬。又叙朝鮮功。加鐵兒都督同知。遷山海關總兵。鐵兒力辭。且求解官。不許。鐵兒掛冠徑歸。或議其矯。鐵兒曰。吾涉海遠征。非爲邀功地也。今旣得依老母。此樂雖萬戶侯豈與易哉。若更戀戀富貴。他時馬革尸還。或宦海風波所及。雖欲長侍膝下。其可得乎。其後母年八十餘卒。比葬躬親負土。忽有羣鳥數萬。啣土成墳。人呼

其墳爲孝鳥塚。然鐵兒竟以毀卒。將葬舉其棺若空虛然。其子啟視。僅一小鐵人。長不滿二尺云。

海門婦

海門有陳氏婦。貧且寡。老而無子。養於壻家。距海門廿餘里。每值清明節。輒具香紙詣夫塋奠祭。嘉慶癸酉。其年六旬有四矣。携楹踏青。趨掃荒塚。顧瞻蓬蒿。白楊蕭颯。影隻形單。不勝淒慘。哭於墓側。時已薄暮。歸至半途。遇大風雨。適田間有寮。趨入避之。雨益猛。昏黑迷路。遂宿於此。更後雨不止。忽有男子亦來避雨。暗中摩挲。知是女人。不辨老少。研燧。忽然興動。就而淫之。事畢各詢姓氏里居。男子詳告之。婦止大略緬述。男子曰。某年十有七矣。卿韶年有幾。婦曰。邂逅相遇。一度春風。豈將留庚章配鸞鳳耶。雨隨歇。男子勿遽去。已而東方既白。婦芒芒然歸。數月後。腹隆然起。女疑母染蟲疾。延醫診視。醫曰。兩尺脉旺而滑。業懷六甲矣。烏乎病。其壻笑曰。豈有頽齡孀婦。而有是哉。大嗤愕矣。越兩月。更益膨亨。女怪而再問。婦面發赤不言。因托鄰媪年相若者。私叩之。婦纒述所遇。嗣是十月。姪滿呱。然而弄璋焉。壻按其姓氏里居。徑往海門。尋訪其人。耕田爲業。粗足自給。父母年近不惑。止有此子未婚。壻乃假爲媒妁。瞞其齒。告所以。男子俯首羞不語。其父曰。若果爾。汝則有室。我且有孫。何幸如之。男子遂直認不諱。卽命肩輿同婿往。迓婦抱孩而至。登堂拜姑。婦白髮鬢鬢。齒豁背駝。一老婦也。乃大駭異。業已無可奈何。旣來之則安之。四鄉聞其事。咸來問訊。見者皆疑翁姑之爲子婦。丈夫之爲其孫也。易云。老婦得其士夫。竟符枯楊生華之占。異哉。陸豐城守姚得恩。以把總駐防海門。親見之。

鬧房斃命

世俗娶妻花燭之夕。親朋畢聚於新婦室中。歡呼坐臥。至更闌燭跋。甚者達旦不休。名曰鬧房。此風盛於江浙。而嶺南尤甚。然房中之喧寂。視婦貌之妍媸。姿近中人者。不過酣飲譁浪。媼者一顧而散。妍者則百端狎戲。必擾之。俾連宵不遑寢處而後快。有周姓者。娶婦甚美。其友五、六人。醉後繫周手足。裸以衾。舁之。擊鉦鼓遊於市。夜半舁歸。置之床上。其婦猶倚粧兀坐未寢也。次早婦未起。五、六人者。爲排闥入。見衾裸如故。因大驚。啟之。頭截去矣。鳴於官。婦與諸人。桁楊桎梏。備嘗楚毒。卒不得其實。數年。諸人皆瘐死。獄始解。又有金某娶妻鬧房者。縛金於屋後竹林中。而置酒於其室。袒臂裸襟。握拳射覆。使新婦傳觴。其母憐子之夜深犯風露也。竊持燈往解子。呼子不見。血污竹徑。蓋其地多虎。而繞屋皆山。虎逾垣入。啣子去矣。夫他人娶妻而美。何與已事。而必百計擾弄。至裸之縛之。哉。羨之極。妒心生焉。妒心一萌。其中有不。堪。自。問。者。矣。在。周。金。二。人。之。死。雖。出。於。意。外。而。究。其。致。死。之。由。烏。能。逃。罪。故。凡。遇。鬧。房。之。友。當。面。斥。其。非。其。人。知。過。而。退。則。已。否。則。絕。其。往。來。亦。無。不。可。乃。世。俗。相。習。成。風。且。有。同。室。之。人。亦。與。鬧。者。更。可。惡。也。

錯擒奸

珠市口。爲京師四達之衝。設都閫鎮之廳。下兵弁。晝夜邏察。遇作奸犯科者。卽擒送提督府。居民之寧擾憑焉。而武弁之黜陟亦繫焉。忽有少婦與老嫗携一子居市之東偏。弁士睹其色美。屢挑之。不可犯。然疑其冶容。必不貞。思伺短以洩憤。一日薄暮。見男子叩門而入。與婦問答多柔昵聲。所語又隱約不可辨。弁曰。假猩猩頻作態。今得之矣。因密言於都閫。夜半率兵役十餘人。升屋而入。就榻上。並男婦執之。天明正擬訊供詞申送。而金

吾緹校忽至。始知所擒者乃夫婦非犯姦者。男子之昆弟及婦之父母。已於黎明以資夜劫擄婦女。列詞籲懇矣。男子金姓名德一。售估衣爲業。往來於保陽正定間。去必數旬始返。婦之移居金未見也。歸因日暮。寄行李於同行商侶家。隻身掩入。跡固可疑。而弁士挾嫌伺釁。已非一日。捉影捕風。追辨真僞乎。遂使夫婦居室。比於姦淫。官役踰牆同於劫盜。質訊後。夫婦釋寧。都鬪弁士皆論如律。此說聞諸故老。爲雍正間事。

咬舌奇聞

豐干居士走相告曰。異哉。有人竊携剪刀自剪其舌者。噴血淋漓。委頓倒地。里長送之赴縣。而語不成聲。無從訊究。有知者曰。是人係得風顛之疾者也。或揣之曰。是殆其口業過重耶。疑不能明也。予固已深訝之。昨豐干居士復走相告曰。異哉。前日之事。何其無獨而有偶哉。頃在縣門經過。見有衆圍繞一人。血流輔頰。聲息呶呶。附耳辨之。不能悉一字。詢之旁觀者。則曰。是爲人咬去舌尖者。其人年約三十餘耳。有知者曰。是狎妓時爲妓積毒所圖害者也。或揣之曰。是殆其恃強行姦。致遭此禍耶。亦疑不能明也。予愈益訝之。坐中青蓮花室。主人笑曰。是不奇。昔越中一故事。則甚奇。諸君亦願聞乎。則皆曰。唯唯。青蓮花室主人曰。越中有某甲某乙者。居同里。學同塾。致相得也。其後甲旁涉申韓術。遂橐筆遠游。而乙則守妻孥。安弦誦如常。是年甲偶歸里。適適秋試期。乙遂邀甲至家。授館書房中。朝夕相與攻苦。每至宵分。甲必詢曰。今夜入內寢否乎。入則遂飄然辭去。否則作聯牀之話。相習以爲常。蓋乙於每日離牀開時。其妻亦必詢以晚間來否。故塾中之所以答其友者。一如閨中之答其妻者也。忽一夜入寢未久。遽瞥然出。詢之故不答。徑登榻而睡。甲知有異。固詰之。且曰。如吾兩人何。

事不可告語。且或有分憂之處。亦未可知。爰太息而言曰。予今日在閨中。本言不歸寢矣。頃忽心動入內。甫過小廊。聞房中有笑語聲。大疑。亟屏息潛行。舐窗紙而覘之。見其妻擁一男子於膝上。方共食湯漉之粉圓。其妻含其半於口中。男子笑索之。遂以唇接而舌度。其謔態浪語。殆不可耐。然予家矩範嚴。無外人得入中門者。而此男子則面目殊不相習。既非戚屬。又非工作。且又非外家之戚屬。工作何緣得與通姦哉。甲爲沈思。亦莫能曉。但深相勸慰。堅令安睡。明日當有妙策。乙無奈從之。至次日。令囑其妻。以今晚歸寢。我自有作用。但必須強作歡笑云。及夜分。則授計曰。君至食中。則索食粉圓。至闈時。亦必令擁之膝。亦必令度之唇。必與昨所見之形。分毫無異。既食。則疾趨而出。切勿多贅一語。多延一刻。再三叮囑而去。乙如計行之。既出。則又戒曰。君宜速入。尊夫人必已懸梁。速救之下。並竭力安慰。曲意溫存。以解其羞憤之思。今夜宜卽與共枕席。若曰。卿本名媛。慧質爲匪人所誘耳。我知卿意者。何肯因此失和。反令外播耶。至其情好愈篤之狀。則在君自爲矣。總之。須不令有一毫耿耿爲妙。如是者三夕。則曰。是可以詰其人矣。蓋非盡解其羞憤。愈篤其情好。而突然詰之。則益速其死耳。否則亦萬不肯吐其實耳。乙又如計行之。次日。則復於甲曰。已得其人矣。爲之奈何。曰。人何若。曰。有賣花嫗。常出入閨閣者。一日。忽偕一邨婦至。曰。此予鄰某姓婦也。不識路徑。令吾從某邨領歸。指其手中匣曰。我今日尙未發利市。須往某某家。冀有所售。携之往。頗不方便。辱娘子深愛。老身當無妨碍。請暫借小坐。我卽來挈之行也。詎嫗一去無踪。而日暮雨淋。不得已。因留宿焉。夜間突起。則闖然男也。倉猝之間。本不及備。又爲其媚藥所迷。遂至不能自主。蓋其人乃前邨某屠戶也。於觀燈賽會時。窺而艶之。偵知賣花嫗時來予家。故設計如

此其人竝挾以求曰。汝夫不入內寢時。必樹表於後園以圖歡會。否則必遍處宣揚也。懼而忍辱從之。由來蓋不止數月矣。甲聽畢沈思久之。拍案笑曰。得之矣。令其妻於今晚仍約之來。仍與食湯圓。食時則向索口中之半。曰。疇昔之夜。玉液度君。今夕宜相酬也。俟其舌盡度。則竭力咬之。必搥必亂。必留其舌。君則在窗外守之。俟其呼痛一聲。則大聲疾呼如趨進擒捉之勢。則彼必負痛奔去。否則委頓臥地矣。乙又如計行之。復於甲。甲授以利刃曰。此行勉之。乙駭極曰。豈欲我殺其妻耶。曰非然也。子速携刀並斷舌急往叩賣花媪之門。吾知媪家中無人。必自起應。又加以亂擊白板。云有急事。則老嫗必睡眼朦朧。踉蹌披衣而出矣。乘其開門時。急以刃刺之。必令死。俟其倒地。急以舌塞其口中。並置刀屍旁。切勿携回。乙如計行之。寂然而歸。次日喧傳賣花媪被殺。官詣驗而口中之舌見焉。是爲強姦致殺無疑。而某屠戶適斷舌。遂拘往質訊。言不成聲。無從置辯。遂處以法。云某甲之計奇矣哉。置屠以刑。加嫗以名。亦可雪乙婦失身之恥矣。今申地之事。其亦聞某甲之計者耶。其亦爲乙婦之所爲者耶。惜不能得其詳耳。豐干居士慨然曰。由剪舌之事觀之。予固不敢復饒舌矣。君亦何可逞榮花之妙論乎。予爲解之曰。是非廣長舌。亦當爲衆生說法。敷衍淫孽。所以傲世之沈溺不返者。何得例以妄語耶。豐干居士及青蓮花室主人咸合十讚嘆而去。

騙婿

都中淮郡會館有二。新館本爲客店。館之南隣某姓者。當日店主人也。家小康。一子一女。以賃寓爲生。嘗有客從江南至。云是縣令引見入都者。起居服御。意氣自豪。僕從三四人。出入裘馬甚都。主人子朝暮聚談。亟相契。

沿一日有老僕倉猝問訊至叩頭呈書客展讀未竟號泣失聲問之則夫人產難亡矣主人勸慰至再每語及夫人令德輒哽咽不能已時主人女年方及笄姿色端麗媒氏爲客議婚客不可曰先室亡未踰年何忍及此主人益重之屢議而後許擇期入贅踰月忽晨起不知所之奩篋釵釧盡失急尋之杳無蹤跡市中索逋負者聞信踵至計又不下千金皆曰是汝婿也不然誰贖貨者主人徧啓客筭空無所有惟存鉛錫數十方而已由是賣屋代償生計大窘而明府夫人寡居至今不能作渡口石尤風只合爲山頭望夫石耳同邑曹衛川先生云。

誣奸妙判

蒲留仙聊齋誌異中胭脂一則事甚離奇判亦敏妙不謂二百年後又有續者昭文縣陳鈞堂先生康祺以名進士出宰斯邑判龐氏東西交訟一牒巧思綺合幾可媲美留仙先是龐姓延金生菊如教讀龐素多疑忽謂其妾周荷姑及婢銀銀與生有私訟之公庭先生鞠之知爲烏有乃當堂作判不加思索頃刻而成以示堂下咸服捷才焉判云照得龐某控金生一案研訊數堂迄無確供中葺不可言何況事無實據縲紲非其罪首教士也合羞本縣觀金生章句書生鄉村學究適子之館未及半年招我由房難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豈忘君子懷刑龐周氏貌尙端莊年非韶綺久已與龐公而偕隱何至見金夫不有躬龐某生從名閱身襲崇封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主賓失好自污汚人大約別嫌明微欲整家門大範爭妍妬寵難彌婦女芳情周氏附中婦大婦之班久處春帷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訓惟憑夏楚以收威此豸娟娟或偶具西賓之饌羣雌

粥粥遂疑。逾東家之墻。龐某偏聽人言。恐疎閨範。嫌疑雖當。自白檢防。未免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今衆口雷同。兩心冰釋。炎涼異姓。菊荷非並蒂之花。貴賤殊形。金銀豈一爐之冶。主賓未洽。別聘名師。妾婢無辜。仍還舊主門楣。善保子孫。必可興昌。屋漏稍虧。神鬼豈能宥恕。倘該封職。專房有屬。無調象駟。獅之術。何妨開閣。放姬爾童生就館。不終遇瓜田李下之嫌。益宜守身如玉。此判。

鈍生

某生性魯鈍。寡交遊。日夕讀書無間刻。娶新婦。不同衾枕。婦疑甚。然不敢進言。彌月後。婦歸寧。父母有嫂。私謂曰。阿妹新婚。宴爾敢問風流之趣。若何。婦聞言。雙頰微頰。躊躇久之。愠然答曰。自愧我命不辰。難諧伉儷。閨中寂寂。偏無談笑之人。書室深深。常有謳吟之客。恐不得倡隨。偕老耳。言畢。不禁淚下。嫂曰。無違。夫子女訓。昭然。或者彼書生怕羞。宜阿妹先白。爲計。嫂亦難以細說也。婦固聰明。聞嫂言。已洞悉。遂回家。生仍不之理。婦乃潛至書房。見生方誦八股文字。搖頭頓足。擊節不已。婦立生背後。約一時許。生竟不覺。婦無奈。遽牽其袖。而謂之曰。斗室孤吟。豈不落窠。王道無近功。好讀書不在一時也。不若至蘭房。剪燭長談。爲樂事耳。生急拂去其袖。曰。家父與令尊大人。乃係親家。這苟且之事。斷不可爲也。婦知其奇魯。不再言。啜泣而退。

奇獄

鄭夢白先生宰星子。邑民楊翁者。晚得一子。某自幼循謹。翁極愛憐之。爲聘童養媳某氏。性亦柔善。後二人皆長大。爲之成婚。是夕共寢。觀其意甚相得也。無何。至次日辰後。二人不起。入視。見新婦裸死於牀。而新郎杳不

知何往。驗婦屍並無傷痕。惟衾間桃浪沾焉。不解。覓其子不得。往報婦家。時方暑。三日後其父始至。則已殮而瘞諸野。翁以恐婦屍腐爛爲言。其父大疑。謂翁父子同謀死其女。故匿子而瘞婦以滅迹。徑出控諸縣。請驗。及開棺。則並非女屍。乃一六七十老翁也。其屍鬚髮皆白。背上斧傷痕數處。先生益駭。問翁。翁亦茫然。又問其子何在。亦不知也。加以刑訊。卒無以對。先生無如何。姑命瘞棺。而以翁返頌。繫之月餘。忽報翁子自投。亟出訊之。自言是夜與婦狎戲。指其神潭。匿笑方劇。而婦忽寂然不動。挑燈視之死矣。一時懼罪而逃。昨自旁邑聞父被刑將抵罪。故不憚自言以白父冤。蓋其子本業修髮。故能捉搦爲樂。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去。於是繫其子釋翁歸。顧婦屍何以忽易男屍。且屍有傷痕。懸示相招。絕無屍親出認。此情卒無從究詰。不得已請更展限再緝。然計猶未有所出也。無何翁歸。後月餘。偶以事至建昌。道經周溪。遙望一少婦浣衣溪畔。漸近。似是其婦。猝呼之。婦舉首見翁。訝曰。吾翁也。何緣來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是時驚定而疑。乃問曰。汝其鬼耶。其人耶。婦慘然曰。非鬼也。姑請到家再述。翁乃登岸從之。去。入一草舍。卻非農家光景。詢其何以在此。婦欲言先涕。良久備述其詳。且曰。幸渠今適出門。兒得遇翁。事已白。願相從至溪頭。葬身魚腹足矣。初婦既倉卒被瘞。半夜復甦。天曉後。適有建昌寇氏爲木工者。叔姪二人從此經過。聞號救聲。乃相與擣棺出之。婦本少艾。又時方新婚。服飾華整。其姪乍見。心動。將以偕歸。而乃叔執不許。細詢里居。將送之還家。姪爭之不得。乃斧之致死。卽以屍入棺。掩蓋畢。攜婦還。逼爲夫婦。婦不敢拒。故至此猶得見翁也。翁聽畢。泫然撫之而泣曰。兒不幸遭此強暴。亦復何罪。且兒若不歸。此案終無由白。可速行。稍遲恐無及也。遂以俱歸。將次到家。忽途中一少年負

斧鋸芒芒然來。瞥見婦大駭。將行篡取。婦罵曰。妾向以在弱爲汝所劫。今天幸見憐。俾與翁遇。汝死在旦夕。尙敢肆惡乃爾乎。翁於是知其爲某也者。忿與爭。村中人咸集。相與執縛詣縣。兼攜婦爲證。先生出一鞠而服。乃釋其子於獄。婦見其枷鎖郎當。不禁掩泣。先生憐其嬌癡。又能爲乃夫雪罪。皆恕之。命翁攜還。復諧伉儷焉。蓋是時某至南康備作。比反紆道至邑中偵其事。不意適值翁與婦也。

外史氏曰。楊氏子以憨戲而致死其婦。乃翁又以鹵莽而誤瘞其婦。其不免刑獄也。亦宜。然非其罪也。若寇某者。本以見色而動。乃至甘心於其叔而不惜。使非翁與婦遇。則此案雖臯陶不能定矣。卽幸已遇婦。而某亦在家。則奇冤猶未易灑也。幸也。某旣出門。而翁乃過之。翁以婦歸。而某又遭之。此其中殆有天焉。然非先生之清慎折獄。恐有掩蓋而周內者矣。是皆可紀者也。

伊犁奇案

伊犁營弁有某甲與乙襟兄弟也。甲所居第距其丈人及姨舍計左右各十餘里許。爲乙妻歸省時路所必出。日甲妻往探姨。得母病耗。遽欲歸。姨曰。天且暮。姑少待之。翌日行與姊偕。厥明請姊先歸。預倩駟車俟。甲妻許諾。旣歸候之久。日向未。遂先戒途。瀕行語其叔曰。姨來止而款之。如需輿。則懇迅爲之。雇旣而至。叔以情白。乙妻迫意仍倩來車馳去。逮趨視。則與人因祇議送甲舍。遽反轅。叔乃出雇。會傾盆雨驟。暮煙又四起。執鞭卒羣。憚道遠泥濘。莫肯前。乙妻勢窘甚。逡巡久之。乃假甲舍宿。因姊榻爲其夫婦宴私所。遂陳僕具於臥室高墮上。而張燈於其下。甲之弟懼乃身子特。易跣納履。入夜反扃其門出。宿於對宇業鞦肆。亡何鞦市傭利乙妻色。

幕啟門入。適先有隔垣隣婦。知甲妻歸。啓其夫往竊。夫曰：是健隊長也。盜之必敗。乃穿他氏窬。婦覩甲財不已。徑踰牆往。輪卷室中長物。自牆端投諸其舍。往返再四。頃聞外門豁然。遽撲燈登甲妻坑伴寢。備隨入。以爲是固甲姨也。徑暱之。婦亦謂是甲歸而就其妻求歡也。甘順之。是夜甲得巡宵差。從門闌過。見扉啓。潛入。直達臥所。重扉洞豁。聞牀第狎媾聲。疑其妻與弟通。怒甚。出刀於韃。手駢戮焉。亟闔戶出。先馳告於其舅。逮叩扉內。季出應門。妻聞夫至亦走迎。甲見之駭。訊其歸由。妻以母病篤。並姨約偕行。未果告。甲頓足曰：誤矣。所刃必弟與姨也。遽反。天漸明。抵閉。弟適倚鞦肆傍。沾食不托。又駭且喜。陰念予季旣存。則所殲者果屬阿誰耶。適乙聞變。奔至偕入觀。初捉婦之元。甲曰：非姨也。乙亦曰：信非吾妻。繼攜男子首。亦茫莫能辨。俄而諸隣雲集。始識其男。若婦姓氏里居。惟乙妻四蹤不獲。徐得之櫃端。氣奄奄垂斃。進以湯。踰時始甦。歷詢厥故。則云：婦悄然入。懼不敢聲。瞬男子入。益怖。久又一男子入。刀聲錚錚然。乃悸而迷。遂悉歷得前狀。時余蔭山戍伊犁。勦理軍府刑政。

雙做親

吾邑西北周家澗。有周鳴山者。生一子。年十八。始締婚村中楊氏女。年十七矣。雖荆布不飾。而致極風騷。其家故與周對宇而居。咫尺蓬山。日招心許。竟潛通焉。後女覺腹中震動。枕邊語及。恐爲其父母知也。寢不成歡。天未曉。周氏子卽起去。而其父早起不見其子。覓之數日。不得已絕望矣。卽女家父母亦並莫測所以。相對歎詫而已。居久之。見其女腹大如壺。詰之。女初不言。父疑其有所私也。將致之死。女始吐實。兼述其夜所私語者。其父乃以商於周。周驚曰：若然是吾兒。以懼罪而逃也。其妻在旁笑視周曰：吾夫婦年已重老。今兒去不還。幸新

婦已姪。若得產一男。是吾無子而有孫也。今新婦坐蓐有日。不如邀渠來家共視之。免致他虞。夫思其計亦良。得遂擇日迎歸。未幾遂媿。及墜地男也。夫婦皆喜。婦亦喜。然每思其夫不見。則撫之而泣。其後兒年已十九。爲之娶婦。拜堂甫畢。忽一人虬髯繞頰。荷擔踵門而入。在座皆不識。卽其父亦不識。其人歷述所白。適其婦在門後竊聽已審。遽出指其兒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而脫然遠去。妾爲汝幾死者數矣。今日亦有面目復來相見耶。翁笑曰。癡兒旣不別而行。二十年杳無音耗。將置吾二老人於何地乎。其子涕泣謝罪。爲言始以懼罪而出。至松江賣錫以活。至是頗有餘積。原以思親。故不避罪責而來歸。翁曰。吾二人幸猶無恙。但汝已有子有媳。汝婦尙髮蓬蓬。作處子裝束。試看是何模樣。衆客聞者亦爲闐堂。因相與聳息。卽於是日爲二人成婚。婦大慚不能仰視。遂入。周翁亦入與妻言之。妻亦笑不可止。因共促女裝。女不肯。衆爲之擺頭抹粉。卽衣以新婦所著繡袍紅裙。扶掖出堂。喝令鼓吹。於是音樂畢奏。扶與其夫交拜。而後拜其父母。繼令子婦參拜。拜畢送入房中。而合卺焉。是時女之父已前歿。而周翁夫婦俱踰七十矣。

風雨易妻

邑陳氏子。稚齒卽聘定徐女爲妻。家皆素封。陳子旋出天花。面大麻。一睛突出。而背且駝焉。徐女及笄。嬌嬈綽約。畫中人也。其隣鄉韋氏子。世業儒。幼聘定鄭女爲室。彼此皆以教讀爲業。韋子長而秀穎。而鄭女乃青唇黑臉者。鄉居同在數十里內。知之者咸謂天公錯配爲憾事也。乾隆庚辰二月之望。二家同擇此日婚娶。半途合路處。兩家相遇同行。鄉間迎親彩輿。貧富無甚異。道傍觀者不辨其某鄉某家也。是日天氣陰霾。至此更雷大

雨以風。昏不見人。各昇入破廟中。接連並置而避之。約二時後雨畧小。而晦冥如故。且時值日暮。從人忽遽。昏黑中。忙肩輿分路行。初更方及門。富室鼓吹喧闐。然風雨益驟。堂中燈燭俱息。幾不成禮。草草送入洞房。郎自慚形穢。急登牀。以被蒙首。新婦亦惟恐郎窺。以袖障面。潛就枕焉。郎素艷其妻。一旦俱紅倚翠。不啻劉阮之到天台也。遂成於飛之樂。次早女先起。而東方白矣。郎隨起。彼此覩面大驚。急喚伴娘詢之。則與新人不相識。問爲鄭女。然後知避雨時與徐家錯昇也。韋子家貧。門庭冷落。自歸洞房。花燭之前。女偷窺壻美秀而文。壻睨新人光艷奪目。異乎所聞。駭極即告母詢問。乃知其徐家女也。韋氏子以彼富我貧。齊大非耦。囑母伴新人而已。出外舍。與親朋清談達旦。急馳伴告其家。兩家父母聞而疾至。徐母問女將何從。女曰天也。蓋陰懷兩袒意。鄭父母至陳家。見女歸富室。喜溢眉宇。而陳子以妍易媼。不勝憤懣。口出嫌言。鄭母曰。郎君與小女可謂相當。相對莫非前緣。何嫌之有。陳以爲誚。已益憤。訟之公庭。時仁和葉公世度以庶常教授陽春縣。訊知陳鄭業已成親。韋子避嫌而俟。堂著。於是義韋而斥陳。判曰。韋郎能守禮文。坐以待旦。陳子已成伉儷。訟則終凶。天孫女應嫁裴航。鳩盤茶合婚鬼卒。以故雨師引線。風伯爲媒。人何與焉。天作合矣。貧富自安於命。妍媼各配其宜。其一切奩粧。判歸各女。仰父母即日親自討回。送壻家。無違速速。其示出。一時傳誦。陳子愧悔欲死。徐女奩贈豐。韋藉以起家。琴瑟調和。明年遊泮。束脩有加。稱小康焉。

讓妻美談

禾城某甲者。娶妻而美。生一女。方四五齡。庚申四月。張總統玉良。川勇自吳門潰歸浙粵。逆乘之。禾城不守。某

甲爲賊目所掠。其妻獨攜一女出奔。敝衣垢面。雜丐婦中行。乞諸賊館中。乘間逸出城。竄王店暫避。然而問其衣。則懸鶉百結。無以爲衣也。問其食。則破籃敗盥。焦飯數塊。無以爲食也。問其身畔。則並無一錢之攜出也。俛俛何之。母女相持哭。無所爲計。適遇其隣居某乙。亦避寇其地。作小經紀度日。略可自活。見甲婦及女。將填溝壑。心甚憫之。留之歸。取衣衣之。推食食之。甲婦謂之曰。嘻。君以小經紀度日。而平添兩口之累。受之者將何以爲情。且君獨無妻子之待養於君者乎。則應曰。嘻。予之妻子已陷城中。不知存亡。吾今日之留汝母女者。亦冀吾妻子或能逸出。或亦有留養如我者耳。婦感且泣。因爲之執烹飪。司針黹。而以女爲乙之女。居久之。婦終不自安。乃乘間言曰。君之妻子。既不見來。而妾以隣人之婦。登居於此。雖曰無他人言。將不吾信。念因亂離而得婦者多矣。不如以妾事君。則妾可以報收養之恩。而君亦不必爲瓜李之避。他日某甲若歸。可使之另圖娶。君婦若歸。則妾願退居婢媪之列也。乙執不可曰。吾之留汝。憐汝之無所歸也。若竟私汝。是乘汝之無所歸也。烏乎可。婦遂不强。惟事之者。竟如夫之禮焉。及賊退。某甲得歸。探知其事。即踵門見乙曰。君之惠真不可忘也。君之心又真不可及也。吾婦吾女。非君何以至今。今日之事。理宜君取。我將另圖矣。乙大駭曰。君之婦居於我家者三載於茲。曾無絲毫苟且也。何出此言。甲曰。此非疑君也。乃中心感服。故有此肺腑語。君其勿辭。甲乙交讓。久之事不能決。其婦曰。是何不兩家合爲一乎。君無婦而有婦。妾失夫而得夫。是誠不可以獨享。請公之。若何。至此女則已爲君之女矣。是莫如合居便。甲乙皆以爲然。甲遂襆被來乙家。同力合作者數年。乙旣大有所獲。甲亦可以自立。今年乙遂辭甲而卜居他所。其女則竟領之歸新宅云。噫。異哉。甲妻調停之說也。然仔細思

之覺固有非此不可者。特不知甲乙合處時。其婦之奔走承迎於兩人者。果將若何。軒輕耶。其婦之寢處飲食。於兩人者。又將若何。計算耶。計亂定十餘年。至今乃始分析而論乙之居。則主反退而爲賓。論甲之婦。則新終不能間舊。此真當世之異聞。而亦一時之美談也。華胥道人述其事於予。因援筆記之如此。

張晉

太原張晉。世家子。丰姿秀整。眉目如畫。潘岳衛玠不足喻其美也。年十四。應童子試。學使愛其俊秀。補邑庠生。且置前列。每出遊市人咸屬目。圍繞如堵。嘖嘖歎賞。爲何處玉人。其叔寶安仁再世乎。婦女遇之。則更流盼。或投以巾扇果餌諸物。晉皆不顧。投棄道旁。同行者笑其迂。謂子欲學魯男子乎。晉曰。天下至穢者。莫如婦女。烏用此不潔之物。浼我哉。秋闈屢躋。鬱抑莫伸。而議昏之冰人。又往來其家。惡其煩擾。遂挾策入都。思納雍赴北闈。僦居沙河門之夕照寺。其地荒僻。四圍皆叢葬。寺僧慧通。少年狡獪。不修淨業。至以紅紫綾綺爲褻服。寺旁村婦少有姿貌者。咸誘至禪室。高歌酣飲。略無顧忌。一夕有少婦。冶容艷服。赴慧通之約。悞入晉室。晉方燈下作文。一見不問何來。舉硯擲之中臂。拔壁上刀。逐至門外。婦惶惶遁去矣。於是大聲呼僧。慧通不敢出。令其徒謝曰。先生休矣。荒刹鬼狐淵藪。凡端人碩士。過此者無敢戲豫。先生不自警省。黑夜持刀。或傷僧衆。輦轂切近。不識先生將何以自處也。請移文。凡別駐高軒。晉不待旦。即詣其友人處。叩門而入。告以故。友曰。深宵佳麗。無因至前。不納拒之。可也。何必引硯以投。拔刀而逐。足下其梁蕭警之後身乎。蓋蕭警惡見婦人。在數步外。即遙聞其臭。每幸姬媵必病臥累日。人之情性乖僻。有如此者。晉後終身不娶。亦不知其所終。

俠客徵淫

勢豪行徑

狀盡

聲口逼肖

直似狂風

暴雨

去必為包

胥秦廷之

哭

裝束與舉

止皆不是

凡品狀來

如見

此女殆亦
紅線之流
狂童心性

落落難合

情事畢見

鉅鹿某公。官總憲。有權勢。公子某。好蓄姬妾。幹僕四出。覓佳麗。恒晝見而宵劫。人畏其勢。不敢訟。訟亦不直。於是人咸相戒。凡婦女勿倚閭。聞公子出。雖中年婦。亦必掩扉避。嘗有外來卜者。賃居尼菴。攜一女。年未笄。有殊色。一日。公子涉蘭若。見女悅之。謂尼曰。卜者女。可使入府。當予以金。不然。毀汝菴。鞭汝死。尼唯唯。公子去。尼以告卜者。卜者曰。我女豈為人婢妾哉。尼曰。汝女得侍公子。即貴矣。卜者不答。尼又曰。汝身無羽翼。既來此。雖欲不從。其能脫乎。卜者厲聲曰。伊父為官。當知律法。敢強奪民間女子耶。尼曰。必不欲。無遺後悔。即使人白公子。公子命健僕二十。驟來劫女。卜者出阻。羣僕鞭筆交下。風捲雲馳。霎時。劫去。卜者蹶然從地起。頓足言曰。莫謂而公無力也。必與我為仇。定有以報。遂去。明年春。公子初度日。賓客雲集。筵宴方張。闈者進報。有髯丈夫。自稱河海客。探知公子誕辰。特來祝嘏。公子即命入。客儀容甚偉。皂衣廣袖。青絹蒙首。大步至庭。後隨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負一劍。最後一垂髻女。姿容艷麗。衣棗花緊袖碧羅衫。淺紅吳綾褲。微露紫綃履。細小若菱角。腰圍繡帶。下垂過膝。手提一筐。內盛絳桃已滿。客向上長揖曰。適從海外來。採得此桃。特為公子上壽。時在二月初旬。桃尚未花。衆皆稱異。分食之。味甚甘美。真異種也。而公子見進桃女。艷又不禁。神移心蕩。私念江湖女耳。何以金賂。無不諾。否則俟其去。而要於途。亦几上肉也。因問客曰。此女與汝何稱。曰。小女子也。問何名。曰。女子名何。必上聞。貴客問年幾。何客亦不答。顧左右曰。來有時矣。何不賜飲。饌。公子遂命設席於庭。客南向坐。二童子東西。女下坐。恣意飲噉。旁若無人。食畢。復請曰。醉飽矣。并乞一席地。宵宿於此。且即行也。公子令設臥榻於中。

中門內非
臥客之所
設心極不
善狀飄忽之
勢筆亦警
絕明允之至

比崑崙奴
益緒覺更
夾利黃梁
取熟矣公
丁猶得善
彩幸甚

門內頃之賓朋盡散。公子入室將寢矣。忽焉有聲如風。門環響處扉已洞開。二童警然若驚。燕入室挾公子疾行。有二侍女欲隨。一童以指按其肩曰。止則皆呆立不動。公子至外廳見燭光下。髯客高坐。目憐公子言曰。余本越人。幼學劍於太華山。術既成。即遨遊海內。專理人間不平事。今聞汝父子惡稔已極。特來除之。公子震恐。伏地乞命。不敢仰視。一童前請曰。殺耶。抑劊諸客曰。伊父貪虐。不久當伏法。渠雖淫罪。猶不至是。去其淫具可矣。童應聲揮劍。袴破血濺滿地。公子既悶絕。遂不省。以後事厥明。日已高。府內外猶寂。隣里跡見其異。以聞於官。驗時除救治公子外。而闔府男女百餘人。或立或坐或跪或臥。皆瞳目不語。如木偶然。方駭異間。一吏見廳案上有字。大書曰。公子不法。本當殺却。今姑從寬。去勢留命。另行書婢僕肢廢。飲木瓜酒可療。乃如所言治之。則皆愈。檢點府中不少一人一物。惟卜者女不知下落矣。公子臥病年餘。始能步履。未幾總憲坐行。賅免田園。皆籍沒。愧憤而死。公子至無立錫地。棲僧寺以終。云。

兩蒼氏曰。足爲豪華子弟。逞情漁色者鑒。而某公之縱子爲非。恰已不言自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苟非親師諭教。加倍謹嚴。鮮有不敗。髯翁自是俠客。卜者見首不見尾。其蹤亦殊矯詭。而敘諸人身分處。自能曲肖故佳。

諧判

隨園詩話載春江公子。貌如美婦人。而與婦不睦。好與少俊遊。或同臥起。不知烏之雌雄。嘗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爲無鹽夫。寧作子都妾。其父中丞公見而怒之。公子又賦詩云。周公所制禮。立意何深妙。但

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中丞笑曰賤子強詞奪理至此耶乙丑入翰林嘗觀劇於天祿廟有參領某誤以爲伶人而調之人爲不平公子曰夫狎我者愛我也子不見晏子春秋誅圍人事乎惜彼非吾偶耳怒之則俗矣可謂善於解嘲然此事不知是何趣味若輩究不知是何肺腸也因戲作判語曰

自古男女居室爲人之大倫夫婦媾精有家之正則而乃以石田爲可掣舍正路而不由召僚友而娶契弟徵優伶以作弄兒遂有巾幗鬚眉甘爲兔伏不知顧瞻肩背願效龍陽關此蠶叢自必開山力士鑿將烏道竟來問渡漁篙臂也忽生鐵柄定教其行咨且頭乎應戴木樨想見不可嚮邇溝邊城闕（程錦莊註鄭風子衿一章謂是兩男子相悅之詩）何妨布雨興雲花底輿中不惜悔淫引盜（花底用秦宮事輿中用馮子都事皆內外兼寵者也）小則督學罷官大則斷袖傾國好惡拂人陰陽易位於是極矣夫淫同非法何如以手出精並是兩雄（陳武帝贈陳子高詩誰愁兩雄並金貂應讓儂）誰謂不毛可入聊齋云是宜斷其鑽刺之根兼當塞其送迎之路老吏斷獄處決了然竊謂既好外矣將空房難守亦有鵲巢宜令鳩處彼狡童兮或奇痒難熬可帶蜂刺以代蠅鑽則野鴛社裏庶幾龜鑑常昭黃鱗夢中無勞雞奸訪舊矣

情海異聞

卷三 綺情

虎阜名姝與榕城生逸事

蓉城瞿生某。美丰姿。少聰穎。讀書過目輒成誦。能琴。尤工繪事。以貧故。棄書學賈。往來吳越間有年矣。吳下故繁華。區花柳之盛。甲於天下。珠簾十里。簫鼓三更。入其中者。鮮不目迷心醉。故凡巨商大賈。至止是邦。雖較利盡。錙銖而纏頭錦。則一擲千金。不吝也。瞿生素謹愿。居吳下日久。而未嘗作狎邪游。同輩輒非笑之。謂其有道學氣。生謝曰。僕非不好此也。僕素情重。而若輩多無情者。僕恐爲情所累。故不願耳。一日有巨紳某。招生飲。乘生醉。挾之往青樓中。有妓名張若濤者。字薛仙。丰貌嫺雅。吐屬溫柔。彈琴賦詩。敲棋度曲。無一不臻精妙。書法尤工。簪花小格。秀骨天成。爲閨閣中所僅見也。以是名噪一時。王孫貴戚。慕名求見者。踵相接。而若濤意殊落落。少所許可。是時生乘醉而來。舉眸四顧。於兩行紅粉中。有乞取紫雲之意。某紳見生情景。笑曰。阿猷甫入溫柔鄉。便真個銷魂耶。昔日之假惺惺。胡爲者。因命置酒爲生與若濤合歡。迨漏三下。某等皆扶醉歸。生獨留焉。若濤初見生。頗不滿意。乃僞醉而假寐。生徬徨室中。見其布置精潔。圖書滿架。壁間懸古琴一張。不覺觸所素好。思一奏技。又恐驚其清夢。屏息枯坐。夜已將闌矣。少頃若濤始醒。生笑曰。美哉睡乎。若濤不答。從容對鏡。理鬢。訖卽以爐焚香。向壁間抱琴下。斂容撫之。極目送手揮之妙。彈未半。忽爲變徵之音。淒淒切切。如泣如訴。生

聽之不覺淒然欲淚。所彈蓋胡笳十八拍也。若濤見生如此。罷彈問生曰。君亦能此乎。何所感之深耶。生曰。卿以此自寓淪落之感。僕亦同此情者。入耳警心。能不悲從中來耶。若濤聞言。默然久之。謂生曰。試更爲君彈一曲可乎。於是重理舊絃。別翻新調。生傾聽之餘。愈加感嘆。曰。伯牙鍾期千載難遇。卿彈此高山流水之操。而以知音許我。我何敢當。然如卿者。亦未始非青樓中之伯牙也。若濤至是。始有喜色。與生剪燭窗前。娓娓談家事。東方既白。亦無暇作巫山之夢矣。生歸廬後。魂夢顛倒。頗不自持。次日若濤遣人來贈生瑤琴一張。玉笛一枝。玉佩二事。詩扇一握。扇爲若濤親筆書。詩亦近作也。生得之狂喜。思爲瓊瑤之報。適有人携周昉漢宮春曉圖。求售。生以白金雙柏易之。復購得漢玉連環一件。自繪梅花帳一幅。翡翠管紫穎一牀。親携之往。謂若濤曰。明珠翠羽。卿固有之。僕亦不敢以俗物溷卿。清賞此區區者。雖不足貴。然亦非尋常繡閣中所能解識者。風雅如卿。當留作紅閨雅伴也。若濤欣然曰。妾以弱質溷落泥塗。君獨不視爲章台柳而寵異之如此。妾當懸佩終身。不啻如太真之金釵鈿合矣。特未知君子之心。固何如耳。自是往來益密。一日若濤告生曰。明晨花朝。妾等姊妹爲盒子會。畫船簫鼓於虎邱山塘間。作竟日清遊。但須各奏一技。琴棋書畫。惟其所能。君盍同往一游。爲繪圖以誌勝會。何如。翌日生與若濤偕往。於是衆美畢集。或拈毫覓句。或對局彈棋。或撫水絃。或摹晉帖。須臾酒炙雜陳。雲璈競奏。生於其間。左顧右盼。目眩神移。恍置身蕊珠宮。親按賓雲小队矣。酒酣伸紙作圖。點染工緻。並以八分書顏其圖曰。鬧紅一舸。諸美人喜。競以巨觴爲壽。若濤曰。如此雅集。有圖不可無詩。因援筆賦詩二絕。詩曰。春波潏潏綠。滿裙夾岸花。枝點鬢雲難得。花朝天氣好。酒船歸去趁斜曛。點拍飛觥事事宜。羣花

貌出影迷離。一奩合受薰香供。知否凝眸吮筆時。題畢。生大加嘆賞。命酒復酌。少焉紅日銜山。乃命榜人理歸棹。蘭橈桂楫。緩緩游來。生與諸美。均凭艫延眺。興致悠然。迨至家。已月上矣。生家本寒素。邇來以居積稍有盈餘。然碌碌依人。自嘆殊非長策。若濤知之甚諗。頗以爲憂。而未形於外也。一夕忽謂生曰。妾甚思食茯苓糕。君明日可向肆中將來。然須親交妾手。毋令他人知也。生諾之。而心竊懷疑。不解其意。次日姑買之。攜往甫至門。若濤已於樓頭窺見。急迎至樓下。生甫出輿。若濤亟以手捧茯苓糕。僂僂登樓。若攜重物者。入室卽納之。積中迄無他語。次晨生欲去。若濤乃啟積取糕出。仍交生曰。君可將去。妾不須此矣。生愈不解。然持糕之際。似覺甚重。貿貿歸來。開而視之。則其中金光燦爛。與雪粉顏色相掩映。蓋皆永昌赤金葉也。衡之約有五鎰云。生驚疑愈甚。卽往詢若濤曰。卿豈以雲鬢助妝之品。尙須添置數色耶。果爾僕當爲卿購之。奚用此阿堵物爲者。若濤曰。君遠客異鄉。阮囊之羞澀。可想而知。聊以此爲君客中買酒費耳。想不以爲辱金而揮之不顧也。生固辭不受。若濤乃曰。妾日來亦無所需此者。君爲妾暫存之可乎。生始諾之。若濤雖生長娼家。然志氣甚傲。每思脫籍從良。願見來往青樓者。非齷齪之金夫。卽浮逸之浪子。但解黃金買笑。未能白首相依。以是鬱鬱不自得。遂成心疾。時發時止。自識生後。見生舉止大方。於溫柔鄉中。頗能用情體貼。卽擬爲終身之託。而未言也。一日舊疾復作。生往視疾。詢其症之所由來。若濤具以告。而詞氣之間。微露生死相依之意。生感其情。因謂之曰。卿之心事。僕固知之。但僕上有老母。須稟命而行。且糟糠在室。倘一旦河東獅吼。卿能堪乎。若濤曰。抱衾與稠實命。不猶小星之分。妾固甘之。君宜急作書稟命。慈母妾實不能久居此火坑中也。言已。淚簌簌下。生亦相向悲泣。後

月餘生母書來。責生以大義。言瞿氏從無納妓女者。切毋敗壞家風。且命生還家。勿久戀此邦云云。生得書持以示若濤曰。非僕不欲其如老母見責。何白頭之約。期以來生。卿善自爲計。可耳。若濤見書。癡絕良久。及聞生言。不覺失聲哭曰。命也。如斯夫。復何言。自今以往。妾亦無意於人世矣。遂絕粒不食。生慰藉再三。始強進糜粥。然自此心疾愈甚。面龐消瘦。言語支離。病已入膏肓矣。生在前尙稍稍作笑語。否則日以眼淚洗面也。會生母又有書來。促生速歸。生不得已。束裝南旋。若濤知生歸。送生至垂虹橋畔。問生再來期。生答以來年春初。若濤泣曰。妾病已深。旦暮將作。泉下人君。明年來。倘念舊情。能於鄧尉陳墓間。酌妾一杯酒。九原有知。當笑倚梅花來拜君。賜也。生亦掩泣移時。遂掛帆去。明年生來吳。再往訪之。則若濤化去久矣。聞其屬纊時。尙連呼生字者三。吁情之所鍾。竟一至於此哉。生於是爲之營奠營齋。並至墓下。澆以百花釀白酒。不到劉伶坎下土。今日之奠。卿果有知耶。無知耶。遂痛哭而去。終身不復作青樓夢云。

俠妓

白下劉生名渥。字湛恩。素好狹斜遊。以父宰陰平。恒往來秦隴。凡青樓佳麗。靡不叩藍橋而親。薌澤焉。丰姿秀整。性復溫雅。經其一宵之愛。輒心醉。有不願爲達官婦。願作劉生妾者。後父卒。索逋雲中。不遇。歸途疾作。醫藥罔效。日漸委頓。僮僕知其不起。罄貲裝遁去。逆旅主人移置外舍。俾圉人同寢處。呻吟土坑。自知必死。昏瞽中覺有人撫之太息。頃之身搖搖若臥籃輿。繼而飲之則飲。食之則食。亦莫辨誰何。數日病少間。視室中几窗明淨。榻褥溫爽。對床一榻橫陳。綺帳流蘇。一美人倚枕坐。生驚問此何地。卿何人。幸祈明示。以釋疑懷。先是生由

陰平南返。與女遇於汝南邸舍。留連數日。別後女思之。寢食俱廢。如玉簫之致念韋臬。若蘭之繫情陶穀。無可如何。亦置之而已。後賈母卒。思出籍從良。流寓雲中。聞有客垂斃旅店。詢之。知白下劉生。親往驗視。雖病容枯羸。而神情可憶。遂遣人輿之而歸。蓋女與生晤後。已相距五年矣。女縷述顛末。生伏枕稽顙。號泣曰。余當日何德於卿。而蒙拊畜。願復若此耶。再生之恩。無以酬萬一。家雖寒微。尚有負郭田十餘頃。衣食粗足。如卿不棄。敢屈爲箕帚婦耳。女曰。妾在風塵中。閱人多矣。未有如君者。數夕之愛。惓惓於中。奈三生緣薄。數月前已委身廣陵朱氏子。伊負販都中。昨致書於妾。期匝歲事竣。相攜南下。恨君杜牧尋春去。較遲妾已老大嫁作商人婦。若此情未斷續之來世可耳。生歎歎不自勝。月餘病愈。欲女侍寢。女曰。妾與朱生已各矢天日。證鬼神侍君湯藥。則可。若一接肌膚。則負朱氏子。生歛容謝之。女厚贈貲裝。設筵致餞。殷勤謂生曰。君往矣。無以妾爲念。尚有一語奉贈。溫柔鄉終非安樂窩。此後幸自愛。勿復浪遊。則君爲不負妾矣。緣盡於此。卽異日相逢。邂逅蕭郎陌路。毋煩顧盼。促之登程。挹淚而別。夫從來娼妓。惟利是圖。易所謂見金夫不有躬也。其視往來交接之人。如過眼烟雲。略無留意。茲劉生所遇。數夕之愛。輒戀戀不置。邂逅他年。猶目睹情傷。不忍其顛躓於中路。斯已難矣。至矢志從良。雖素所悅慕之人。數旬相聚。能守貞不亂。爲尤難。世人握手論交。不啻手足。及貧富貴賤之或殊。則引身而避。卽相見亦落落望其引手一援。更不可得。而平日所爲不善。旣悔悟矣。意外遭逢。復爲馮婦者不少。余故於此。妓樂爲識之。以風世。

瘦腰生

瘦腰生鑑湖舊家子也。隨父宦粵，眷一姬名蓮真，弱不勝衣，使舞向掌上。當不減漢宮飛燕也。而雙翹之瘦小，儼若紅菱一角，更足令人魂銷。姬有母，恃姬爲錢樹子，而生又簪纓門第，不知稼穡之艱。舉凡火齊木難，爲姬取給半年，而費用不支，懼見責於親庭，來滬上游，作避地計。繁華如夢，回首都非。雖不能屏絕路柳，墻花，然而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下，花前常有撫今追昔之感。姬亦念生無虛日，適珠海有花叢之禁，風月無邊，瞬作烟霞。過眼，姬言於母曰：鬱鬱處此，何以爲生？曷遷地爲良耶？實則意不忘生也。航海來滬，僦居老旗昌之遇祥樓。日候樓頭，而生杳無音耗。一日夜漏二下，生有友邀飲其家，賭酒鬪歌，聲傳戶外。姬審聽之，曰：意中人固在斯耶？何其聲之相似也。舉簾一睇，遽倒生懷，掩泣不能成語。良久始曰：前情具在，君竟水流花謝，置身月地花天。耶？曾一念及蓮真，尙在風塵淪落，否？慰藉良久，破涕爲歡，洗盞更酌，留宿姬家。如是半月餘，生不言歸，姬亦未以纏頭相索。會生有族叔赴京陞見，欲挈生偕行，生語姬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妾洞悉君今非昔比，恐君以妾貧富易心，故半月以來，伴君岑寂，以表妾心。勾欄中豈妙手空空兒久居之所？妾不汝索，其如姊妹行，白眼看何君行矣。毋以妾爲念，如富貴逼人，未必無相見期也。嗣後悲歡離合，南北東西，生北上時，已徐娘半老，別生數年，門前車馬愈形冷落，不堪漸至不能自存，扁舟返粵，改名歧鳳，杜門謝客，以待生歸。今秋生援例得半通黃綬，兩翅烏紗，歸里而姬於兩月前已逝，白頭未遂，紅粉先埋。生曰：王伯輿爲情而死，我甯從卿於地下矣。所難堪者，薛濤墳上已落桃花，關盼樓頭空歸燕子耳。奠墓畢，哭失聲而仆，爲從人灌救方甦。生殆深於情者，而紅顏薄命，振古如茲，爲誌端倪，俾天下有情人，咸爲青衫之濕也。

沙三

虎邱繁華甲天下。酒樓歌榭。畫舫燈船。每歲破家其中者。不知凡幾。尤盛者競渡之戲。粉黛雜。笙歌。敖曹。踰月不止。大率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賈。趨之若狂。風雅士不屑過也。有沙三者。富而無聞。一日偕友往觀。買舟不得。蓋遊人先期約舟子。三日前無空船也。沙敗興慚憤而歸。次年端午。紳富官幕買舟者。皆曰沙氏訂矣。覓小舟。小舟亦然。蓋沙於前歲徧召長年篙師。予之金。約不得載他客。屆期置酒招伎。廣集親友。雖半面識。一揖交。皆與焉。桂楫蘭橈。上下千計。歌舞盛於往時。莫非沙氏客也。自是沙之名大噪於吳中。黃金買笑。紅袖爭迎。豪舉數年。貲產將盡。妻某爭之不得。乃析餘田。獨與子居。沙困甚。至衣食不給。妻子欲迎養之。沙笑曰。吾手揮十萬金。不數載輒盡。今乃仰食於兒女子耶。去不顧。已而賣寒具市中。好歌。歌皆述其平日冶遊事。寒具者。俗所食麻團也。里巷小兒。及勾欄相識者。樂聞其歌。爭買之。得錢則詣酒肆醉飽。以爲常。會蘇守某公。惡民俗奢侈。日思所以儆之。或舉沙三事以告。守撫掌曰。吾得之矣。又明年端午。命備一舟。置酒招伎如故。卽召沙。使多挾麻團。以來。榜其船曰麻團勝會。沙至。跌一足。衣袴藍縷。手捧篋。籃腰懸破燈。一是每夕自炤以歸者。刻不去身。登船。放櫂。容與於彩旗花舫之間。守意藉沙作棒喝。而沙大快樂。令諸妓雜奏絲竹。自搥鼓板。曼歌以和之。酒酣。大書聯語云。借景玩龍舟。不履不衫。三少爺及時行樂。回頭看虎阜。是真。是假。大老官觸目傷心。鉢池山巖。曰語云。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財貨。消長亦人世。得失之林也。郡邑之有富戶窮民。逐末者。仰以爲生。人人穢。齋謹。秘視一錢如磨石。窮民何所沾。丐抑果足保世否耶。沙雖以狂蕩敗其家產。然勝於水火盜賊災病剗奪者。

遠矣。達哉沙也。

妓篤舊誼

黃沙陳星堂。近從安南歸。帆客囊充溢。蓋居奇所獲。已累數千金矣。陳於歸裝後。朋儕爲其洗塵。設花酌焉。座客有勸其挾妓者。陳叙前因曰。僕嘗於此三出三入。非此無由落魄。然亦非此無從有今日。衆請其說。陳曰。話本太長。言之縷縷。恐阻諸君酒興。不如且理觴政。俟酒闌燈燼時。細言之。爲諸君醒酒。其後獲聞詳細者。皆嘆妓麗春之於陳。實生死而肉骨也。先是陳固千金子。然以漁花柳。沃產悉售於人。遂至孑然一身。幾等於丐。麗春者。前所識之妓也。陳嘗助百數十金爲其削籍。嗣別數載。杳不相聞。忽觀之於新橋市。時陳已落魄如鬼矣。乍觀麗春。訝爲面善。而苦無由憶。麗春忽停步詢之。陳怦然心動。始憶爲春。春問其近況何如。胡爲至此。陳曰。風流落魄。羞見故人。春曰。此非深談地。乃導至賢思里。一室中。陳設頗麗。婢媪參前。蓋春前已從良。夫殂。喪頗有所積。然孤影無依。一遇陳。不覺前情在念。嗣審其流落之故。嘆曰。君凝於情者。然日夕置身愛河中。以爲事安得。不罹滅頂乎。今日知悔乎。且君向所厚者。曾有能爲君地者乎。陳曰。此輩身不由己。况亦不足責報我於前事視之。若水流花謝耳。但今春夢已覺。倘獲立足境。當視此爲畏途矣。春曰。君能改轍。亦何憂無立足地。乃露白薦意。擬重尋嚙臂之盟。陳聞此。如從九幽十八獄。再覩人世。然不敢直應。乃喘囁曰。此固三生幸事。但恐爲卿辱耳。春乃叙前事。言良人已死。歷兩載。不敢妄意從人。君固舊好也。况曾受露覆。今豈容坐視漂溺乎。於是與陳同處。誓以後事。迨審其持重。乃以數百金使陳從友行。買於安南。茲果發跡。

情海異聞

卷四 哀恨

才女致夫書

范秋塘淮南諸生也。早失怙恃。倜儻不羈。恃才篤傲。繼母某氏素悍。秋塘不能供子職。遂以忤逆呈當事。謫戍伊犁。其妻雲貞。淑而多才。擅長筆札。工吟詠。恒致書萬里外。與秋塘相問答。金壇相國猶子和同在戍所。時相過從。秋塘每出妻手札以示于君。歎服錄藏篋底。遇敵來京。以札示同人。約四百餘言。纏綿哀怨。如不勝情。書後復綴七律四章。亦宛麗清和。真掃眉才子所不如者。一時都下傳錄。幾於紙貴。余惜其才。悲其遇。因記之以廣其傳。

憶自楓亭分手。僂指幾十年矣。遠塞風烟。空幃歲月。個中滋味。領畧皆同。然侍慈母之晨昏。撫兒女以歡笑。貞雖隱憂耿耿。尚有片晌寬慰之時。獨念我夫子。隻身孤戍。誰與爲歡。間暖噓寒。窺飢探渴。涼涼踽踽。不知消受幾許。淒其貞雖相距萬里。而清夢離魂。心實遍爲想到。思君十二九折。廻腸此語。夫豈欺我。九年中七奉書。僅寄覆三函。便果罕遇。筆尤難罄。零詞片語。未足以慰絕域之盼睫也。前歲端陽後一日。得密書於四爺處。書至之日。適貞抱病之時。投遞參差。幾成不測。幸蓮姐解人。覷破遮護。支吾傷寒瀕急之症。轉得冷汗涔涔。二豎寂然退避。伏枕卒讀。感慰悲歡。少頃母親持書至榻畔。笑語貞曰。錦兒脫罪編氓。歸期可望。來稟

愧悔無聊。想已折磨。改我今卻也憐他矣。是皆夫子孝心所感。不然此語正未易聞也。丙申七月。托勞姓所寄一信。已備述別後景况矣。迄今又將三載。中間情景。大概如斯。新塋樹木整齊。圍牆完固。歲時伏臘。掃祭如常。湖水平漕。不致侵入。可以放心。母親康健如常。飲食依舊。惟痰症時發。精神稍衰。細書不甚了了。是雖可慮。亦無可如何耳。老叔官星照命。別房分無一聞者。親友族黨。概同陌路。大姊夫姊姊雖不甚冷落。亦初無大照應。二姊夫已作故人。二姊在東。音耗已見前書。六姊夫姊姊遠在楚省。音問久踈。翼庭大兄。人雖刻薄。但母親倚賴之人。嗣有書來。總以一味謙讓感激。庶可不失其歡。至負心人。今已移居他所。罕觀其面。然難免萋斐之言。曖昧之事。慙慙於夫子之前。貞惟忍性堅志。潔身立脚。杜漸防微。以期盡吾之所當盡。至於青蠅墻茨之嫌。夫子信與不信。又何敢必總。瓊女在時。尚可自解。母女相守。何惜人言。不幸又於酉歲八月十二出疹。天矣。十五年辛苦。屬望到今。盡付東流。草草治棺。瘞於塋側。沒之前夕。捧貞頰悲啼曰。爹爹離家幾年矣。兒倘沒後。萬勿寄信知之。今憶此言。不禁淚如泉湧。更何待殘稿遺書。驚心玉碎。零脂剩粉。觸目蘭摧耶。丁郎讀書。頗有父風。惜資性敏而欠沉潛。務高遠而不知簡練。詩詞却有新穎奇想。制藝則太駁雜不純。不過青青子衿。非館閣中人物。今因病中不能抄錄詩文。後當寄閱。來字詢所從師。十二歲以前經書史記文選唐詩莊荀等書。皆貞口授。溫背熟習。乙未仲春。始就楊先生肄業。開筆後。楊先生選教辭去。繼以卜權齋訓迪。權齋教法頗嚴。貞亦不假詞色。館散回家。仍課以詩詞。惟母親姑息太甚。不得不仰體慈懷。稍爲寬假耳。貞母於丙秋患病。延至酉春二月六日。遽爾長逝。兩老人一生血脉。惟貞一綫之存。六十年鏡花

淒絕

難得

從前之惡
家庭固如
是也安得
不改革之
不極無聊
之語讀之
哀感動人

水月情深。半子能不酸痛耶。庸原非已出。漠不關心。祇知收捲家資。良可哀恨。貞自遭此變。愈覺難堪。顆粒縷絲。均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敷。貞屢擬將無用舍字典售。而護恤不捨。徒令風雨剝蝕。半成荒廢之區。近亦傾頽過半。幾處租息。又被負心人據爲已有。折變一空。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零磚碎瓦。大非當時景象。從前緩急可商之處。近皆裹足不前。遇有急需。不輕啟齒。正恐無濟。反惹笑談。所以馮郭處絕跡多年。間承四妹霞姑等投以錢物。時詢夫子近狀。情意頗真。些小通融。尙可資助。亦恐久而漸衰。難保始終如一耳。願其諄諄懷舊。思慕之忱。未可負之。節次囑帶瓶口扇套鞋襪諸物。盡爲負心人賺去。言之恨恨。貞邇來兩餐之外。些子不敢自由。嫁筭衣奩。陸續盡歸典閣。頻年已身補綴。蓮姐盤纏。丁郎膏火。束修。瓊女釵釧鞋脚。在在皆貞挖肉補瘡所辦也。至問安侍膳。未敢稍離怡色。柔聲猶恐獲咎。卽飲食穿戴。亦須較前留意。蓋儉則負慳吝之名。奢便有花銷之責。太素則云。意存咀咒。稍粧則云。冶容誨淫。非詭詐相加。則夏楚從事。求一日之免咎。不可得。貞年逾三十。非復少時。對兒女家人。有何面目。自結褵以來。筆墨爲命。拈毫橫笛。唱隨幾近十年。一旦斷梗飄萍。往事不堪回首。年來羞管絕吹。屬和之章。亦屬勉強從事。吟風弄月之句。斷不敢露於毫端。顧影自憐。可勝悲咽。蓮姐自辰夏摘花受逼之後。其志益堅。兩榻風樞。寒砧烟竈。與共甘苦。此貞今世之朝雲。而爲夫子他年之桃葉也。高魁何酉兒輩。祇知迎合上意。計飽私囊。素芝碧蓮輩。鈎深索隱。播弄如簧。尤爲心腹之患。狂奴故態。又何足道。惟有委曲將就。飫以好言。博得一時清靜而已。去歲四爺遣人自伊犁來。述夫子起居甚悉。並云。每年若肯節省。尙可餘積三四百金。幸負心人未將此語上聞。而貞

初亦不之信也。夫子天資機警，賦性踈狂，未能一展才華，輒遭大難，一朝失足，萬念都灰，又有何心於持名節？且棲身異域，舉目誰親，回首家山，剛腸應斷。則花晨月夕，燈炮酒闌，擁妓消愁，呼盧排悶，或三生石畔，五百年前，遇解渴之文君，值多情之倩女，書生結習，諒亦未能免俗。貞聞之，方痛憫之不遑，又焉敢效妬婦口吻，引不近人情之語，相勸勉耶？惟念夫子體素羸弱，性復過癡，彼若果以心傾君，亦何難情死，特患口饒齒蜜，腹刺腸冰，徒耗有用之精神，轉受無窮之魔障，私心遙揣，可惜可傷。况麴蘖迷心，能致疾病，樗蒲耽戲，更喪聲名。些小倘來之財，更何足計？貞酸鹹苦辣，色色備嘗，釜底餘生，尙知自愛。豈夫子有爲之體，而甘自頹唐，毫不念及，反待巾幗之規箴乎？來書云：三月適館春齋，六月仍回故地，其中原委，未得其詳。風聞雙桂一端傳言不確，然夫子既與四爺爲骨肉，則相依邸舍，便可爲家，何必捨此他圖，別生枝節？此則貞所不能解者。丈夫處世，怨固不可深結，恩亦不宜多邀。未曾拜德之前，先思圖報之地。四爺豪俠，中外頗有微名，但其癡意柔情，殆亦堪憐堪笑。自聞夫子與爲莫逆，貞卽向黃允升大叔及王六表嬸，張小坡處訪其爲人，大抵舉動不純，近於游俠，顧能超拔夫子於苦海中，而嘘拂之，將來酬報，真心早爲之區劃矣。相隔萬餘里，又復忽西忽東，奉命不定，空致魚書，未瞻雁足。卽有欲寄諸物，恐蹈邢奴之中落，被負心人噉吞微物，幾何反致空函不達也。去歲有查辦回籍之恩旨，未惜乎能波及。然此後機緣，大有可望。十年難滿，我夫子斷非終老荒沙者。諸凡隨遇而安，兩地耐心靜守，鏡合珠還，我兩人寧終無團聚時耶？每念弱草微塵，百年如夢，夢幻泡影，內典所云於生死兩途久矣。思之爛熟，別來况味不減楚囚。現在光陰幾同羅刹，何難一揮慧劍，超入

清涼無如緣孽如絲牢牢縛定不得。不留此軀殼。鬼渾排場。冀了一面之緣。不負數年之苦。他日白頭無恙。孺子成名大事。一肩雙手交卸。真心方爲安適。總之夫子一日不回。此擔一日不容放下也。六弟自上江來。猝聞有回伊之便。掩扉挑燈。疾書密寄。泪痕在紙。神思遙飛。遙計書到。開緘常在黃梅時節。心與俱酸。附詩四章。聊以見意。信手拈來。亦是一幅血淚圖耳。言不盡意。伏惟珍攝。此上秋塘夫子几席。戊戌十二月一日。雲貞再拜。

鶯花爛熳。鬪芳菲。底事傷心。泪暗揮。鏡裏漸凋雙鬢。角客中應減舊腰圍。百年幻夢。身如寄。一線餘生命。亦微強笑。恐違慈母意。竹筍偷典嫁時衣。

十五年華付水流。綠窗不復喚梳頭。殘脂賸粉。擊絲閣。碎墨零牋。問字樓。千種淒涼。千種恨。一分憔悴。一分愁。儂親亦未終儂養。似此空花。合罷休。

當時畫裏喚真真。豈料追隨若比隣。每禱團圓禮。繡佛嘗占榮落。祝花神。堪嗟失意飄零日。翻得關心屬望人。倩我憐才。頻寄語。年來消瘦不關春。

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勞任怨。敢歎課兒夜半燒殘燭。奉母春寒剪嫩蔬。豈有餘閒弄筆墨。偶因定省過庭除。萋萋休更縈懷抱。猶是堅貞待字初。

紅蛾恨史

大興陳某。忘其名字。宦於蜀。與同僚毘陵金某。締金石交。金有愛女紅蛾。美而慧。陳有子如玉。亦倜儻不羣。交

相愛慕。締爲婚姻。後陳罷官歸里。時金女未及笄。陳子方舞勺也。臨別復伸前約。未幾陳卒於家。而金則由丞倅累遷至司馬。春風得意。郡守監司。操券可得。陰念陳氏式微。正宜結褵高門。蓬戶甕牖之子。葑菲可棄。而陳子亦以道里遼遠。音塵間隔。不復置念。遂納舅氏之女爲妻。越數年如玉以家業日漸荒落。貨其遺產。權子母。恒往來於齊魯燕趙間。偶過東昌。閒步柳堤。見一家荆扉半啟。有女憑欄。柳黛凝烟。桃腮暈玉。心竊好之。凝眸不轉。失足墮溪。巾服沾濡。門內出老媪。款之入室。爲易衣履。殷勤詢邦族。具答之。忽屏後鶯聲呼媪入。私語移時。出曰。當日官西蜀。名某者。係君何人。曰。余父也。曰。然則君非如玉乎。陳矍然曰。汝何由知之。媪未及答。女卽泣然出曰。君憶與西昌丞金氏締姻乎。妾紅蛾也。曩者翁罷任將歸。攜君過別。竟日盤桓。嗣父以擒鄰邑劇盜。三年中擢至滇南司馬。以所轄銅廠虧課。橫被吏議。籍資賠補。案甫結。而父母相繼殂謝。當日父遇宗黨寡恩。故任所無期功強近之親。妾梵梵孤女。遂遭奸人掠騙。當時不難一死。竊以留清白之身。而致父母旅櫬漂泊。風雨孤魂。異域心實難堪。生死輕重。略爲權衡。是以蒙恥忍辱。數年雙棺已卜。土安葬。父母之事畢矣。而瓊漿之飲。已許裴航。玉鏡之投。終歸溫嶠。故不辭萬里之遙。問關跋履。北上訪君。昨夢亡親。謂明日墮水者卽汝壻。毋勞遠涉。今相逢邂逅。詎非天作之合。適聞君綵繩別繫秋扇。長捐此君。負妾非妾。負君試問。自今而後。焉置妾乎。陳雖惻然於中。而終薄其章臺弱柳。已遭攀折。詭辭答曰。余濟南尙多逋欠。匝月畢收。當攜卿歸里。毋戚戚爲也。於是治酒作黍。款語終宵。次日女牽衣攬涕而告曰。妾身如斷梗。所倚惟君。身雖玷心則潔也。伏冀棄瑕原情。勉供箕帚。六旬之約。敬聞命矣。逾期不至。妾惟投繯伏劍。晤君於夢寐耳。陳再三珍重而別。至濟南部

署資裝。遽巡北上。抵家以金女事告其妻。妻故賢淑。深咎其忍。陳曰。不貞之女。動以死自誓。求節婦於青樓。亦空谷足音。晦明日月乎。語次有婢忽伴狂號泣曰。妾本清白之裔。因汝負心。別娶俾妾至此。妾之不貞。咎有攸歸。况以弱質孤身。物色君於數千里外。心亦苦矣。乃面訂兩月。托故潛歸。君心尙可問乎。妾已於某月日投繯。懇於岳帝。行將與君就質耳。陳與妻皆惶怖。長跪哀之。許爲追薦資冥福。及四時奉祀。皆不允。曰。然則爲卿立木主於堂。而歸柩於陳氏之壟。何如。曰。若此則妾恨全銷。含笑地下矣。嗟乎。翟公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當其勢均。分敵寅好。綢繆非申之。以婚姻不足盡其契密。迨勢分懸殊。卽陰圖敗盟。斯時固惟恐陳子之復尋舊約也。一轉瞬而身亡。家破。息女爲娼。金某能逆料乎。如玉究以稗年寡識。且音疎道遠。別婚之愆。按律原情。猶當未減。孰謂天道無知哉。

陳娘

陳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祖某以閥閱世宦。累資億萬。其父某。盡散其資。畜古名畫。環室爲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爲率。各以鏤金牌記之。其錦韜玉軸者爲最品。陳方四五歲。性聰良。善記誦。父嘗戲舉古人名。叩以所作某畫。陳卽指第幾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愛之。令其掌鏤金牌。而司畫城。呼曰畫奴。長及齔齔。作花鳥小圖。工刀札。善吟咏。姿體絕麗。未嘗假粉脂。而浮香發艷。盈盈欲仙。星眸流離。遠黛明媚。復嫣然善陳。故其母氏更畫奴名爲陳娘。明甲申歲。海內鼎沸。兵燹所被。諸郡縣皆陸沉。秋八月。陳與父母夜飯罷。畫楹間列繡燈。圍以紫絲步帳。月光掩映。簾幙。陳方研墨濡穎。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將賽於隣側。醉香庵。施其庵之。

女冠未舉筆。忽聞號呶成雷。燎火四張。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陳倉卒入內閣。取畫城之錦韜玉軸者。持以出。從父母走僻巷中。潛達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載。賣珠以綴衣。傭繡以佐饌。備旅食之困。時舜水廬室悉爲灰燼。亂稍定。陳父將理故業。而無資可繕。陳泣然曰。吾家世業隆大。不幸蹈於離亂。煢煢飄寄。非長策也。聞女之姑在午溪東新巷。姑以艾孀守貞。女可就訪合居。共爲晨昏。女裝中有古畫十餘卷。售之常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廬而新之。女時可從父母。從容完聚耳。父然之。爲買小舫。從一女奴曰問香。賦詩淚別。詩曰。漂泊何由返故園。桃花春雨照離魂。憑將別後雙紅袖。記取東風舊淚痕。遂至東新巷。次於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於新巷亦豪族。倩夫以癩狂之病。走死亂軍。無子。倩故甚愛陳娘。視陳娘若子也。倩有表之自出潘生。緒其親與倩乃異姓之叔嫂。生故世胄。其父母以行穢見黜於族。僦倩之側舍以居。生能詩文。然無士君子行。窺倩寡處。閨寂。日以事請見。眯目哆口。欹肩攝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悅。陳之臥室去倩之臥室可百武。在東廂小紅樓。鎖簾閉幃。且晚不下樓級。倩之事。問香稍知之以告陳。陳嘿不應。倩之家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時暮春初旬。倩娘辟諸女從。邀陳娘往遊。陳辭以午繡方倦。倩頻促之。乃啟隔夢門。轉曲池上小山。左側憩半峯亭。綠柳數樹。紅欄三折。茶以竹鑪。碁以石磴。復轉而左。隔太湖石累丈。海棠盛開。爛如繡屏。綠海棠行數十武。一徑皆櫻桃花。一徑皆薔薇花。倩曰。櫻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薔薇紅香可愛也。挈陳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薔薇架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舞。落紅滿鬢。髻間垂垂拂衫袖。有細彩柳蘇。貫相思子。綴以同心鳳凰結。雜花而墜。中陳之右肩。陳驚愕。隔花望見一生。烏巾倩容。凝睇於陳。問香遽呼之曰。潘秀才從誰來耶。倩娘

曰。潘郎從櫻桃徑來耶。郎素不識陳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視而笑。倩亦視生而笑。遂散去。陳知倩之賣己也。顧顏不懌者累日。蓋倩娘素悅於生。恥陳之獨爲君子也。故潛生於園以俟陳之至。將市穢於陳。倩知事不可諧。於是始不慊於陳。而爲生計益深。一日陳娘曉粧方竟。綺牕無事。偶疊紅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早是傷春夢雨天。鶯啼燕語報新年。東風不道珠簾捲。引出幽香落外邊。蓋隱刺倩事也。書畢。以玉篆獅鎮紙。忽聞樓級有點履聲。乃倩娘至。陳拾往連屣趨迎。倩紅牋詩猶在鎮獅下。陳急取置鏡臺鎖櫃內。而尾紙半露。倩出讀之。納於杏衫左袖。遽下樓級。陳止之不能。惋悵而已。倩出中堂。適遇生於梧桐軒下。倩出牋於袖。望生而投曰。櫻桃徑上。有援琴之挑。梧桐軒中。乃無擲車之果耶。生舒牋展視。乃絕句云云。後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倩曰。畫奴是陳娘小字。紅牋是潘郎良媒也。生攜牋而去。後累日新霽始涼。金風初扇。沼荷零香。庭草淒綠。陳孤坐凝眸。惘惘有思歸之意。見問香攜斑竹鎖絲籃。籃置金畫小方奩。進曰。倩娘以爲娘午茶。少潤詩脾。開奩視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盡覆奩。奩下文錦尺幅。繡帶雙結。密絨重重。發絨而觀。則薄赫蹠也。得五十六字云。珠樓十二夜初長。秋恨應知怯晚粧。巫水有雲通楚佩。賈牆無夢問韓香。錦絃舊瑟調鸚鵡。蘭酒新釀憶鸕鷀。落月斜廊無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廂。篇末著云。米在田而可實。水非米而何炊。陳以指畫者久之。作潘字狀。漣焉起立。碎紙而擲於地。墮髮拂衣。遂往見倩。時倩方坐繡榻。裁鳳花細襪。忽見陳。以陳至。意必有合。移席駢坐。爲陳整髻上墜釵。陳暈臉潮紅。嚴容噎氣。良久乃言曰。姪以穉年背慈。就外孤跡。單心托命於姑。以姑之惠。被以綺繡。餌以珍錯。良厚矣。乃不訓之以德。而假道於不令之生。傳以褻詞。姑縱不愛姪。獨不自愛乎。曩者以

楮墨閒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穢意見。誘修筠。有節高柏。有心豈相浼也。陌上之金。尙不能亂桑中之婦。而謂紅閨流葉。乃自媒於東牆宋玉哉。姪非敢斷絕雅恩。然久安於此。實敗令名。請從此辭。款獻再拜而起。倩以好言固留。不許。時舜水已成小築。陳之父母。將欲迎陳。陳適歸。驚喜道故。陳所不悅於倩娘者。匿不以告也。先是生之父母。爲生婚於王氏。自溺志於倩。遂背婚於王。王亦以生狂蕩無檢。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於陳。而不愜其願。故揚紅樓之詩以誣陳。使聞於陳之父母。因而求娶。閱歲餘。倩以他事至陳父母家。起居外。並爲陳議姻。口籌心語。未白其人。而數目陳父。陳父無忤色。因極口播生之才。而諱其貧。又附陳母耳密語。陳父母嘿然。相顧微歎。遂首肯之。倩歸卽爲生致六禮。陳父母擇吉。將贅生於家。而絕不以聞於陳。至宴爾之夕。銀缸斜照。黼帳高張。夜闌徹粧流盼。見此良人。則卽隔夢園櫻桃花下生也。陳大號慟。絕而後甦。問香馳走。驚呼陳父母至。陳悲極不能言。良久唯曰。倩娘誤我。父母再四救解。然伉儷之際。非其本情。雖勉爲笑語。而眉嫵間鎖。愁駐恨。如不勝致。居又二年。生亦構數椽別墅。挈陳以歸。生之父母。窮悍極虐。素知陳之不禮生也。爲盛怒。以待陳。陳拜告方畢。含啼入室。意不聊生。歲辛丑。生以不給家食。爲硯耕之謀。復隙窺館之隣女。見黜於主。陳愈不禮生。生大愠陳。叱罵之聲。達於庭戶。陳支頤語生曰。薄命之薄。啣冤可知。狂童之狂。負心若此。何鬚何眉。無恥無禮。我死爲鬼。爾生尙能爲人乎。語未竟。鞭楚亂下。散髮蒙面。流血被肩。維時明月入戶。青燈熒熒。陳矇目嗚咽而歎曰。命盡此矣。令問香於故篋中。取愁鹽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綠牕小寫百葉。皆幼時所畫。花鳥粉本。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淚爲書。授之問香曰。遲明。汝爲吾送易氏爹娘。書略云。女不幸少逢離亂。

骨肉飄依。兩地異處。况復長年羸病。自知弱蕙易殤。薄雲難壽。然從垂髫以來。溺情芸蕪。散志籤圖。將謂結褵名族。執爨良家。俾慈幃二人。得慰心於白髮。竊所願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湏我素名。織彼萋計。致匹合於瑣類。終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魂欲斷。豈知有生之樂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後鬱爲沉疾。嘗累日一粥。而見粒則嘔。薄飲不及蠶勺。悲苦之狀。不可殫陳。當夫蘭門暮掩。薄寒中人。簷雨浙瀝。燈花頻落。砧聲遠飄。讎鼓斷續。女於斯時。淒其淚落。倚枕竟夕。不知憂之何從也。及夫畫牕曉開。麗花笑暖。慧鳥爭啼。凭欄數廻。因思穉年西園隨伴。踏青始歸。泛錦瑟於芳樓。馳紅衫於細馬。匏絲稠雜。諧笑爲讌。方之今時。遂若隔世。同是一身。而苦樂頓異。命之不猶。夫復何言。今秋負心人。以窺踰失意。遷怒於女。笞楚千態。垂垂待斃。無復生理。爰令丫鬟問香。告情父母。卽夜是命盡之日。父母一來垂視。永以遐隔。綠香帳裏。豈有冷翠零膏。紅葉牕前。莫問韶顏。穉齒將見。柳眼露凝。埋春化淚。蓮心風折。劈恨成絲。明月三更。天涯草碧。還家之期。常在曉風。新夢間耳。父母春秋已高。強飯自愛。無以女爲念。幸收女餘骨。覆以坏土。得以脫迹人間。銷形天上。梁黃槐綠。烟冷雲荒。遂畢此生矣。孟光同隱。未得其人。弄玉俱仙。徒爲虛語。獨念父母畜我不卒。繞膝之歡。邈矣難再。梅花猶在。額乎蓮花。猶在。足乎鏡臺。舊影翠帷。餘香嫋嫋。其來遲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及晨。陳父母得書。憤駭長慟。而至則陳已縊於前軒左櫺間矣。生與父母俱逃。莫曉所在。陳父母及易氏諸戚。乃棺陳於兩楹。而以問香歸。蓋陳之爲人。風神散朗。亦珊珊流雅。而幽情如緘。慧心長結。藝能窮巧。而貌若不知。咳唾生珠玉。而寡於辯給。援管成牘。而揮染必本於性。故寫愉則墨以歡露。道哀則字與淚并。蓋孝穆所謂妙解文章者也。惜紫紉無托。紅顏非

耦才豐命齎。生短恨長。悲哉。陳生纔二十四歲。殮後數日。忽有豪士。戟髯拳髮。紅巾綠縵。跨劍躍馬而馳。後從碧眼奴。背負血囊。至陳之門。排門直入。豪立馬柩前。掀髯大呼曰。負心人已殺之矣。從者下囊前傾。血模糊一鬪。骸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年午溪盜亂。倩娘虜去。不知所終。人咸以爲陳冤之所雪云。

栗毓美

栗毓美。山西渾源人。曾官東河總督。居處出入。必攜一木主。一赭衣。自隨。主無名稱。但書恩太太。初栗少孤貧。富室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臥起。兩無間然。居數年。將合卺。一夕盜忽殺翁子。栗醒呼衆集視。則室扃如故。無跡可蹤。羣疑栗。栗既不能辨。翁痛子甚。鳴於官。官亦不能爲栗辨。論抵有日矣。女固有才色。同里富人王某。先嘗求婚於翁。翁以意屬栗。弗之許。至是復請婚。乃始以女妻之。婚數日。王某意甚得。因謂女曰。

兩語鑿括
無數

看似天奪
其魄然妻
孥非不可
與言者後
事實某所
不料

二人見理
皆有未明
處管見詳
後與斷皆
叙與斷皆

若弟殊可惜。余以前絕吾婚。不能無憾。乃以重資募劍客。本欲殺栗。不謂誤中乃爾。今幸栗將死法。若又因是得歸我。願已償矣。奈汝弟何。女聞殊自若。翌日。婉告歸寧。則逕入縣署。號陳王某。語求雪。栗冤官即提王鞫之。某以詞鑿有證。不復能隱。乃出栗於獄。見女公堂。女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爲此者。以君之冤非吾不能雪也。今既白矣。身已他適。不能復事君。仍歸王。則冒殺夫名。何以自立於世。計惟一死爲宜耳。卽對栗。自剄。栗感其義。遂苦志力學。致位通顯。然以女故。終身虛正室。又以女與己分已絕。而名無可正。因特謂之恩太太。立此木主。奉之。赭衣。當時囚服也。杭州許孝廉。汴綠嘗爲余言。惜遺其女姓。夫栗之德。女不忘。宜也。至女以萬難代白之。冤而卒。能奮不顧身。以伸其枉。信所謂奇烈哉。

兩蒼氏曰。女之事。奇不詭。正者也。栗固宜祀女矣。而主僅書恩。太太則非。蓋女於久居甥館。婚且有期之栗。禮雖未行。分已素定矣。翁以殺子之故。控栗而改妻王某。卒之殺人者。是王非栗。則栗之婚。翁固不願絕也。且王以圖婚之故。欲殺栗而誤殺翁子。致以其所疑似者。陷栗而娶女。此固翁父子婿女之仇也。在女雖誤委身。然與盜劫何以異。不謂之夫也。夫固有栗在也。而首仇人以雪夫冤。奇在業陷身於虎穴耳。其事固甚正也。然則女可無死乎。曰。此在斷是獄者之善爲處耳。女惟未達此一間。故言仍歸王。則冒殺夫名。栗亦有未達。故謂分已絕。而名無可正。我不知其所謂絕者。果孰絕之。在栗諒不忍矣。絕自女。則栗如路人。既絕分於栗。必將正名於王。夫雪路人之冤。好義者或勉爲之。若致夫於法。以雪此路人之冤。則不特無是女也。攘羊之證。有亦安取乎。故曰。女之事。奇而法者也。栗之祀女。則是其不書聘室。而僅書恩。太太則非。

冶遊遇故妻

寶釵再合。漳浦奇聞。破鏡重圓。洛昌幸事。願聚無不散。眼前即是短長亭。會甚於離身後。尙餘花酒夢。此則恨遺巾。鬢氣盡。鬚眉者矣。某生宦裔也。籍本蕪湖。家僑穗石。少孤。母氏溺愛。操舉業。罔就。乃復荒墳。鬼唱久傷。椿樹之長凋。寶悅人遙。更慟萱花之暗萎。蓋歲庚午。而母氏見背。生嗣是益不檢。書畫彝鼎。皆充市鬻。尤可慨者。糧無宿儲。妻常寄外氏爲活。生素漁花柳。遂致久疎琴瑟。至此無以爲家。則一身之外。更無復攬念者。是歲秋後。竟不知所往。其妻慣依母家。有傳某死耗。說其改適者。而女不顧也。於是樓空而春風自惜。不絕啼鴉。鏡破而明月難圓。暗辭野鶴。思菱紅。萱永絕。情緣悲檢。青衫都餘舊淚。其志亦可哀矣。詎意其兄浮梁作賈。女以與

嫂。咀。嚼。不。能。安。於。其。室。遂。爲。浮。言。所。惑。適。媒。家。以。爲。再。嫁。地。其。嫂。若。已。死。不。復。與。聞。迨。歲。辛。未。兄。浮。梁。歸。問。妹。消息。嫂。言。姑。少。寡。難。守。我。不。能。作。主。遂。任。渠。意。在。媒。家。適。一。賈。人。後。聞。媒。媪。說。該。賈。已。攜。之。返。籍。矣。姑。以。我。不。能。體。其。意。於。未。嫁。日。已。成。柄。鑿。比。改。嫁。絕。不。通。問。故。不。及。詳。知。其。家。世。也。兄。聞。默。然。良。久。出。訪。之。杳。無。影。響。如。是。者。已。歷。二。年。詎。料。嫁。者。不。成。爲。嫁。死。者。亦。不。成。爲。死。癸。酉。年。三。月。某。生。客。帆。歸。省。行。李。煥。然。卸。裝。後。抵。岳。家。視。妻。則。妻。不。獲。面。妻。兄。作。賈。妻。嫂。亦。已。下。世。只。餘。小。舅。小。姨。輩。問。及。其。妻。小。舅。言。經。已。改。嫁。叩。其。究。竟。亦。不。能。詳。生。遂。辭。出。未。幾。妻。兄。自。賈。所。歸。弟。妹。告。以。姊。丈。固。未。死。妻。兄。聞。亟。訪。見。某。生。告。以。前。後。根。因。且。謂。因。己。不。在。家。致。妹。如。此。向。生。告。罪。生。亦。無。語。妻。兄。去。後。或。勸。生。訟。之。生。曰。我。不。能。自。立。以。致。家。變。若。此。於。彼。何。尤。哉。聞。者。度。其。有。度。先。是。生。以。無。計。謀。生。自。拚。絕。望。後。聞。有。戚。作。宦。江。西。頗。居。顯。要。生。欲。往。而。艱。於。川。資。嗣。有。相。識。作。客。南。雄。生。懇。附。舟。同。往。至。雄。所。識。賂。贈。資。斧。生。遂。如。江。西。獲。見。其。戚。南。昌。知。府。某。公。以。生。無。甚。長。才。難。授。以。重。任。姑。使。之。管。帳。迨。任。滿。出。署。居。館。生。以。頗。有。所。獲。暫。辭。戚。旋。省。慕。至。是。以。客。遊。初。返。孤。寂。如。鶩。不。覺。頓。觸。舊。好。遊。於。穀。埠。花。船。心。厭。波。濤。撼。夢。改。遊。蟠。龍。南。某。別。院。生。甫。入。幽。房。卽。魂。飛。天。外。蓋。所。見。麗。者。卽。結。褵。人。焉。生。頗。有。鎮。靜。意。致。言。俟。無。人。細。談。衷。曲。妻。會。意。遂。不。語。迄。乎。酒。爛。燈。盡。話。及。當。年。事。相。對。如。夢。寐。焉。蓋。生。妻。爲。賈。人。賺。娶。轉。貨。於。娼。家。後。遂。轉。徙。至。此。生。嘆。曰。此。我。之。罪。與。卿。何。干。顧。卿。何。以。自。處。妻。曰。覆。水。難。收。君。卽。不。見。責。然。勢。難。再。合。乃。相。與。坐。嘆。至。曉。生。暫。別。歸。思。所。以。策。其。後。者。臨。別。時。妻。曰。君。於。午。後。須。再。至。作。此。生。終。見。之。緣。生。以。抱。恨。成。猝。病。不。能。如。約。迨。相。隔。七。八。日。再。往。則。已。玉。暗。香。消。詢。其。死。由。鴛。母。含。涕。謂。乃。仰。洋。藥。以。死。者。且。言。伊。

無欠負人家債目。又非有所格而不能遂。實未審其致命之故也。某驚惶無語。惟問其葬所。搗言草草殯斂。俟問土匠。始知之。生歸。嘆人世情緣。甚於夢幻。泡影擬揮。慧劍斷煩惱。毛現未審果否。噫。三生難問。一切達觀。但願有酒澆愁。狂歌得意。若以無稽。請我宛在斯人。

心血

浙東女子某氏。父賈蘇州。僑寓於南濠。女所居樓。故臨河。有楚州生者。因事赴蘇。泊舟樓下者十八日。一日晨起。女自舉簾。傾盆水。猝然見生。不自覺其盆之失於手也。自是捲簾憑窗。作書刺繡。默默然朝暮相對。然意態閒靜。絕不如世俗。目成眉語者。所爲生之友。蔣君者。距女家不過數武。乘間語生曰。名節事大。勿妄想也。遂移泊於胥門。庚申之亂。南濠市廛。化爲焦土。女及母妹焚焉。貧民多於瓦礫。河渠中。淘取器物。藉爲度日計。或檢一物大如拳。下圓上銳。非木非石。中輒而外堅。反復視之不識也。適有軍士二人至。曰。我爲辨認。舉刀剖之。劃然兩半。而文理分明。諦視之。垂柳數株。中有小樓。樓下繫一舟。一少年伏窗而眺。眉目如繪。衆皆詫異。再剖之。片片皆然。會蔣君過其地。索而觀之。絕似楚州生狀。栩栩若生。呼之欲出。乃攜其一片。歸而玩之。久之恍然曰。吾得之矣。此必某氏女子心也。乃秘其事。緘以小盒。而密寄於生。生得書。悲感不已。焚香奉盒。拜而起之。則祇存一汪碧血而已。

情海異聞

卷五 孽緣

蓮花

蓮花爲成生某婢。兼能詩。年二八。成昵之。力拒。誑以備側室。蓮曰。須得夫人命。並集戚里正士一二爲徵。非是莫予冀也。成苦妻爲梗。惟日夜覲蓮花。苟從。頻弗獲。計以威迫。日摘蓮微疵。痛楚無完膚。久之。夜譖呼蓮侍。酒酣。語蓮曰。汝知昔日榜掠意乎。曰。性迂且戇。末由得主歡。奚而不撻。成曰。能我從不汝撻。寵且日隆。隨舉手捉蓮臂。蓮拒益力。曰。聞登科律嚴。淫人者黜。主獨不懼名削乎。成怒起。執其手。將反縛而狎之。蓮陽笑曰。釋我。謹如命。旋以計獲免於污。嗣成搜隙。掠不已。時責諾尋盟。蓮憤且泣。曰。玷節而生。毋若守貞而死。乃齧指血題詩云。漫向桃源浪問津。兒今爭似網中鱗。縱教命薄人非玉。肯使身污骨愧銀。湘水秋深清到底。巫山雲掃淨無塵。可憐月落猿啼處。常使貞魂淚滿襟。逕自經。後成應省試。賃某氏宅。主人先一夕。夢廳椅上蓮花一盃。花盛開。香侵鼻觀。寤謂蓮君子花也。必爲梯雲士之應。適成來。踞是椅坐。心竊喜兆應。所歎特優於衆。成異之。頻詰其故。主以夢兆白。且預賀。詰朝。成卽束裝旋里。是夕成妻亦夢蓮花與成角。成頓北奮。奪蓮花手中繩。走匿後圃。已而成歸。面鰲神悴。數日後。縊於蓮花拚命所。

姚三公子

姚三公子。仁和人。父某嘗巡撫湖南。公子生貴。遊喜放蕩。不事詩書。值春暮。從一僕至吳山火神廟觀劇。遇一中年婦人。偕少女自廟中酬愿還。窺女年約十七八。容華絕世。然梳妝淡雅。靜若雪裏幽蘭。公子愈益好之。尾至鼓樓側。有老嫗從門中招之。婦降輿。攜女入。公子傍徨其側。僕勸之還。曰。日已將曛。奴識此嫗。少時曾在府中爲繡工。如公子意。猶有未釋。請暫歸。明日更訪此嫗。事當可圖也。公子悵然返。竟夕不能成寐。天既曉。即喚僕往嫗家訪女踪跡。謀納爲妾。嫗搖首曰。大難大難。女家故小康。婢妾必不能堪。且既有家矣。女又秉姿貞靜。即欲訂密約。誰敢入以遊詞。永豐柳未可移植也。公子無如何。姑請爲通慫勸。並許重酬。嫗曰。此必不可得。願女時來吾家學繡。雅善飲。公子明日午後當來。請醉以酒。而後聽命。若勸之不飲。則望絕矣。公子乃出一金釵與之。再三諄囑而別。次日如期往。嫗迎門小語曰。公子大好福命。頃飲之。已作陽臺夢去矣。遂曲折導至一房。指帳中曰。好爲之。軟弱鶯鶯。未慣經也。即轉身反關去。公子前揭其帳。見女釵光溜枕。暈上玉肌。正如海棠春睡未醒。公子至此。魂消魄蕩。即就枕舐其面。以手探繡袴。私處墳起。女似已覺。而遍體酥融。不復能撐拒。任其輕薄而已。無何。女家遣婢來迎。嫗倉黃入促公子起。啓後扉送之出。時女尙含餘醉。雲髻蓬鬆。強起理鬢。其婢在外佇久。乃入視女。方對鏡理妝。嫗從旁語婢曰。汝家姐兒。頃以痧發腹痛。暫憩於此。呼之至。再乃起耳。言次。女舉首見婢。不禁泣下。婢問此時體中尙有不適乎。女不答。草草裝束。扶婢徑出。嫗請少留。亦不顧。至家纔入門。抱其母哭曰。兒負阿母矣。奈何。母不解。婢爲縷述所見。母撫之曰。兒得毋爲人欺負耶。試言之。而母好爲問罪也。女哭愈痛。久之昏昏睡去矣。覆以翠被而出。上燈後。婢往呼與晚飯。則已縊於牀上矣。奔告母。相與入救。

不復甦。母抱其屍慟哭曰。兒不幸早孤。又無兄弟。卽有奇冤。不妨留待申雪。奈何遽捨吾死乎。是時女父蓋前卒矣。及殮下體。隱有傷痕。益悟爲羞憤所致。將欲窮究其事。而不忍揚其醜也。遂止。而其母亦以思女故。抑鬱成疾卒。其室常扃。不開。年餘有廣州人胡有徵者。遊幕至省。僑居焉。一夕。方於燈下作家書。一女子婷婷自西北隅出。近案。萬福曰。郎君客居岑寂。亦念寶家錦字乎。生固少年跌宕。負奇氣。見其韶顏稚齒。如弱柳依人。但覺可愛。起揖曰。正苦孤枕無聊。旣蒙小娘子垂顧。願留爲長夜之歡。因挽與共坐。女却之曰。君誤矣。妾知君素負義俠。故不憚瓜李之嫌。覲顏相見。前言聊以試君耳。今欲實相告可乎。妾馮氏小字浣秋。自幼讀書。頗嫻閨訓。去歲因爲強暴所污。憤激自盡。所以冒嫌疑者。正爲有事欲奉託也。若作弄珠人。則生前之恥。雖西江不能濯矣。言畢。揮淚不止。生因問仇家爲誰。女曰。此事非古押衙所能借箸。妾所仇乃湧金門姚氏之子。妾前控冥司。以未詳其名不准。今聞其已仕於廣東爲海防同知。妾將往尋焉。聞君錦旋在邇。意欲附驥以行。何如。生曰。人言枉死者。冥中初無拘管。然則卿亦可來去自由。女曰。固然。但所歷之關津。必藉本鄉人帶挈。如人間保給然。否則卽有路神阻之也。生曰。此易事耳。但僕尙需秋以爲期。獲覩芳顏。便牽魂夢。卿去不使人悶欲死乎。女許。卜以夜。自是每昏後輒至。至則譜戲雜作。女尤善雙陸。生負輒罰。令烹茶以償。後適贏數籌。欲得女所佩紫荷囊。不與。生捉其襟解之。女紅暈於頰。起而去。數夕不至。生思念不置。遠室週呼。逾時始出。然雙蛾慘綠。相對無言。生極意撫慰。女長嘆曰。今而後。知求人之不易也。妾死時。繫帛於頸。後雖解脫。尙在東北閣子中。遇天陰繩濕。喉間輒作隱痛。每欲乞爲焚却。今不敢復請矣。生請改過。女乾笑曰。正恐狂奴不忘故態耳。旣如此。

焚帛之後。每日尙煩爲誦金剛經一通。至七日可解此厄。生許諾。卽呼僕至閣中。取帛焚之。晨起輒盥漱取經。莊誦一過。七日後女來申謝。歡笑異於平時。轉更嬌媚。生笑曰。從此遠山芙蓉。可以終日相對矣。因告以明日當發。女曰。妾思若與君共載。能毋被人耳目。乞君以片紙書妾年庚并小字納筒中。欲見時。於無人處低呼。妾字。妾當自至。生如其言。藏訖。及中途。女取生枕繡其頂。以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二語。生得之。如獲拱璧。女曰。妾本不欲以手迹示人。君嘗怨妾不能長侍。几硯。今相聚料已無多。姑爲製此。他日君所至。常如妾在側也。生亦淒然搵淚曰。此去會短離長。卿將焉置此也。女曰。天下事有聚必有散。妾死時冥王以妾能盡節。令托生澤州陳相國家爲兒。妾以大仇未復。故從君以來。君大恩自當圖報。惟廉恥所不忍捐。君何戀此負心人耶。痛哭而罷。後半月達廣州。女卽別去。生至家以念女故。往往獨宿書齋。歲暮女忽至。見生喜溢眉宇。告生曰。暢快。今罪人已得矣。生起問其詳。女曰。妾始至惠州。其署有門神守禦。徘徊間忽聞喝道而來。旣近視與中人良是。其輿後插袋中半露名帖。遂得具控本省城隍。幸蒙批准。隨飭鬼役拘姚及嫗至鞠之。不服。用刑訊始服。獄具後申冥府。判姚某宜斬於海上。其在任所虧庫項。着令鬻妻女以償。姚嫗罰投生娼家爲妓。後以色衰寒餓自縊死。今姚某已以交通海盜於午刻。梟示香山城外。其女有絕色。君可速往納爲妾。用遣離愁。妾亦聊以謝責。忽忽欲去。忽又返曰。幾忘却。君來歲必需赴試。君功名在此一舉。勿忘却也。灑淚言別。挽之已渺。生後憶女言。就本省鄉試。闈卷已被斥。主司方就寢。髻髻有紅裳女子促其起曰。駒字十號之卷。乃元墨也。奈何以頭腦冬烘屈之也。主司驚起。見案上一硃卷。取閱卽日間所斥者。然文字却佳。心知其有異。竟以定元。先是

生買得姚女。其韶麗亦正不減浣秋。嘉慶末。生以挑選作令蔚州。始悟女功名在此一舉之言也。

薄倖郎

湖郡潘生。名羽虞。號悔庵。少孤貧。弱冠入郡庠。尙未締姻。然勤學。美丰容。閨閣見者爭好之。館於吳門劉氏書齋。後故有小園。一日春雨初晴。生讀倦。呼館僮啟後扉。步至園中。水複山重。洞宇幽邃。數轉見東北一帶朱欄。迴互欄外杏花正開。彌望如雪。下臨一池。橋上有亭。翼然。生將往憩。忽聞簷馬丁東。望見樓閣參差。湧現樹杪。折而西。至其處。有海棠兩株。當風亂颺。其上雲窗霧閣。傑構俯臨。徘徊間。聞樓中吟聲細細。締聽乃他生。縱有浮萍遇。正恐相逢不識君。二語哀怨。殆不忍聽。生不覺失聲長歎。無何風動簾開。一人倚欄凝睇。明艷無雙。而眉鎖遠山。淚瑩粉睫。正如帶雨梨花。生乍見魂銷。旣而恍然曰。是非蘇家蘭姊乎。何以來此。女點首曰。哦。是矣。遂下。延生入問訊。已備述飄零之狀。蓋女本住郡城蘇家巷。爲生從嫂之婦。字竟蘭。嫁後隨夫遊幕山左。前年夫病歿。始攜柩歸。自幼與生頗狎。今別已六年矣。生因問姊家尙有何人。女曰。有叔舅。去年攜眷入京。近亦聞已歿。家中止有老姑。長洲衛氏。族姓又少。故僦居於此。言畢涕泗交頤。生遂移坐近前。爲之拭淚。女艷然曰。甫相見。奈何無半語相憐。而輕薄若是。生起謝。女始歡笑。徐問阿姊無恙。兄何時至此。生縷述近狀。且曰。使君尙猶無婦姊將。寔此女默然良久。女僕擎杯茗至。啜畢。落日已在簾鉤。生起女送之門。小語曰。此後課暇勿吝玉趾也。生諾之。悵然別去。是夕女就枕。輾轉不寐。殘月旣上。朦朧睡去。夢生來就榻温存。女不復自持。遂相歡好。醒時覺繡袴猶沾濕也。曙後勉起理粧。支頤獨坐。殆難爲懷。忽女僕報生至。女出迎笑曰。兄可謂有尾生之

信矣。生曰：得覩芳姿，死且不惜。所恨文君未許相從耳。女不禁頰發於頰，暈若緋桃。生神魂顛倒，遽握其手。女却之曰：郎勿爾。如僕輩來，奈何？生矚不已。女乃請卜以夜。生始釋手而歸。漏既下，生潛啟後扉，出至女所。則院門半掩，窗中金缸熒然。惟見女於几上攤書凝坐。遂入。女瞥見，驚喜起立。生直前擁抱。女正色拒曰：薄命之人，如風前孤燕，飄泊無依。昨自瞻儀宇，知非久居廡下者。況蒙眷注，願縮白頭，但須俟老母終天。然後可議。若曰始亂之終棄之，則逐水之桃花，妾不忍爲此態也。生聞言，遂攜女至月中。共矢鸞盟。誓畢，女促之起。生長跪不起。曰：自蒙允約，半日之別，如閱小年。若必俟老母天年，恐文園先已渴死也。女近曳之曰：癡郎何情急？乃爾相將就寢。滂雨尤雲，倍極狎褻。雞甫唱，卽起。女爲整衣曰：此身已屬君矣。他日勿以秋扇捐也。生曰：世豈有薄倖潘安仁哉？鄭重而別。自是往來常無虛夕。然生常憂貧。是年又下第。女百計慰解。至於拔釵搜篋，曾無倦容。其後將赴試，又慮無以爲家。女知之，竭力搜索，以資其行。將發，生往話別。夜半，女先起，取生衣爲之裝綿。生臥視之，微吟曰：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女目視生良久，淒然泣下。（唐僖宗嘗命宮人製戰袍，以賜將士，一邊將得袍中有詩云：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願結後生緣。云云。邊將卽以上之帝問宮中誰爲此詩者，一宮女伏地請死。帝笑曰：吾爲汝了今生緣，卽以此女與之。）生自悔失言，急起攬女於懷，極意慰解，乃已。明日遂發，迨榜發獲雋。是時女之姑已前歿矣。聞捷音，竊幸好事可諧，引領以望其至。久之聞生已就婚，郡中某氏女未信。明年春，生以計偕過蘇州，辭別館主，而足音終杳。自是始絕望。後半年，抑鬱成疾卒。臨卒大呼：此仇必報者。再年，纔二十三。後生捷南宮選部郎，逾年差人至湖接家眷回，詢其僕，乃知紅蘭久已委露，歎息而

已。然。自。此。恒。忽。忽。不。樂。一。夕。醉。臥。方。酣。忽。見。女。披。髮。握。刀。顏。色。慘。變。自。中。庭。疾。趨。入。舉。刀。當。胸。直。刺。生。痛。極。大。叫。而。寤。家。人。俱。驚。起。視。之。生。以。手。捧。心。反。側。呻。吟。不。止。家。人。將。往。延。醫。生。不。許。爲。述。惡。夢。所。由。曰。吾。疾。不。可。爲。也。令。預。備。身。後。事。翌。日。將。卒。口。占。一。絕。云。只。知。好。夢。欲。求。真。豈。料。翻。成。惡。夢。因。到。此。回。頭。知。已。晚。好。留。孽。鏡。贈。同。人。

討野僧檄文

翰。臣。館。於。邵。陵。東。山。禪。室。時。住。持。僧。宗。惠。戒。律。弗。遵。爰。書。屢。譯。始。誘。之。以。梵。語。弗。之。聽。繼。繩。以。開。士。清。規。亦。罔。知。畏。爰。作。文。以。討。之。曰。野。僧。宗。惠。者。瞿。曇。敗。種。楊。璉。後。身。昔。披。削。於。七。齡。尙。皈。依。乎。一。指。洎。乎。錫。卓。穢。亂。石。林。心。無。半。偈。之。禪。行。種。六。根。之。毒。虔。投。精。舍。盧。山。衣。鉢。思。傳。妄。結。塵。緣。孽。水。污。泥。交。猜。縱。心。魔。於。鹿。苑。堪。髮。指。於。龍。泉。空。色。相。以。何。年。造。厄。輪。而。疊。轉。雅。嗜。亥。河。味。好。忍。餐。漢。帝。之。妃。曾。忘。戌。夜。司。勞。敢。殺。孟。嘗。之。客。青。帘。掛。處。亂。酌。千。巡。白。起。化。來。連。餐。數。樹。水。梭。之。花。屢。摘。穿。籬。之。菜。時。烹。貝。分。黑。白。之。雙。聲。聲。么。喝。博。擲。紅。藍。之。六。夜。夜。盧。呼。加。以。情。艷。天。魔。心。傾。花。女。黑。洞。屯。米。脂。之。寇。頻。教。禿。帥。搜。山。紅。門。噴。玉。液。之。泉。頓。使。小。僧。入。定。樓。東。家。之。處。子。月。下。門。敲。造。西。域。之。蠻。丁。佛。前。野。合。花。燈。照。人。尼。寺。登。伽。竹。篋。裝。歸。柏。舟。沉。海。億。萬。劫。所。難。赦。三。千。界。所。不。容。猶。復。雲。不。飛。慈。雨。皆。散。法。禦。富。人。於。南。國。烝。宮。女。於。北。元。寺。裏。鋸。枯。骸。釋。子。都。成。削。子。池。中。沉。遠。客。祇。林。化。作。綠。林。鵝。迷。鑄。鑄。之。聲。北。平。兵。起。鴉。下。掘。陵。之。鍾。南。宋。骸。拋。嗚。呼。曇。順。誰。追。圓。明。皆。是。快。驅。邪。之。有。狄。俗。姓。勸。還。應。詎。設。之。如。韓。火。廬。海。舉。築。八。陰。於。下。界。攫。三。木。於。上。方。某。也。間。讀。法。華。不。輕。迦。葉。惟。夙。根。未。曾。清。白。斯。

車斤不赦歹朱。是以心息慈悲。思加苦難。因紅塵之交染。致紫竹之休靈。爰舉仙幡。用除瓜毒。紫金迅閃。白鼠騰來。角虎勅降。毒龍迅斬。刷盡耳目。口鼻俾同。小和尚一般。闍去水火。莖九祇留。大比丘一個。割上下兩僧之腦。師若弟辟。擬錢千。消瑜伽三派之檔。薙與葱戒。干葷五。庶張竺利用。做茶羅儻。嫌樂極之園。難造孽深之海。姑暫停茶寂。罪比四凶。聊微灑楊甘。網開半面。請闢地中之阿鼻。盡圈天下之禿頭。

昭慶僧

丁卯鄉試。烏程董生某。以錄遺僦寓湧金門內。舍宇湫隘。主人爲遷其妻子出。俾下榻焉。時溽暑乍退。殘月始生。其窗外一帶短垣可踰。生孤眠無侶。輾轉不寐。夜將半。聞庭內有人逾入。旋見紙窗一人影。頭童然僧也。生心知其非竊賊也。假寐以伺。僧於窗上略用摸索。窗扇砢然自開。探身入。以手中巾扇置几上。弛其短衣。走至榻前。低呼曰。好姐姐。小僧來也。生不覺失聲笑曰。和尚誤矣。小生僦居在此。非復是汝姐姐矣。僧大驚。赤身從窗中竄去。生起取几上扇視之。其上有小倉山房寄梁山舟侍講一詩。欸稱某大和尚慧鑑。蓋卽山舟先生所書也。心竊喜。次日早起。易衣冠。袖其扇出錢塘門。往來湖上。詢其人知某和尚爲昭慶主席僧。投刺晉謁。略敘數語。出袖中扇與之曰。僕夙欽戒行久矣。自恨塵濁。侍講無緣。今幸得親蓮座。敢獻此以表皈依。僧接視。知爲昨所遺物。默然久之。合掌稱謝。兼問尊寓何處。生一一答畢。辭出歸寓。憩坐方定。僧忽袈裟朱履搖扇而入。一見伏地稽首。生挾之起。僧顧左右無人。袖中出裹物與生曰。先生大恩。銜結莫報。是區區者。聊備賞報之需。勿以菟葉爲笑也。生辭謝。僧置几上而去。啟函秤之。得白金百兩。喜甚。肩置篋中。已忽頓悟曰。吾不可復留此矣。

置處得好

遂呼主人酬以值。托故辭去。主人往呼其妻子還。迨夜相與就寢。睡方酣。僧果復至。啟窗入。逡達生臥處。索得其首。舉刀力切。其夫驚起。急捉其臂。大呼救命。僧大駭然。知爲其夫語音也。小語曰。勿聲。小僧也。而室中已悉起環視。見僧手利刃。晶瑩如雪。而血殷枕席。其妻身首離矣。僧亦慘然而泣。蓋其妻本爲僧而娶。僧始以赴約。遇生雖餌以金。然不保其不洩於人也。故復至。出不意殺之。不知其已遷去也。於是縛僧送縣。令來驗畢。呼僧鞠得其情。飭役至烏程學訪董生所在。校官遍檢冊中無其名。反白於令。令趨提僧出曰。殺人者死。何用董生。但恐斬汝。則塵根未斷。不如易以火葬之法。送汝昇天。庶幾骨化烟銷。他日可免再墮業障也。遂命擡至教場。積薪焚之。取其灰揚之江中。此事董生嘗自述於人。其投刺時。蓋已先易其名。故無從尋訪也。聞是時僧髻已斑矣。

吝人孽報

平南仲。忘其籍隸。家資頗裕。而慳吝異常。遇飢寒垂斃者。雖一錢可活。亦靳而不與。而於選色調情。擲心賣眼。則百計圖成。罄囊不惜。偶出遊。遇一婦携幼女同行。年可三十許。色頗艷。因尾其後訪之。知爲楊氏婦。夫寒士。課蒙於家。藉館穀以餬口者也。因日伺於門外。偵其夫與某某最契。而轉轍納交。往來漸密。緩急相商。無不應。楊德之。謂管鮑交情。復見於今日也。一日邀楊過。飲酒酣。握手曰。余有季父宰滇南。近得手書。以新開銀礦。乏人經理。屬余過往。相見何遲。相離何速。且八千里外滇南。脚盃握手。正未知何日。殊堪於邑耳。楊亦歛噓。不自勝。旣而楊謂平曰。研田租薄。生計終微。荷君刮目。竊欲一附驥尾。倘得彈鋏侯門。君之施也。平曰。代籌已稔。所

不敢請者。虞足下繫戀室家。憚於行役。今既不忘弧矢。請卽治任。不特舟車之費。毋煩過慮。卽尊闔衣食。室人亦可代謀。斷不致如齊臣之托妻寄子有凍餒之虞也。楊感激涕零。刻日就道。至滇。平謂楊曰。距此百里爲某邑。余有夙逋。必躬自走索。計四日可往還。楊於是休於旅舍。而平則逾期不返。引領跂踵。幾二旬。遂貨其衣履。迹至某邑。平踪杳然。猶疑其或繞程。先謁季父。緣事逗遛也。復踪跡之。則曩日所云季父開礦諸說。皆屬子虛。楊始爽然大失。自惟彼以殷富之家。何藉於舌耕寒士。而慇懃締交。屢供困乏。且挈之遠行。以圖生計。今忽爾兔脫。是明知其旅囊一無所有。而欲置死於異鄉溝壑而甘心也。昔者恩何驟。今則仇何深。雖至愚極慧之士。可不假深思而得其故。然而楊已露肘決踵。潦倒窮途矣。匍匐乞食。八閱月抵里門。則妻孥已歸平氏。遂徑詣平。平詭云外出未歸。詢其妻曰。臥病不使相見。詢其女。則云死矣。楊素懦。平時凡遇橫逆之加。受而不報。至此憤極。亦惟以首搶地號泣呼天。不能出一辭。詆平短處也。先是平給楊於旅舍。兼程并食。迅急歸家。僞作楊手書報平安。云藉平之力。業已得所。而途次之情誼。更堪銘佩。屬妻踵門謝之。且可因此往來。以時商緩急。相見如家人。不必以男女爲嫌。平由是得與婦通。楊歸之日。婦已懷妊五月矣。因用藥墮其胎。胎墮而婦暴卒。陰使人伺楊他出。舉婦屍置於其家。時邑中土寇竊發。當事登陴禦賊。不遑理民事。平竊私幸。未幾城破。賊頭目陸姓者。向與平爲鄰。曾以飢寒告助。平無絲粒之給。憾之。且知其惡蹟。縛平於柱。裸其妻妾子女於前。令羣賊遍淫之。而後斃割其肉。嗟乎。使邑無賊。警臨民者。卽廉明按律治罪。申詳准覆。動必經年。不過戮其身。妻孥猶安然無恙也。烏有斃割之慘。裸淫之辱。哉。觀此。可以知天道之不爽。

戚自貽

戚自貽字鑑昭。歸安諸生也。家郡中橫塘上。年十四入邑庠。美丰姿。而性復佻蕩。家素饒。然每遇親族緩急。輒反眼若不相識。惟於脂粉隊中。揮霍不計。以故家亦漸落。年三十餘無子。後得療疾。妻勸以改行。生以爲妬。棄之。其後至馬軍巷侍衛府前。有兩人毆於途。生却立以待。顧見門中一少婦。姿態韻絕。時露半面相窺。生漸與目成。見其後止一老嫗相隨。遽前相揖。托以寡孀寄語。問其何日歸寧。女靦然俠拜。姑爲妄應。延入遜坐。問姑母近復健否。隨命嫗入取飲。嫗去。生遽起牽女衣求歡。女撐拒不能脫。乃攜生入堂後左側繡房內。中設一榻。碧綃爲帳。衾裯香軟。其綺麗皆目所未見。旣而代解羅襦。偎抱之際。肌香噴溢。女蕩甚。顛簸轉側。酣洽倍常。生爲之疲極。女乃引臂替枕。囑生暫憩。然猶擁抱未釋。已而忽驚起曰。嫗將至矣。郎姑安寢。妾當便來。遂出。生覺小腹膨脹。殆難復支。亦起索枕畔得睡褲一雙。纖小幾如菱角。袖之出。索女言別。女挽留不得。淚下瑩。生與約夜常復至。悵然別去。而生自歸後。陰精猶流溢不止。次日病劇。未幾竟卒。先是生在時常以一篋自隨。扇鑰甚嚴。雖妻妾不得竊窺。旣卒無以爲歛。其族人入房檢得。意其中必有餘蓄。爭先啟視。則滿篋皆婦人履也。或纖不盈指。或逆船徑尺。朱綠黑白之色畢備。而絕無成對者。惟其上有紅繡睡鞋一雙。此外別無他物。衆大失所望。爲之藁葬於南門之外而散。或言侍衛府內有女鬼絕艷。昔有女子嘗與人約爲夫婦。以其事不遂自縊。生所遇蓋卽其祟爾。

孟德鄰

氣煞多少
讀書人

浙人孟德鄰。先世業商賈。至祖父遂援例納貲登仕版。雖未臻顯秩。而門庭炫耀。居然世家。每向人曰。余家黃金屋千鐘粟。不向章句中。呶呶咕嗶得來。足徵黃卷青燈。徒事辛苦。不如持籌握算。撲滿餽筒。計日可待。所猝難得者。顏如玉耳。蓋其妻畢氏。貌陋。故云。娶期年。生子芸兒。因產致疾。數月天殂。同里趨勢者。爭妻以女。訪之皆不美。赴武林。以百金購妾嚴氏。小字芝孃。頗饒丰格。生子名覺。併芸兒令撫之。不復議娶。芝孃從容進曰。夫婦居室。人之大倫。主年方壯。宜急續冰絃。以調琴瑟。專房之名。妾不願居也。會有茅通判。以贓敗黜官歸里。其女美而豔。因委禽焉。夫婦相得。如魚之比目。花之並頭。孟凡三閱月。不出庭戶。然性極悍妬。雖白晝不許與妾通語言。偶以米鹽相問答。卽目豎如蟹。而唇可懸餅。頃且獅聲吼矣。德隣因使妾與兩兒居別院。茅氏曰。妻之子不應與妾子爲伍。禁不令往。兒啼欲赴。毒楚之。德鄰無如何也。里有孝廉高國英者。性豪放不羈。偶飲於孟所。酒酣語曰。余妾生女五歲矣。欲以令嗣。芸兒爲婿。幸不以葑菲遐棄也。茅氏於屏後應曰。妾與妻勢分縣殊。姑勿論。卽其冶容誨淫。專房固寵。甚且墻頭密約。花底私鈎。恒置廉恥而不顧。妾文欲附人嫡子爲婚姻。言何妄也。高亦庶出。聞言大怒曰。家之有妾。猶國之有妃。妃之子承大統。而君天下者。史冊班班可考矣。漢文帝賜南粵趙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未嘗諱也。妾不在五倫之內。然服制倫理。律有明條。論婚必辨嫡庶。語何本乎。父母貧則賣爲妾。父母富則嫁爲妻。爲妻爲妾。亦視父母貧富何如耳。非有種也。且汝父幸而漏網。罷黜歸來。脫以婪贓伏法。籍沒家資。烏知此時不賣作娼家婦。敢望良家妾乎。芝孃欲避。專房之名。俾汝得入孟家門。作威福。何不自量也。茅聞之。涕泗橫流。叫號直出。高避去。後數年。高舉進士。授江南武進令。一日肩輿中見

爲青衣人
吐氣不少

落得調侃

一篇社會
好小說
鬚眉者其
鑒諸

男子負緜囊携婦。酷肖茅氏。令役密偵。云浙人張鳳與妻茅氏赴山東。道經於此。高疑有異。呼張前詰之。曰。茅氏浙人。孟德鄰之妻。奸拐何往。張神情皇遽。楮其脛。遂吐實。先是德鄰赴京索逋。二年不返。茅氏不安於室。日艷粧倚門。窺往來行客。張素奸宄。乘機誘入。情逾夫婦。為芸兒所窺。私告芝孃。茅知大怒。撻芸兒幾死。并罵芝孃。欲逐之。芝孃曰。我何罪而被逐。欲去眼中釘。當俟主人歸。否則惟有死耳。張聞謂婦曰。我二人情好。生死不渝。而嚴氏長舌骨梗其間。脫男子歸來。勢難復聚。且於汝有不利焉。婦曰。然則奈何。張曰。余有親串居武進。汝能偕往。可白頭偕老。否則余請從此逝矣。遂相約。月黑夜挾貲遁。抵武進。甫登岸。為高所見。訊得其情。呼婦曰。偷情私奔。此媵妾所為。言猶在耳。汝孟氏正妻。亦喪廉失耻乎。男女各予杖。遞回籍。孟適於是月歸家。愧且憤。褫其衣。鞭之流血。芝孃勸而止。中夜抽簪。上簪刺喉。畢命。嗟乎。世之婦人。於翁姑。則不孝。於夫子。則不敬。獨於妾。則斤斤爭大小。辨名分。不少寬假。甚者。聞鄰家納妾。撻酸隔院者有矣。其所以然之故。不過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耳。居恒以結髮自負。謂能敦節操。重廉耻。不與婢妾等。及男子天殂。或治裝遠出。往往柳梢待月。花底迎人。而妾媵則機聲軋軋。午夜不休者。吾耳中。目中。不知凡幾。由此以觀婦人。當視賢不肖。貴賤不足論矣。世家故多劣婦。寒門不少賢媛。日夜作獅吼。以爭床第。無恥已甚。無恥則何所不為。吾願世之鬚眉。如戟儼然而衣冠也者。不幸娶此等妬婦。便當嚴閨闈之防。何則。妬者靡不淫也。

狄氏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

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炫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殺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頎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

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釀卮。卽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於官。夫謬胎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閉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龐君元英在大學時所親見。

大桶張氏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惶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卽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並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旣去。曰。汝見

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卽死。父母哀慟。呼其隣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卽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至永安。將行。囑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己。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擊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該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願道尹言有其事云。

餽餅阿六

餽餅阿六者。邑北柵沈氏子。名鳳翔。自幼狡黠無賴。少長以賭爲業。而窩娼窩賊無不爲也。凡遠近鹽梟積盜。無非羽翼也。郡邑胥役無非耳目也。以故官府不能捕。邑有烏將軍廟在司馬署南半里。而近俗稱土地堂。堂

之前小賭場數十。開賭者皆其爪牙也。人呼爲堂前兵。時東柵徐氏以居積致富。六之黨小木匠桃花橋等先以索詐不遂。將尋釁未得間也。一日徐命店夥往村中收賬還。至三里塘日已暝。乃就一相識家借燭籠以行。適其黨與堂前兵經其門。偵知爲徐氏店夥。遂擁入誣以奸執縛之。搜囊中有番錢五十餘枚。盡攫之去。某歸白於徐。某控六及諸人於縣。縣令王故與徐有舊。然不能治。六遂揚言於衆曰。有我在。區區一縣令何能爲。寄語徐某。如不能制我。我當有以報也。徐聞乃赴省控諸巡撫。巡撫差官至縣坐提不得。差官乃密與幹僕數輩至邑中。乘夜出不意先擒六交邑。司馬某公乃赴湖州啟太守林公。請撥武弁二人。鎮兵二千。與偕至邑。并縛堂前兵數人而去。巡撫委杭州府某公親提定案。六等七人俱問徒充軍者。保長楊四一人。中途堂前兵逸去三人。惟六等數人解至其地。未及兩月。六已自紹興逃還。石老蟲小木匠等亦自他邑返。蓋有頂替在彼處應卯也。六於是於北宮橋復開賭場。其勢愈橫。至七月娶妻某氏。會者千餘人。先是某氏本紹興良家女。嫁爲某氏子婦。琴瑟頗敦。後某氏子爲六所誘。挾重貲隨六至邑中。久不返。其婦以念夫尋至遂家焉。某自從六縱賭。已耗其貲大半。及是六窺其妻豔之。乃復招某至家相與共博。迨暮出土妓數輩。勸酒漏既下。六起出。某時已醉。徑擁一妓入旁舍共戲。甫就枕。六率其黨持械而入。執某及妓將殺之。某願罄囊中金以酬。不許。衆勸其更往取五百金益之。歸可釋。卻且許售以此妓。某辭以牀頭已盡。衆曰。汝家蓄有千金奇貨而不知耶。某不解所謂。衆教其以某氏歸於六。卽日間所輸二百金。亦可一筆勾去。遂逼其書券。某涕泣不忍。六揮刀而前。某於是飲泣署券。衆卽蜂擁至某家。呼其妻出。告以某在六家卒病仆地。救之不甦。趣其奔視。某氏卽隨之去。入門見

與匪人遊
固有此禍
及至回頭
悔已晚矣

某無恙。驚甫定。而某遽前提其臂。頓足大哭。良久乃哽咽而語以故。妻駭絕欲返奔。衆曳之曰。汝得嫁沈郎。亦復何憾。而更欲思歸。事至此。尙容汝自來自去耶。某故亦桀黠。顧見勢已難挽。卽收淚慰其妻曰。汝住此誠大佳。卽復從我去。恐終不免餓殍也。言畢。拂袖自出。而中心憤焰欲燒。行數十步復返。及門。門已闔矣。遂解帶自經於簷。帶絕墮地。乃歸將取索以往。入門見燈火熒然。四顧閒無人影。痛哭不已。既思此時不知妻猶在否。若得一見而死。死亦可瞑。於是攜燈就寢。而輾轉不能成寐。歷憶從前始與六遇。攜貲偕來。今所攜旣已蕩盡。并其婦亦爲所賺。遽躍起。搥牀大叫曰。阿六汝莫喜也。頃之天曉。出至肆中。市一短刀藏之。將伺便刺六未得也。忽聞喧傳六方娶妻。往探之。知其妻已別抱琵琶。相從不去矣。憤極遽歸。取所藏刀厲之。袖而出。豈是更不復歸矣。一日天微雪。尋六至唐家街。將至其門。聞釘鞋聲閣閣然來。趨視之六也。厲聲曰。餽餅今夜乃相逢耶。出刀刺之。六騰右足起中其腕。刀輒拋落。以用力過猛。其釘鞋以跌墮雪中。某隨手拾得。劈頭一擊。恰中頂門。六仆於地。某復前擊之。頂上數十孔血如箭激。滿地都成紅雪。而六已不復能動。蓋六本禿髮而軀幹短小。故所擊皆在頂上也。某棄鞋取刀刺其腹立死。奔至其家。跌開門扇。呼其妻出告之。且責其負心。將并殺之。妻泣曰。妾所以含垢忍辱以至今日。欲得一見君面而死也。今大仇已雪。又何面目與君相見乎。卽奪刀刺其喉。急奪之已深入半寸。血溢不止。而仆於地。某抱至牀上爲裂裳裹其創。曙後始漸蘇。時廳司馬適在省。某乃至青鎮司自首。巡檢某公詢知爲紹興人。權令弓兵管押。密使人諭令逃歸。某以無貲難之。與以五十金某始還。攜其妻而去。

鎖陰

竹墩沈某。本儒家子。自幼無賴。稍長棄書。放盪。性淫毒。既娶。傾奩具以供狹斜遊。不足。則烙其妻以繼之。妻閔氏。貌亦端麗。某漁獵遍於族黨。人畏其橫也。相視以目。閔氏憂其及禍。嘗微諷之。某大怒曰。爾不知乃夫固色中豪傑。而敢吃醋耶。裸而笞之。體無完膚。閔氏垂斃。哀祈乞命。某曰。今番應知吾手段。但余淫人妻多矣。猶自末足。汝在家止余一人。余又常夜宿於外。焉保汝毋生他事。語畢。竟出取一鑽。至縛而鑽其陰。探懷中出小鎖鎖之。閔受傷重。兼以下體被鎖。寸步難行。然畏其虐。猶日起爲之執炊。會其兄來探視。見其行步蹣跚。憔悴殆無人色。詢之不言。但有垂泣。一女甥在旁言其狀。遽歸述於母。并其族人。族人共憤。呼舟偕至竹墩視之。閔氏已踞臥不能起。見母一慟而絕。於是沈氏之族。亦集其族長某。前啟曰。母勿怒。此子惡貫已盈。村中三害未除。此其一也。今請除之。以雪公憤。遂命衆人擒某至。積薪焚之。觀者數百人。無不踴躍稱快焉。

昔亳州有一士狎其婢。其婦知之。搗蒜納婢陰中。而以線縫之。婢痛苦殊甚。隣人咸爲不平。羣訟於官。官大怒。檄拘婦至。並喚革工數人。搗錐線欲縫婦陰。士懼爲門戶辱。力爲求免。官曰。今城樓將壞。公如能重爲建造。庶可免耳。士罄家所有。始能竣役。至今土人呼其城樓爲縫陰樓云。又順治時毗陵某官。偶狎一乳媪。夫人知之。以錐鑽其陰而鎖之。棄其鑰匙於井。乳媪叫號欲死。不得已覓銅匠以鐵絲搯開之。至今常州人呼爲鎖陰奶奶。二事俱見堅瓠集。不意今竟得之目擊也。

情海異聞

卷六 畸行

賈義士

賈義士逸其名。山西汾州人。汾州人挾其貲以放債營利。往往遍天下。義士嘗之楚之安陸。安陸人樊熾者。方設藥肆市中。義士貸以貲而依以居。甚相得也。熾長義士十一歲。呼義士爲弟。居年餘。熾病將卒。謂義士曰。始吾以營業乏資。勢且殆矣。自弟來吾家。家用小裕。弟之視余猶兄也。今不幸中道分離。吾死以妻子累若矣。義士涕泣許諾。熾婦某有殊色。性狡而淫。熾亡未三月。卽思卷其資他適。邑有李監生者。豔婦色。且利其重資。遽遣水往。旣成說矣。樊氏宗族羣起爭之不得。則請終其喪。弗許。請待期月。亦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恚曰。若何人斯。而亦欲與吾家事。吾且還若資。遂若出矣。義士不敢復言。然居常忽忽不欲生。數日亦遂病。病七日。躍然起曰。吾得之矣。走告婦曰。而果欲嫁乎。而家簿籍皆吾經營。而貲大半吾所貸。若以償。而所餘貲幾何。且而有子。在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岑寂。欲謀家室久矣。而若爲吾婦。是而喪夫有夫。肆中事皆可無改。卽而子可爲吾子。豈非兩全之道。婦大喜。遂與李氏絕婚。詎吉與義士成婚。李氏爭之。將控官。義士使人婉告之曰。某氏與賈相處久。今將却原聘而琵琶別抱。其情可知。君焉用此不廉婦爲。李亦頓悟而止。由是安陸人莫不譽義士。而笑樊熾之所託非人焉。及成婚。義士盛設筵宴。召其鄉親與飲大醉。夜漏已深。義士玉山頽矣。衆相

與扶入洞房。覆以香衾而去。婦遣女僕出。卸妝就枕。撼之不醒。低聲呼之。則鼾聲齁齁作矣。婦輾轉不能成寢。乃側身以下體。曬就之。義士驚覺。小語曰。佳人愛我哉。語甫畢。沈沈睡去。無何雞既鳴矣。義士急起曰。昨日余真大醉乎。今某夥將赴廣州市藥。尙有一事未處置。舟得毋已發乎。曳履而出。自是遂託病酒。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得。數月。婦不能堪。誦誓交作。義士使人爲好語謝之曰。屬有微恙。故久使汝孤另。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婦已微窺其意。乃出索離婚書。義士約以明日。次日值疑忌辰。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疑之靈而告之曰。弟受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罰及其躬。願謂婦曰。汝向謂吾異鄉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爲吾婦。得制汝否。乃執婦裸而懸諸梁。拔佩刀割取臀肉。熾炭於爐。炙之。陳於靈几。復三揖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嚙。因取啖之。且啖且詈。婦哀號乞命。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年已四十。其子年十八。義士有所善王貢士者。有女。義士爲樊子聘爲婦。遣往從學。晝營生業。夜則課樊子讀書。數年入於庠。乃爲涓吉完婚。爲酒食以召鄉黨。樊氏宗族畢會。樂作。義士乃言曰。吾爲樊兄所託。非娶婦。不足以制其死命。十年假夫妻。受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樊兄也。今兒幸成立。婦亦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尙無子。吾妻獨居爲樊兄。故遲我十年。今將歸而生子矣。出一籍付其子曰。若父遺資數百。今已贏數千。謹守之。無忘乃父創業艱難也。旣而慨然泣下曰。樊兄樊兄。今而后可以瞑目於地下矣。遂卽日催驛車。輦行李上道。樊子涕泣留之不得。乃分與千金。揮手不顧而去。於是安陸之人爭嘆樊疑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義士。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愈愚集。所書略加刪潤錄之。其間自及成婚以下一段。余特爲之補書云。自古忠臣烈士。皆有嗾然而不欺。確乎其不拔之志。而後白刃可蹈。鼎鑊可赴。此非豪俠狗名者之所能勉爲也。觀義士之以醉臥自全。其時非終夜不醒也。以婦之百計求合。而卒無以動其心。此其事視黃石齋先生之與妓共被而眠。雖自有別。要其志固不可及矣。蓋惟有不負死友之心。而后可與婦爲婚。可以受千萬人之笑罵。而卒有以自白於天下。所謂使死者復生。生者可無愧乎。其言義士誠有無愧其言者。推此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亦何事不可爲哉。愈愚子擬以程嬰而謂嬰之存孤。乃甘冒不韙。而受賣主之名。其事更難於杵臼諒哉。

剖腹案

江陰賈行芳。字士香。邑中名士也。家素不豐。而清介自持。不可干以非義。一妹名荃。字心香。容華絕世。性端靜。工吟詠。兄嫂咸愛之。年十六。字同邑。饒商江氏子詩濤。後歲餘。迨吉有期。有汪嫗者。業鬻珠。聞之以珠往售焉。女爲市數珠。兼出奩中珠數十。俾紮一珠。鳳嫗紮畢。持與女曰。畫中人雖荆布猶佳。而復飾以明珠翠羽。江家郎真有福也。女笑酬以值而去。適其嫂以鏡奩來倩爲描樣。見几上所紮珠鳳。取視之。訝曰。此卽汪嫗所穿者耶。若輩原不可許其入門。媢今受其欺矣。女就其手中諦視。乃知珍珠早被換卻。懊悔無及。嫂還以語士香。後士香出遇嫗於門。拒之。且詈其不識廉恥。嫗慚而出。旣以老羞成怒。徑至江氏。譖於江母。言女嘗令其同里金媽傳書某生。頃聞其已有身矣。昨故以粥珠爲名。探其信否。不意果如所言。母聽畢。以告江翁。翁將信將疑。數

日有女僕引一賣花媪入。問其姓。卽汪媪。所謂金媽者也。諸女競與市花。已皆散去。母從容詢及賈氏之女。媪爲縷述前事。與汪媪所言如響。母卽令女僕請江翁至。證其事。於是決意離婚。竟造媪氏。擲以庚帖。俾返璧焉。時媒氏亦聞人言藉藉。不敢與爭。遂以致賈生。生駭絕。問故。媒氏微露其情。生怒。擲其帖於地而入。媒氏不得已。返白於翁。翁遂控於官。以金媽爲證。生亦赴縣申訴。及對獄。生詞氣激切。令不能屈。諭之曰。汝姑退。明日挈汝妹偕來。聽質可也。生歸以商女。且曰。奈何使吾妹摧殘至此。女慨然歎曰。妹自蒙兄嫂撫愛。常思勉企。郝鍾以慰父母於地下。今橫罹此辱。尙容姑忍乎。妹志已決。兄勿惜也。語畢。痛哭達旦。草草理妝衣履。盡易縞素。拜其嫂曰。妹薄命。不及與嫂相守。以終負吾嫂矣。嫂此時但有揮淚。亦不復辨爲何語。而女已從兄登車去矣。比至。指天誓日。清辨滔滔。令曰。此事證據確然。何容強辨。命移之女曰。慘酷之刑。弱質不堪。勢必誣服。誣服不如死。老父母奈何。忍以誣良殺人乎。令乃趣喚穢婆至。引女至別室。驗之。出而稟曰。所驗賈氏孕已四月。與金氏言正符。令大笑。詰女曰。今汝又何詞以對女。對曰。不然。妾謂不如老父母親驗之。信也。言未已。袖中出佩刀。解衣直刺其腹。劖未及半。而身已仆。士香趨就女手。取刀力破。至小腹。腸胃俱流。投其刀曰。老父臺請驗。令急呵止。已無及矣。生於是控上臺。覆驗定案。江翁及汪氏金氏皆論斬。邑令以得贓枉法論絞。而以賈氏建烈女祠祀焉。

黃烈女

江寧黃婉梨女史。名淑華。早失怙。歲癸丑。髮逆陷金陵。女甫五齡。兄乃珪。邑諸生。以母老且病。弟妹幼。倉卒不

及避。匿農圃。以免。女天資聰穎。從兄讀。漸能文。間作韻語。稍長。有令姿。母兄深以爲憂。女曰。無慮。兒讀書頗明。大義決不貽父母羞。甲子六月。官軍復金陵之前二日。有兵至。殺兄於庭。索女出。弟牽其衣。母跪哀之。并殺其母及弟。掠女行。女悲哭痛。嘗求速死。兵笑曰。予愛汝不殺也。挾之登舟。屢欲犯之。以計免。有金姑眉壽者。亦被掠。被逼不從。躍江死。女念茫茫大江。非無死所。惟大仇未報。姑隱忍。伺隙至湘潭。舍舟登陸。女將因此殺之。適有與兵偕行者。不得間。夜投關王廟旅店。張燈鬪飲。乃計誘使醉。殺兩兵。自縊於梁。明日見者。莫解其故。有旅人曰。昨有二男子。攜一女。止宿。飲酒嬉笑。雜以歌曲。夜半猶未止。既聞若推拒聲者。俄而寂然。想三人之死。必有故也。鳴諸官。驗而殮之。一中毒死。一被創死。女周身縫紉。懷中得一帛書。自述顛末。並附十絕。又一紙糊壁間。與帛書同。此同治甲子九月十八事。時女年十七也。葛隱耕。孝廉。有長歌詠其事。載寄庵詩鈔中。余不奇官兵之死於女手。而獨奇女母及兄弟之不死。賊手而反。死於官兵之手。而更奇女因計死。官兵遂縊而死。亦不啻死於官兵之手。然則官兵之爲官兵。可知。而所以使之爲官兵者。更可知矣。

義夫貞婦

程允元。字孝思。世爲淮南望族。父勳著。連齏茨於維揚。日漸凌夷。遂棄其業。遊京師。北平平谷人。劉登庸。謁選銓曹。邂逅逆旅。締爲婚姻。時劉女程子。皆穉年也。劉除河東蒲州守。六旬無子。署中惟老妻弱女。臧獲數人而已。妻尋卒。劉感愴。欷歔。遂得疾。臨終爲女曰。淮南程允元。汝婿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謹誌之。卒後女扶柩歸葬。勳著自劉抵任後。亦數年物故。孝思服闋。正擬赴晉。聞外父卒。遂直趨平谷。訪其鄉隣。云女葬親後。不知

義夫貞婦
異口同聲

何之。幾椽老屋。迄今猶扁錮也。程以蕭條行李。走數千里道。裘敝金殘。大爲逆旅主人白眼。踽踽窮途。勢將潦倒。會逢俠客。贈以貲裝。得逡巡南返。先是劉居官清介。故卒後囊無餘資。女以針黹度日。里中多其賢淑。求婚者踵接於門。告以羅敷有夫。而人未之信也。女有姑母出家津門。接引庵爲尼。潛往依之。尼勸其披剃。女曰。身禮髮膚。受之父母。豈敢毀傷。且父於易簣之辰。猶諄諄於程生姻事焉。敢背之。惟有匿跡銷聲。以杜悠悠之口。截髮毀容。不敢聞命矣。由是深藏密室。雖三尺之童。不獲覲而朝夕仰天默祝。冀一見程生。死不憾。而孝思自落拓歸家。生計益絀。或有勸其別求匹偶者。孝思愀然曰。劉女存亡未卜。亡則已耳。脫其尙存。守貞待字。棄之不祥。詩曰。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吾不爲也。兀然獨處。幾三十年。年且五十。藜藿不充。課蒙於漕艘。南北往來。歲以爲常。乾隆丁酉四月。舟次津門。與旗丁某登岸入茶肆。適有語劉女事者。諦聽之。得其詳。遂詣庵求見。老尼爲陳顛末。尼轉述於女。女曰。桃夭梅實。所貴及時。衰年締花燭。聞者齒冷矣。敬謝程君三生緣。薄夫復何言。程要之再三。終不允。遂籲訴邑宰。宰爲金公之忠良吏也。卽命駕赴庵。反覆勸諭。責以大義。次日延女進署。與程合卺。一爲曠夫守義。從無狹斜之遊。一爲處子懷貞。不作失時之怨。故兩人年皆五十有七。齒未搖。髮未白。面無梨凍痕。不知者咸擬爲四十許人也。夫古今貞義者不少。然女貞而男或不義。棄秋扇而長捐男義。而女或不貞。慕有狐以寄詠。未有相隔數千里外。聞問不通。生死莫必。彼此各矢貞義。積三十餘年。如一日者。卒之天佑善人。爲之作合於顛連困苦百折不磨之後。謂非精神之所感歟。

夫婦重逢

康熙時。耿逆作亂。浙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阻。新選閩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中途遭寇掠。夫人爲賊將所得。將犯之。泣曰。妾本將從夫之任。今滿地風烟。重逢亦未可必。自願在弱無依。幸將軍見憐。得以蒲柳之姿。奉侍巾櫛。於願足矣。然妾固世家女。祖父皆前明顯宦。苟合所不能堪。若得備禮而後薦寢。則可以永締白頭耳。不然。請就刀俎。賊從之。夫人故善飲。及合。香著意勸酬。賊已醉。屢欲犯之。夫人索金斗。滿斟自飲。然後更斟一杯。手持以進。曰。今夕妾之侍飲。天緣也。請將軍更盡此杯。共諧好事。豈不更增佳趣乎。賊益喜。笑曰。佳人愛我哉。就手中一吸而盡。然不覺玉山頽矣。時漏已二下。夫人尙將獨酌。命侍者取飲。侍者出。亟起就賊腰間抽佩刀。刺之立斃。遂隱身門後。伺侍者入。斬之。扃其扉。由寨後潛逃。幸中夜無覺者。天既曉。乃毀妝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至西安。乃齧指血題絕命詞於壁。將投井死。村人救而免。以告邑宰。宰詢悉顛末。爲之惻然。且嘉其節。請姑留署內。爲女公子師。乃出示訪王所在。未幾。王忽至。投刺謁。宰延入。細詢歷難狀。王語及其妻。流涕不止。宰亦爲慘惻也者。然不以夫人告也。退而陰使其夫人治饌以進。酒半。王復泣下。宰伴問故。曰。此味絕類亡荆所治。其斷葱亦以寸爲度。對此不覺感觸耳。宰伴爲太息。旣請以妹妻之。王曰。亡荆此去。不知其存。其沒。高誼所不忍聞。再三強之。終不可。宰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夫人婦之。戒婢僕蒙夫人以巾。扶令交拜。王輒轉身而壁泣。絕不一顧。其夫人固預聞其謀。至是則悲喜不勝。更難少忍。泣而語曰。王郎。王郎。乃猶念及糟糠乎。王驚。顧乃其妻也。遂前相持而哭。各述流離之狀。至賊中之事。王益痛哭不止。宰從旁解之曰。賢聞此事。智勇兼之。足與費宮娥並傳矣。不獨節義可欽也。僕以爲當喜不當悲耳。王乃收淚拜之曰。非老父母收卹之恩。亦何得復

見於此時。王文憑已失。宰許爲詳咨補給。俾攜之到官。夫人願拜宰爲父。宰遜謝不敢。入閩後。歲時餽問不絕。若兄妹。然王尋以行取擢御史。

曹參將妻

曹參將某。江南太倉人。少無賴。嗜酒好蒲博。其妻勸止之。恒倚醉略弗省。久之家蕩然矣。儕輩計無可博者。益稍稍引去。曹踪跡得之。求一擲不許。曹恚甚。然猶睨其旁。及暮醉而歸。如是者數矣。一日奮然曰。吾以我妻爲注。誰以三百金爲對者。衆素聞其妻美且才。皆心竊欲之。顧靦顏莫敢發諸口。有尤無賴者。則曰。諾。隨手得五。盧曹角之又敗。其妻聞而謂夫曰。君第出。吾有以應之矣。明日尤無賴者偕衆至。命肩輿殿後。入門妻袿服立寢室外。對衆抗慷慨語曰。妾從吾夫數年矣。吾夫好博。忘其家。妾屢諫不止。今得與離異。固所願也。雖然。身妾之身也。客但勝吾夫而未嘗勝妾。遽相從歸。客終何以服妾心乎。誠得當衆與客決一博。若客仍勝。妾卽惟所命。妾勝。客卽勿復言。衆皆曰。唯唯。妻命左右分列賓主位。中設一案。置骰盆。請衆人就左。己趨就右。曰。客請博。客踉蹌失措。勉強擲無一彩。曹妻從容至案前。呼六紅。如數應。手出謝客曰。天也不然者。吾將以頸血濺衆客矣。袖中出七首示客。而入。衆皆嘖嘖稱其能。尤無賴者索然反。曹自是敬憚其妻。如嚴師傅。改行入營伍。以軍功有官。累陞爲參將。妻封淑人。稗史氏曰。余旣傳焦烈婦。又得曹參將妻。事頗相類。焦守正不污。保身名於萬不獲全之地。難矣。而曹妻能以數語却之。雖古蘭相如何以加焉。

習禮

參墟贊。善習禮。連捷乾隆壬申試。是歲春鄉秋會。方禮赴省試時。道澮河。澮水蛟夜起。暴漲甫消。有艾媛年十六七許。斃於澮。裸浮澮水。澮側往來觀者。蟻集。甚至應試生盤桓其旁。多出狎嫖語。禮見之。秋然憫。約偕行。友議各措少許。賞爲之瘞。皆色斬。禮弗義焉。雖素貧。旅橐不甚豐。力以掩齧爲已任。始解青布衫覆其陰。徐購草薦裹之。厝諸河干。而躬穴其土。深三尺許。時同儕及土著者皆嗤之。曰。窮措大亦好行其德乎。禮爲弗聞也。者而去之。比至會垣。夢有女鬢如雲。稱任氏妹。曰。君數致禮於余。余得請於帝矣。將以君額於賦賦。卽納余時。分校官湯某。評其卷落之。頃取他卷來。而禮之卷廁其內。疑臧獲者。檢之。悞。又落之。旣而如是者數四。悞且疑。投不律起。瞥見衣青少女。首頰崩於案下。曰。是殆有隱德者卷也。烏可以不錄。遂呈之。時貳皇華者許某。爲正校士使。韓少所從學。鑑其文意不甚適。俾僮函致其所衡去取。韓以爲許所錄也。評驚不敢殿。入於殼。比曉揭。許覆衡之。以所取謬咎韓。韓曰。向固謂師已錄之耳。遂並尤湯。湯以閱時情狀。卽召習禮詢之。禮始恍然。斯女之酬其德有如是也。歸購佳榼。謀改葬。啓其窆。面如生。遂攜歸而附於其先人兆。曰。余尙未娶也。矢爲正室。而碑之。其年秋應儀部舉。闈甫入。女來授以夢。曰。家尙清德。惟卿能爲之。請搆首藝時。綴此四言於其末。斯捷矣。否則售難。禮如其言。適主司亦夢文昌神。以是語授。且曰。取士先德行。而後殿最其文藝。毋徒以藻采炳耀爲也。旣寤。識之簡。已得禮之卷。果符神言。遂賞拔之。成進士。入玉堂。選禮出徐司馬門。走謁之。徐曰。生非余門下士也。固見錄於梓潼君者耳。禮聞之異。敬詢其由。徐乃以夢兆示。禮遂歷陳葬女巔末焉。徐曰。予乃今而知諸士應試之售否。皆取決於平生之所積也。爰高其行。而以其季女爲之妻。

倪宣

倪宣。丁吳三桂之叛。被脅裹至鹿角。宵乘守者懈。走匿君山寺。遠亂平旋里。逢東陵。遇一閨媛。尾其後。鴉鬢滴翠。柳黛流青。淡掃蛾眉。益形嫵媚。呼語曰。聞君語音。似邵州里中人也。曰。然。旋問之。則曰。亦邵產也。昨避難。爲其軍所執。數見辱。不從。投我於急湍中。垂沒。適爲漩濤所激。廻至沙瀨上。得甦。君旣邵人。儻掖我以同旋乎。宣諾焉。搵瓢偕行。幾閱月。夜宿荒烟蔓草間。以女弟呼。曾無一言少及亂。踰笋芽山。曰。溪左數椽。敗屋。余家也。君盍少憩焉。以展數十日提攜誼。隨抵溪。女入。父母相持泣。叩與偕至者。誰具以情白。卽引之入。解衣衣之。具雞黍。暢飲酒酣。執觴。踞曰。吾女得旋故里。免行路沾濕患。君之力也。日夕相親黏。而處子身猶舊。豈惟余欽君義甚高。其自妻孥以下。實深德之。願以斯女執君箕掃役。宣肅然作色曰。攜之歸。而遂偕。伉儷是利之也。且君卽高余誼人。其謂我何。遂星夜告歸。

情海異聞

卷七 佳遇

荷花公主

彭德孚南昌才士也。性跌宕。貌尤頎秀。翩翩裙屐少年也。嘗以訪友至錢塘。寓昭慶寺。一日偕其友遊南屏。歸舟見漁者網得一蟹。大如盤。心異之。買而放諸湖。蟹入水舉雙螯向船頭作拱揖狀者再而去。後數日獨行堤上。遇一十七八女郎。衣碧綃衣。從老嫗自聖因寺出。光艷絕代。生乍見魂銷。笑問美人何來。女羞縮顧嫗曰。阿嫗去休。蓮步蹇澁。時復回眸。生益神蕩。尾之以行。疾趨不能及。數折轉入水仙廟後。從之已渺。時已曛黑。生悵望佇立若槁木。適其友自靈隱還。曳之歸。而生自歸後。眠食俱廢。每日輒往孤山。一路尋訪。殊無踪影。於是慊慊臥病。迨夜有雙鬟攜燈推扉入曰。公主遣迎郎君。生不答。轉身面壁。吟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二語。婢乃曰。所謂公主非他。卽前日郎君在水仙廟所遇者也。生聞言覺精神頓爽。躍起從之行去。至廟後瞥見宮闕參差。背山而起。雙鬟曲折導入別院。花木叢雜。邱壑旣盡。洞戶雙開。顏其上曰水晶域。其院宇不甚高敞。而珠箔紅闌。四面臨水。水中荷花方盛開。其窗壁皆水晶結成。公主方倚闌玩月。見生入。迎笑握其腕曰。癡郎。數日不見。骨瘦如許矣。乃命取碧霞漿一盃。親擎與生曰。此前日綠萼夫人所賜。飲之可以忘憂。生取飲。色紺碧。芬芳甘冽。沁入心脾。因問此爲何地。女戲曰。此是廣寒香界。君當卽去。勿以凡質穢我。太清生見其憨態。

可憐。驟起擁之入房。代解綉襦。女雖星眼含暎。而嬌羞不能運肢體。已而茵褥流丹。女屢乞休。始止。女乃引臂替枕。撫之曰。消瘦如是。奈何。輕狂遽爾。耶。生問。卿得非合德後身耶。何體香也。因嗅其體。殆遍。女掩口笑曰。妾乃荷花之精。君弗怖也。實告君。妾本水仙王之女。昨自遇君。知君情深如許。故願以此身相託。但彼此形迹詭異。妾蒙舅氏撫育。舅氏家法嚴。設有疏漏。恐無顏復相見也。生問。舅氏爲誰。女曰。渠乃蟹中之王。向以有功水府。勅封中黃伯。今爲西湖判官。細語未終。相抱睡去。既醒。聞遠鐘已動。急起。女再三申約而別。自是戴星往還。殆無虛夕。一夕共寢忘曉。爲保姆所覺。告諸其舅。舅命押生至。生仰望烏巾綠袍。坐堂上者。儀容怪偉。畏縮不敢前。其人忽驚起。離坐下。塔迎跪曰。郎君猶憶漁舟邂逅時耶。自蒙垂救。此恩未有以報。頃老婢來言。不知何處來一莽男子。擾吾甥閨闈。故致此冒瀆。某罪大矣。遂起延之入。生猶跼蹐不安。某爲追敘往事。生始悟其爲所謂西湖判官者。某乃展問。邦族。兼詢壺內何人。生言。向以聘妻物化。尙在求凰。某喜曰。若是豈非夙緣耶。吾甥才貌頗不俗。今得君爲配。何啻參軍。若不以非族見嫌。則願言倚玉。生驟聞喜出非望。前揖申謝。某乃命嫗喚女至。告以其意。女慚不能仰視。適某妻聞其事亦出。見生亭亭玉立。亦喜。相與力贊。始攜女入。某於是鑄吉爲之合歡。送至水晶域館焉。女善吟。尤嗜鼓琴。嘗剪紙爲雙白鳳。與生攜琴跨之。遊天台。鴈宕。鼓彩鸞。下嫁之。曲生倚琴而歌。水調。拍女眉曰。吾老是鄉矣。不願效武帝求白雲鄉也。後年餘午日。女從生至湖中。觀競渡。忽其友從隣船呼生。問向在何處。隨取一書與生曰。此令兄所託致也。生展視書中。具言母病方危。趣其速歸。生讀畢流涕。急回寓收拾起程。惟戀女不忍言別。女慘然曰。奈何以妾放棄其親。然亦豈可捨郎獨歸乎。遂挈生

返告其舅。將謀偕往。舅不許曰。甥荏弱不任奔波。計太夫人此時當已愈矣。郎君仁孝。自應歸覲。因出藥一丸。授生曰。以與太夫人餌之。可以却老。但當速來。勿久稽也。生拜受。退而束裝。與女約秋以爲期。女泣曰。數月來。腹中震動。爾時君當記取。正恐人事難齊。重逢亦未可必也。生亦灑淚別去。到家母病果已愈。慰甚。具述所遭。將奉母偕至浙中。母不樂遠行。居數月。復辭母兄渡江。仍寓昭慶。次日卽往覓女。至則榛莽塞途。更無舍宇。日將暮。悵然始返。至西泠橋。見女華粧冉冉自東來。生前問訊。并道所見之異。女曰。妾家前以罹災。已徙湖南。今可就此渡也。相將呼舟至雷峯塔畔。望樓閣湧現。女命艤棹其下。攜生登岸。命酒敘闊。酒未闌。輒起擁生入幃。倍極款洽。生殆難復支。次日遂病。女湯藥必親。頃刻不離于側。願寢後必強與合。生雖厭之。而無如何。由是日就沈綿。勢已垂斃。忽一女子突至榻前。撫生而哭。涕泗洩瀾。良久以一手指女罵曰。妖魅今郎病已至此。汝猶不捨耶。語未竟。生忽張目見女。面目衣履與前女無毫髮異。居然又一公主也。慨然曰。卿休矣。已知命在。呼吸更何煩。雙斧伐之。耶女大哭。頃之拂袖逕出。日將晚。見女偕婢抱一玄鶴至。遍體純黑。而丹頂甫入門。前女頓縮如蝟。伏地不敢動。婢縱鶴擊之。此女腦裂。身化白蛇。剖其腹得一珠徑寸。以示生曰。此胃妾者。雷峰塔蛇精所爲也。妾前從舅氏至瑤池爲王母慶壽。致妖物爲此狡獪。誤郎及見郎病不可爲矣。妾旣無以自解。且此妖雖舅氏不能制。故復往見母。乞其園中所畜玄鶴來除之。今妖幸已誅。但郎受毒已深。必以此珠合雄黃餌之。疾乃可起。生昏瞽之中。聞女言如夢始覺。歎曰。此物始與共枕。但覺氣息之間。不如卿之芳蘭。竟體且蕩甚。及卿來視。心益駭詫。但爾時亦何能頓釋乎。女乃以珠付婢。趣令合藥餌生。三日已起。載與俱歸。時兒生已兩月。

矣。生撫之喜極。更悲曰。此來何嘗再世韋簫也。是兒可名曰來復。女忽哽咽語生曰。善撫之。君宗祀賴此一綫。妾不能見其長成。豈非數也。生駭問此言何故。女曰。妾本紫府待書。以一念之癡。纏綿自縛。前至層城。王母以妾已破除色戒。謫使降生黃岡劉修撰家。今誕期至矣。遂起將出門復返。就生懷取兒乳之。既畢欲去。生按介小坐。女曰。縱少留。終須別去。善自愛。勿念此負心人也。揮淚自出。十步之外。猶復回顧。生追之。倏不見。痛哭攜兒歸。更不復娶。

奇緣

蜀郡石生。名珪。弱冠游庠。丰神秀逸。以父母蚤世。自幼隨大母。依伯父履吉。嘗嘗販楚。富有金而艱於嗣。以故夫婦愛珪勝已出。尋常不令出庭戶。時屆清明。隨一僕至墳園拜掃。焚帛既畢。散步村郊。去墓二三里。得一溪。溪西有小庵。桃花出短牆。色艷殊常。遂度平橋。繞溪行百餘步。見庵門半啟。上懸硃額曰朝雲。入則惟一老僧。跌坐喃喃誦佛號。見客不款接。庵雖小而結構頗幽。潔庵後小圃。遍植絳桃花。發正繁。局圍榿籬。籬外清潭。鏡澄柳陰。蔽日生喜幽僻。近溪小立。瞥見隔溪茅舍中。板扉忽啟。一絕代女郎。款步而出。衣裝澹雅。隱入花叢。頃見手執梨花一枝。盈盈微笑。冉冉入門。人面花光相掩映。生不覺神搖意奪。凝立久之。未幾日暝。煙凝雙扉。恨鎖方快。快間僕適尋踪至。遂相與返。生歸意戀殊切。思就蘭若下榻。冀得再覩芳顏。乃請於大母。遂假僧舍。讀書居旬餘。恰無所遇。因問僧隔溪雙扉常扃者。誰氏。僧曰。甘姓。問家有何人。曰。夫婦力耕自給。聞近有寄居者。不知爲誰。又問過溪有逕否。曰。沿溪而西。有小橋可通。一日。生晨起。復至後院。遙望隔溪有女。背坐簷下。浣衣。

庵種桃花
得色空空
色之旨
真是邂逅
相遇
恍見一幅
折花仕女
圖

一面愁銷
是嫫母勝
西施處

花緣草夢
忽悟忽迷
此疑陣何
時打破

海濱有逐
臭之夫恐
遺此當歌
得寶也

他鄉遇故
知在亂山
中更不易

視之。正前所見麗人也。喜極。竟忘顧忌。遠溪疾走。直達內庭。女聞履聲。瞠目回顧。無羞縮狀。生睨之。面麻髻禿。蠢然一物也。卽欲返步。女曰。汝來此何事。生踟躕無詞。曰。宅上非甘姓耶。女曰。我家無姓。生曰。誤矣。急趨而出。不禁自笑。卽題詩僧舍云。草色遙憐綠正肥。桃花門巷是耶非。等閒已識東風面。萬斛春愁付釣磯。遂辭僧而返。明春履吉五十初度。戚黨咸集。生有姨母適秦氏。爲里中富室。亦來拜祝。僕從如雲。至晚。設席內堂。燈燭輝映。女客次第坐。生入內窺探。見秦背後立一侍婢。絕美。細視之。又似昔日折花女。始悟。固有其人。前所晤者。殆非耳。更深客散。生潛身入謁。秦呼之入。旁坐叙話。生見女俛首側立。眸矚不轉。秦覺之。笑曰。甥好此女乎。固有眼婢本楚產。以父死鬻身來我家。將三載矣。今年十四五耳。其性格體態。在侍婢中固不易得。然有一短。手揭其裙幅。示生曰。惜乎。底下蓮瓣如焦葉耳。且有暗疾。衣葛時。腋臊勝蘭麝也。言罷掩口笑。生聞乃又悵然失望。未幾。川楚教匪作亂。官軍四集。徐逆就俘。先當履吉販楚時。曾與徐族姪同夥。歸後亦通音問。至是以索餘黨。波及庭鞠。無可辯。獄成。吉坐遠配。去後。生奉大母命往探。一日薄暮。行山谷中。無宿所。心惴惴。遙望林外。隱起炊煙。疾趨之。得一小村落。舍宇無多。咸依山麓。適見一媪汲水溪邊。生卽進揖以情告。願乞一席地。得免露宿。當有薄醪。媪曰。我家無男子。未便留客。生曰。亂山合沓。絕無行人。倘非老母垂憐。懼爲虎狼所食。媪停睨熟視。曰。郎君得非石家小秀才乎。生訝曰。是固然矣。不知老母何由相識。媪曰。老婦本楚人。昔以探親入川。流寓蜀郡鄉間。當郎君送學時。偶同二三村媪入城觀看。故識之耳。然素聞郎君席豐履厚。日惟閉戶讀書。未審何由至此。生曰。伯父爲官事所涉。羈留遠地。故特親往探之。今早匆匆就道。不暇計程。以至迷竄。媪指臨水短扉曰。

便覺此中
有人
惟真美人
能使綺羅
減色
想見平居
縝密
伏後
茶具頗雅
由來佳茗
似佳人可
以移贈
體會甚周
綴會甚周
轉輾反側
其情緒較
日冥烟凝
時當尤勝
也
當日亦口
頭語耳不
意竟成眷
屬
不愧爲友
大是難得

此卽寒舍。憐君文弱。難忍霜威。室有短榻。可權假一宵耳。生喜隨之入。則小庭花砌。斗室茅簷。頗覺疎雅。將升堂。見一女子從複室出。雖荆布之飾。而光艷射人。見生卽翻身入。生以媼在不敢正視。略一斜睇。覺其體態容華。又宛似隔溪人也。坐未定。聞內嬌聲喚母。媼入。生竊聽之。語細不甚了了。惟聞媼曰。秀才非暴客。留何害。少頃進晚餐。葵羹蔬味。食頗不惡。旣畢。媼攜燈導生入左廂。匡牀布被。几椅悉備。生展謝不已。問老母上姓。尊府尙有何人。媼曰。我家姓巫。先夫謝世已五載。老婦無子。室惟息女。夔殮。出十指。慚以告客耳。語次。聞低聲喚茶。熟媼起。旋捧一小盤出。內置紫泥壺及一小杯。生飲之。味甚甘芳。極口稱美。媼曰。此茶名壽春。暢月萌芽。摘之。雨前。誠爲山中貴品。出隣家所惠。聊以供客。生又起謝。媼曰。山村無更鼓。頃見日已西斜。郎君明日長行。宜蚤寢。遂代掩扉而去。生於無意中得遇佳麗。又異其絕。似意中人。反復凝思。不能成寐。天方曙。卽啟扉。頃之。媼亦出。供沐進膳。意甚殷。生酬以金。堅却不受。曰。郎君去途尙遠。留以自便。後或有相見日也。生感謝辭去。越歲始抵戎所。時履吉爲披甲奴。蓬首垢面。見生泣曰。余不幸遭此奇禍。已拚難死異鄉。念石氏惟汝一點血。子身行巖谷。倘爲虎狼食。宗祀絕矣。此地非汝久留。宜速歸。苦志詩書。若得成名。我死無恨。乃爲乞諸土人。得附木商而返。然自大訟後。門庭蕭落。生歸時。祖母已物故。室惟伯母。日夜哭泣。雙目失明。生設蒙學。歲得數金。僅供餽粥。里有邵孝廉者。生同學友也。嘗謂生曰。君無兄弟。今年逾二十。猶未娶。非所以重宗祀。余爲君籌之久矣。而苦無其偶。近聞隣有母女避兵來。此女美而賢。君其有意乎。生曰。度日尙愁不足。敢言娶室耶。邵曰。已爲君訪明女操針。帶精巧。絕倫。日可得百錢。足自給。無待食於君也。請弗疑。生猶未應。邵曰。實告君。已代爲納聘矣。月

亦直捷亦
諱當似此
月老真爲
希有周藻
慮周藻密
怡同如意
珠圓友朋
勝於骨月
數年心事
絕大疑古
街口便山
正如三曹
對蔡從此
盡釋前疑
避山回郡
總不得歸
暗中自有
牽絲者在
總結本案

朔辰良。可洒掃室中。我當送新婦。至聊備喜筵。爲賀。更不煩閣下。卹廚也。生遂告知伯母。如期。邵擔酒登堂。曰。新婦至矣。生曰。奈無衣冠。何。邵曰。故人尙有綿袍。未知稱體否。卽於袱中出衣一襲。催生速服。頃聞鼓樂聲。采輿已至。邵爲主理。內外事禮畢。設席堂中。大懼劇飲。入暮辭去。生入見婦。則甚驚異。女曰。君識妾否。妾家卽山中。假宿處也。生曰。然則朝雲庵後。隔溪茅舍中。折梨花入板扉者。非卿耶。女曰。曾有之。君何得見。生因述前事。并言所遇之屢。非至今未釋。女笑曰。是矣。君自見妾後。凡所遇者。妾之姊與妹也。妾同懷姊妹三人。昔年從父入蜀。僑寓甘家。不幸父死。異鄉貧無以殮。遂鬻妹於秦氏。姊雖貌陋。體態頗類妾。因失愛於母。遂配甘之。養子獨妾。自幼讀書。解翰墨。最得母憐。又圖攜妾回里。不意故鄉遭亂。道路梗阻。因之暫避山中。嗣聞逆黨四竄。將次入山。乃又暫回郡城。前邵孝廉來議婚。母詢家世。悉爲君故。遂欣諾耳。生聞始末。深嘆遇之奇。而緣之有前定也。生自得女爲婦。雖處貧而益不改其樂。女勤事女紅。舌耕指織。漸得溫飽。因遂迎養其母。厥後履吉以遇。赦得歸。仍事負販。卒成小康云。

雨蒼氏曰。是耶非耶。神光不定。一誤再錯。絕妙疑團。究之赤繩暗繫。雖處天涯海角。終有歡聚時。但月老如邵孝廉。其撮合處。允宜買絲繡之。鑄金事之家尸。而戶祝之。叙次亦乍陰乍陽。離奇盡致。

夢異

凡事之恍惚難憑者。輒曰如夢。至明是夢。而其中曲折。竟能悉記無訛。卽有不倫處。仍復歷歷如繪。是無論其驗否。何如也。就夢以言。亦足誌異。則如許靜山之所夢。是已。靜山無錫人。年少好學。館我邑城南王氏。與次兒

是夢中夜

景幽細

得夢意
一片迷離

因圖語恰
得要領
有因針對
無妄
伏筆

變幻不常

忽隱忽見
都果昭迷
送耶誰人
到此誤平
生可以移
贈

錫鑪爲文字交。須顧余齋。乙丑夏。以所記虹西草堂夢異見示。閱之。誠有足異者。因特筆之。如左。曰。壬戌重陽後四日。余自上海移寓浦東之黃樓。薄暮抵岸。下榻虹西草堂。舟行勞倦。乃亟就枕。甫交睫。似有友人數輩。來邀踏月。辭以力憊。不聽。強拉出戶。仰視。恍見。踈星數點。斜月漸西。耳聞擊柝聲。隱隱行約里許。忽見峭壁插天。俯臨絕澗。左顧。竹木蒼蔚。處格磔聲。類水鳥。方徘徊間。一異獸。越澗來。作勢直撲。月色微茫。中不辨何物。但見金睛睜閉。且撲且吼。乃駭絕。狂奔。俄望半里外。似有人煙。急趨之。則一市肆。時人語陡喧。吼聲遠。而路復莫辨。同往諸友。亦無一在。側方擬少息。人叢中。忽出一老嫗。向之大詬。並袖瓦礫擲之。驚視。又不識。乃急走避。嫗言喃喃。猝不可辨。如云。狂生害人而已。方窘。忽聞後有呼之者。曰。靜山。盍少待同行。回視。則素識吳翁也。問何踉蹌。乃爾。因告之故。且曰。纔脫虎口。又橫遭惡詈。可謂無妄之災。吳笑曰。此亦自有前因耳。余訝其語不稽。吳曰。此去西數里。有碧霞君廟。盍一游乎。遂挈之行。頃見丹甍十仞。高出雲際。屋後樓閣重疊。隱隱有人。吳曰。至矣。偕之入。則珠簾畫棟。金碧爛然。中塑碧霞君像。香煙繚繞中。微見明璫翠羽。色相莊嚴。因再拜。及起。而吳已不知所在。惆悵間。一道童。蹠蹠入。笑曰。何處狂生。輕涉此地。乃述所以。并問歸途。童曰。老奴殊饒舌。但既到此。當令一廣眼界。因復導之出廟。不數武。至一園。卽所見樓閣處。園中珍禽怪獸。奇花異石。靡不畢具。樓上都有麗人。或彈棋。或鼓琴。或把卷微吟。或憑欄笑語。惟一處樓窗深閉。環珮無聲。良久。有啟戶出者。則市上嫗也。見客急返走。余心訝之。步亦隨却。童固言無妨。且囑。如有所見。切勿動心。乃唯而入。甫入。卽覺溫香一縷。暗沁心脾。旋登一小閣。周視陳設。淡雅。東壁有美人圖。似二喬觀書狀。細審左側一女郎。縞衣玉貌。光艷逼人。意頗動。忽

夢中人借
畫中人引
出

一筆雙鈞

想見心光

以夢為覺

者固非使

果以覺為

夢便成正

覺矣奈世

人徒以不

夢為覺以

致夢仍不

覺耳不

似此各不

在生老嫗

未免錯怨

的是棒喝

情為理抑

愈覺風流

熱腸冷面
一語道破
無乃情深

念道童戒。此心急自持。當即揖畫作謝。忽聞耳畔珮聲鏘然。若有答拜者。心疑畫中人。或下。急注目。果見一倩女。與挂壁者無二。時殊錯愕。而麗人轉從容徐曰。不見僅二十年。直如此生。踈耶。遂導使入內。內復有一麗人。倚檻觀書。既見。即起立。整衣歛拜。余亦拜。測其年可十五六。衣碧綃裳。作淺綠色。仙骨嫋嫋。視縞衣人尤艷也。迷離久之。自念行無是夢。方涉想。二女即相顧笑。若會意者。縞衣人曰。塵中人。日在夢中。而常自以為覺。今我輩幸不墮落。無怪。郎君憤憤然。以覺為夢也。碧衣人點首不語。縞衣人又曰。阿妹向日似怪。郎君薄倖。我嘗為渠解說。阿妹不信。今竟何如。碧衣人俯首而嘆。似不勝幽怨。余惘然若失。曰。卿言二十年前事。今尚有鴻爪可尋乎。縞衣人即就書架。取一小冊授之。冊記昔年有書生。讀書山中。山有園。為大姓別墅。墅中二女同居。才色雙絕。聞書聲。屬意焉。生於暇日。偶一至園。亦曾見之。第鄰闕。宋玉我薄相。如初無兒女情也。生旋遭疾。卒。二女因之亦相繼病。病中有倡和詩詞。并載冊中。哀怨之音。令人泣下。始知為余前生事。即吳翁所謂有因者。非耶。末署沁雲女子記。倩雲女子手書。披覽之餘。未免悲感交集。縞衣人顧之曰。癡生夢醒。否。人生泡影。昔何在。今何歸。尚弗悟耶。余斂容起謝曰。當年情事。實出不知。今觀斯編。感極生愧。天台在邇。僕豈無心。但劉郎尚有父母。在。未敢以身許人也。碧衣人首肯數四。曰。郎君侍奉正長。姑與君作十年約可耳。俄有一垂髻女。捧茶至。盃小。類口脂。合茗色深綠。飲之。寒芬震齒。因曰。無怪卿等常以冷眼視世人。此亦清涼世界中味也。縞衣人微哂曰。君誤矣。儂輩腸最熱。不爾。卿烏得至此。願侍女取新釀碧桃露來。為郎君壽。旋見攜一綠玉斗。至。芳液滿中。熊熊然作琥珀色。酌之。奇香暖腸胃。遂謝飲。忽憶老嫗微叩之。知為碧衣人乳母。頃以追理昔年致病之由。不

何仙人於
此塵心亦
未死盡

不尸解不
仙豈但感
疾已哉宜
以執滯目
之猶符十
之約耶所
八字世所
歎亦救世
者所共歎

此夢字本
以覺言誰
知恰恰道
着

雄鷄一聲
天下白入
夢時斜月

無抱怨。卽顧左右呼嫗。垂髻女進曰。渠於郎君登樓時。已挈海棠妹往東山掃花去矣。因問十年之約。當是何解。碧衣人曰。此但問君故人。嵇仙可矣。縞衣人又云。郎君前生幸無他過。唯塵心未死。不免一度輪迴。此後行藏。善自珍攝。譚甫密忽聞戶外道童呼曰。碧霞君詔宣羣仙。宜速去。乃其起。然共時離別之情。覺俱不自禁也。既出。童曰。曩戒子勿動心。何違我言。曰。無之。曰。果爾。何頃刻間悲喜紛集也。乃謝過。因問二女仙乎。曰。然。曰。仙則何以有感疾之事。童曰。此幻境耳。君何執滯。乃爾行次。俄見有一黑犬蹲地。而又不類。童曰。識之。此烏龍也。昔爲崑崙奴計擒。夫人以二女幽貞。給使守戶。君前夕倘不遇渠。安得來。夫人蓋卽碧霞君也。因念前緣既了。擬再一叩未來。方動念。童卽曰。子三十歲。大佳矣。但君來已久。宜亟歸。俄至一處。洪濤萬頃。浩無津涯。童拱手作別曰。送君從此止耳。茫茫塵海。登岸何時。有慎靜二字贈君。當謹守之。并寄聲太夫人。慘綠少年之感。不敢忘也。言未已。見有一舟破浪來近視。弟瑛也。大聲曰。兄曷不歸。兩大人夢卜無靈。望眼幾穿矣。喜極遽登。不暇細問。未幾而里門在望。恍惚間已入拜父母。具陳所遇。父曰。我自歸里後。兵塵漸息。日夕念汝。嘗寄音至海上。風聞數月前。汝已歸里。我日內急欲西行。汝弟何處不覓。誰知汝在海外。作此荒唐大夢。耶。時方伏地泣謝。忽見母氏作沉吟狀。曰。止。止。此事亦甚怪。記昔年坐蓐時。曾夢大士攜兒入。曰。此子聰明。惜其福稍薄。臨去又云。待渠大時。囑以慎靜。雖不長生。或不至忘却本來也。以故命爾乳名曰慎卿。字曰靜山。向以此事涉誕。未嘗語人。豈意二十年後。又有此重公案。所謂碧霞君者。或卽大士化身耶。因又述慘綠之語。母亦不解。方相嗟異。而耳畔鷄聲。喔喔。曉牕上朝。曦已紅。則身固在虹西草堂中。披衣凝想。不勝惆悵。靜山復言庚申夏。避兵虞山。

西沉出夢
時朝暎東
上遙遙相
應一照
若亦不成
合亦不成
夢矣不
此稀仙殆指

亦可謂惡
作劇

夢一麗人。授之雙璧。并有芙蓉鏡。下相逢日。記取神山兩玉人。句。時以爲科名吉兆。遂改名珏。若小名及字。固皆幼時母氏所取。但未聞大士入夢耳。正不知女郎十年之約。及道童大佳之言。復何如也。聞夢中道童之貌。酷類其友。稀君子安。稀故靜山總角交。長二歲。器宇清俊。而自庚申亂後。久不得音耗。吳爲同邑人。號省三。嘗賣卜滬上。并述夢未踰年。其尊君即歸道山。似合夢中急欲西行語。而所謂吳翁者。亦於是年謝世。是雖夢境無憑。然亦自有適符者。因亟錄之。以再觀其驗。

雨蒼氏曰。言情寫景。不減聊齋。至閣中叙話處。喁喁私語。如見小牕兒女狀。尤爲細緻。究竟是夢與否。在癡人前恐皆不可說也。

畫師奇遇

吳趨有善畫者。胡其姓。承業其名。年三十以來。頗饒才格。工寫照。頰上添毫。不足喻其妙也。武林大賈黃君美。聞其名。招致之。峨冠盛服。箕踞胡牀。令圖己貌。寫畢。出諸姬捧盤盃。持巾櫛。冶容艷態。圖之無不畢肖。內一姬素服淡粧。尤娟秀。胡凝注之。掩口而笑。胡爲心動。黃適爲友人招飲。至晚不歸。胡至次日午後。渲染鈎勒始竣。繪事因黃未返。卷而置諸案。俟黃歸。令僕進之。黃展閱。見冠上朱纓。碧於春草。世俗以人妻妾有淫行者。謂之戴綠帽。富貴而多姬侍於綠帽。忌之尤甚。昔唐代李封爲延陵令。有罪者不加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碧頭巾即綠帽也。黃以其侮已也。大怒火其畫。令羣僕歐而逐之。胡矢天誓地。力爲致辯。然畫後無他人展視。即僕人持進。亦在俄頃間。惟連呼怪事而已。時日色將暮。無止宿處。躑躅道旁。忽有老嫗持筐而至。曰。若男兒非黃

家作畫者乎。日之夕矣。至此何爲。胡告以故。媪笑曰。觸人忌諱。咎復奚辭。然予憫郎君之犯風露也。蓬筆不遠。可供草榻。胡德之。至門啟鑰而入。室中几榻蕭然。絕無塵滓。出筐中酒饌。謂胡曰。君飲此。老婦勾當即來。更餘媪偕虬髯奴以錦衾裹女子置榻上。曰。畫師今夜諧花燭矣。好爲之無恐。胡欲致詢。媪反扃其門而去。移燈就視。弱態含嬌。倦眸未啟。即黃家素裳侍妾也。胡頗自愛。憑几假寐。女醒致詰。繙述其異。媪入曰。君真坐懷不亂之柳下惠乎。玉杵瓊漿。姻緣已定。違之不吉。否則老婦豈好事者。君美爲富不仁。數月之間。禍且不測。娘子多福相。不應淪落風塵。昨彼此一笑。具有天緣。故略施小術。俾魚就水。黃氏重門深錮。愛妾宵亡。寧敢遣人物色。自播醜聲。幅中朱纓染綠。予實戲爲之。致郎君遭不白之冤。老婦之過深矣。胡曰。若是則老姥仙人也。曰。非仙實狐。雖狐而近於仙者也。此地不便藏嬌。業爲君買舟河畔。乘曉雞未鳴。宜急去。送之登舟。珍重而別。未幾黃染疫卒。無子。諸妾皆各鳥獸散。盡如狐言。

廣寒宮掃花女

雲南鄭生。家富有。性豪邁。交遊甚廣。食客甚多。有小孟嘗之號。一日遊吳門寓齋門外。見北舍一少年。丰姿颯媚。眉目清秀。而衣裳襤褸。若甚貧困。鄭每欲與語。少年輒扃戶避去。鄭甚奇之。至次日往謁。少年接見。晤談片刻。頗投機。鄭以其貧也。取白金百兩贈之。少年不辭。亦不謝。鄭愈奇之。再贈以衣。少年受之。亦不穿也。晉接十餘日。少年忽亡去。詢之寓主。亦不知其細。而房金等却不虧欠。鄭頗疑惑。姑聽之。是晚將寢。見衾內翹然若有一物。比啟視。則所贈少年之物皆在焉。鄭益歎其廉。逾年餘。鄭挾資至京都。舟中遇盜。殊危急。忽空中有一箭飛。

來。箭至處一盜應聲而倒。羣盜譁然驚避。迅若飛燕。頃刻俱逝。鄭方錯愕間。俄聞環珮珊珊。嬌音嚶嚶。有好女子。攜弓而至。衣錦紅襖。繫碧羅裙。花容月貌。飄然欲仙。鄭驚喜拜謝。女曰。何須爾。然君亦挾資太重。非余來。君將不測矣。鄭唯唯。女又曰。敝廬不遠。不妨顧我。鄭曰。嗒。於是女令舵工轉篷而東。瞬息間至一山。棄船而登。有廣廈五六椽。女先入。須臾有一人出。接曰。故人無恙耶。鄭凝視。即吳中所遇少年也。不勝欣喜。揖讓而入。叙談良久。聞少年有腕釧觸機。鏗然作聲。視其面。則粉痕脂跡。不類男子。因注目直視不已。少年笑曰。君疑我乎。頃間爲君除暴者。即我也。因去其冠。且脫其服。果舟中却盜者也。鄭大驚。亟呼曰。神人。女曰。余雄服遊戲塵寰。物色奇士。殊無知我者。君乃與我。金贈我。衣俠之所在。即情之所鍾也。遂與鄭爲夫婦。纏綿數十年。女花容如舊。鄭甚異之。詢諸女。女曰。實告君。妾廣寒宮掃花女也。因與姐妹們有隙。故潛自下。凡托俠客以自晦。不圖爲君帳中人。然亦夙緣也。鄭愈加敬重。又數年。女外出。竟不復返。鄭獨還鄉里。頗能通白猿之術。一日忽無疾而死。家人殮之。葬之日。其棺輕焉。識者以爲尸解云。

瑤池澆花女

甘小軒江南人。年十七。文思頗佳。性亦風雅。貌娟媚。若好女子。最愛讀稗官野史。讀至澆愁集。忽慨然曰。此中仙姬月魅。無所不有。我能遇若此之幻境。則平生之願足矣。聞者莫不笑其痴。而甘不顧也。一日偕友游桃葉渡。同人相失。踽踽獨行至一山。綠苔青草。異石奇峯。甘駭異。以爲生平未嘗到過。行數十步。忽聞女子笑語聲。細視之。雛鬟數輩。眉目清秀。坐竹林中。以竹葉作鳥。拋飛空際。甘走近。以失路告。女子俱低頭掩袖。吃吃笑不

止。甘心中焦灼。復前行。見一大宅。雙扉緊閉。亟叩之。有一老嫗出應。甘入內。見房屋高敞。陳設精雅。清氣撲人。眉宇忽一陣香風。非蘭非麝。吹入鼻中。甘舉目時。見一麗人。玉立亭亭。欸移蓮步。自繡簾中出。曰。不速客來矣。甘前揖之。曰。小生誤入桃源。乞仙卿原宥。麗人微笑。待甘以賓禮。相與坐談。出言溫雅。嫗送上茗。甘啜之。芳徹心脾。神魂欲醉。俄聞鶯語聞關。朱門洞開。有數女子入。諦視之。即竹林中所見者也。女子見甘。互相耳語。有笑不能仰者。麗人以目視之。乃止。須臾。酒席齊備。甘起辭。麗人笑曰。妾以盃酒聊作東道主人。郎君何去之速耶。甘唯唯。遂相共飲。女子俱環立於旁。珍肴錯雜。殊非塵世間物。麗人先醉。履舄交錯。頻頻流眴送情。甘心旌搖。搖不自持。玉山將頽。詩興頓生。因索筆吟成一絕。曰。多情今日綺筵開。蕙質蘭心笑語陪。自是書生饒艷福。依稀劉阮入天台。麗人嫣然曰。痴郎情急果若此耶。時日已沉西。珠燈燦爛。因令婢導甘至後房稍息。甘入房。見繡慢妝臺。錦衾羅褥。旁置一几。几上牙籤萬軸。寶鴨焚香。甘以不勝酒力。遂酣臥。比醒覺身旁似有人睡。試啟目。則帶雨海棠。籠烟芍藥。麗人在也。甘喜極。與之交頸。麗人嬌喘無力。任所欲爲。惟覺馥郁異常。軟如無骨。不疑身在人間也。甘居其中。約半月餘。忽思歸。麗人凄然曰。君不必疑。妾本瑤池澆花女。因思凡遭謫。與君有夙緣。今始畢矣。甘駭極。願不回。麗人曰。天數然也。何能相強。因吹簫爲甘餞行。覺宮商合拍。聲韻悠揚。一時風吼雲飛。肝腸欲裂。遂送甘行至半路。甘偶回首。但見芳草淒淒。寂無人在。山亦杳然。已達水西門外矣。比歸。家人如獲珍寶。問甘往何處。甘不答。但嗟嘆而已。

田夫人

衛福者。本舊家子。遭兵燹之亂。全家俱沒。惟福尙存。所居屋四椽。是已產。度日惟艱。聊作小本經紀。黎明卽起。每出必反鍵其戶。至日中始返。浣衣煮飯。俱躬自操作。蓋勤而儉者也。一日福歸家。見飯已熟。甚異之。不暇詢諸隣。食訖遽出。次日又如之。一連十數日。毫不費力。不知誰人爲之執爨也。又一日福出門。將門虛掩。自隙中細窺。以待其異。逾一時許。忽見庭中水缸搖動。有一女郎自缸中姍姍而出。明眸皓齒。丰韻絕佳。釵影徘徊。蓮鈎聲碎。往廚下而去。福驚且喜。疑爲天仙下降。忽憶缸中有一田螺。蓄已數年。此必田螺妖無疑矣。遂啟門輕進。視缸中田螺僅存一壳。藏壳於機密之處。轉至廚下。則見女郎擦衣捲袖。方司中饋。殊形忙碌。福出其不意。上前攬之。女郎微笑欲逃脫。福抱持益力。女兩頰俱赤。若不自持。福乃抱女於臥室間。遽作巫山夢矣。兩人遂爲夫婦。女貌旣端好。性亦敦厚。閨幃伉儷。無異常人。福不勝暗喜。以爲相如之得。文君未有此妙境也。年餘女忽產一子。眉目之間。與女極似。女每於悽風楚雨之時。常思歸去。福以其無家可歸。聽之。又年餘又產一子。而女自此亦不復思歸矣。流光如駛。二子皆十餘齡。而女花容如舊。仍若二十許人。一日夫婦有口角。福微有所詆。女嬌啼慘哭。淚落如珠。福轉爲勸慰之。終不能止。但曰。還我窠巢。終當樂我故耳。福且憐且怒。卽取舊所藏壳。擲地下。曰。此爾本來面目。豈和氏連城耶。孰意一聲響處。女與壳俱失所在。福駭絕。四處搜尋不得。又向空陪罪。二子亦跪地哀呼。百般慘禱。卒亦無有心痛而來者。福懊喪欲絕。遂不復娶。後二子均舉進士。爲母請封。福乃備空棺。置女前次所衣之衣而葬之。并立其石曰。田夫人之墓。

曹章

曹章。交城人。母以貧受武氏雇。遂傭於大益業。韓肆。日勢家除殯道趨往觀。時雪花六出矣。見車軌深所。瓜蔓青蒼。綴實有三。大如瓠。逮僮僕摘之。渺如也。詫而起。則三麗人立其前。章凝視。瞬不少轉。適大益司管者至。呼之歸。神魂述戀。入夜。衾甫展。三女以次至。首衣紫。次衣綠。最後者色黃。衣紫者偕綠衣婦。指衣黃女曰。此吾夫女弟黃姑也。與君有夙因。故介於予。而致諸君所。今夕期吉。可偕花燭矣。致聲珍重。踰窓寮而去。章大喜。得姑備極綢繆。曉鷄方鳴。姑告別。夜每屈章寢時。卽娉婷而至。時或與其二嫂俱。間姑竟夕不來。而衣紫與綠者以次侍。久之。均與章歡。姑徐廉其情狀。不懌。章乃約以姑爲夫人。而俾其二嫂居側室。均欣然從。遂相諧。而寢以輪御。寢故在肆樓上。靡夜不讌。師恒讓之。謂膏值甚狃。奚爲徹夜斷帶續。章以告。綠衣者曰。豨膏昂且臭。無庸焚也。撥其膺。有丸自口出。探置案上。光熒熒如畫。尋紫衣婦亦然。雙珠炫彩。四座流輝。已而黃姑亦以其珠懸於臥帳中。隨曰。此珠若星然。請賦綢繆之三章。章盲於字。弗能語。紫衣婦曰。姑曷以人之所不能者。病人耶。後勿復爾。姑領之。久之。姑來。垂涕曰。明朝日向辰。有夙仇某。將割刃於余。與卿緣盡矣。章亦泣。願死生無相背。姑曰。君如篤牀第歡。毋袖手而聽其坐斃也。事平。將彌德汝。章諾之。凌晨啟門。女裸程披髮至。乃揭巨匱。俾匿其中。少選。涼颼峭料。一男子貌猙獰。執利刃奔追。踵其門曰。剛有婦入汝闥矣。章固曰。無脅以刃。弗爲動。頃之。御風前往。疾如駛。比距肆既遠。章啟其櫝視。而姑亦竟渺。是夜漏三下。巖至。謝曰。姑托卿庇。獲保首領。以來。余等終身有所倚矣。酣飲達旦。情較曩時彌摯。積年章顏色日憔悴。病疴羸。藥石幾罔效。母爲之召國醫某。曰。脈病於妖。非草木所能治也。章不敢諱。醫曰。盡攫其丸而咽之。厥疾乃瘳耳。如所命行。方探食衣綠者珠。婦即逸。餘

皆懷其珠以次遁。嗣是芳容頓邈。而章之體亦漸以碩大著。久乃雙瞳明極。能察九地及九天。邑南有塔高數十丈。章梯其巔拾巨珠一。又穴地深數尺許。獲一金鼎。間遊北域。而其樾之溼朽。與化者之形貌服飾。皆能見之灼。恣口談歷歷不爽。一日遇道士於途。歡如舊識。語之曰。余閱人多矣。無有如君具羽化骨者。卽祖元稚川輩。能學道得仙。終出君下。向不已得鼎乎。夫固煉丹具也。盍遣靜修之室。以爲導養所。章信之。遂引至延慶寺右之高亭。曰。先潔爾腎腸穢。則昇化可翹足待矣。隨按摩其腹下。漸以次及臍。而胸而嚙。咳聲頓發。珠突自喉間出。有肉屑裹其外。道士曰。嘻甚矣。褻取而刳之。納諸口。遂不見。章竟悶僵臥亭中。翌日其母跡獲之。負之歸。昏睡不能起。自以垂斃。顧善爲身後計。適交好陳士英趨墟歸。至西廂外小憩茗館。一年二十許婦來。曰。君與曹氏子交素愜。聞今病於羸。期而不瘳。茲備刀圭少許。懇吾子袖而奉之。並取帕付陳手。曰。以此爲徵。帕章定情時所贈也。陳歸送其廬。章不敢服。示之以帕。有珠旣返。予當延若壽語。乃飲。病遂霍然已。

夢中四美

王生浙江人。少孤家貧。讀書某氏園。園本廢棄。別無景物。而桃樹頗多。故當春光明媚之時。不減武陵溪境。生每於暖風微雨吟嘯其中。殊爲興高采烈。一日花開正盛。生周圍歷覽。詩興勃然。遂吟曰。嫩臉紅腮百倍嬌。迎風微笑最魂銷。却憐鎮日無言語。空對痴郎伴寂寥。吟畢神思恍惚。隱几而臥。忽聞一陣笑聲。有四女子排闥而入。諦視之。丰姿綽約。體態玲瓏。無異艷魂倩女。生喜極延之坐。一一詰其姓氏。俱低頭不語。而秋波轉盼。百媚俱生。生固詰之。始知一名紅雲。一名絳雪。一名阿嬌。一名小惜。俱花顏雲鬢。風雅可人。而阿嬌尤麗。生前牽

其袖曰。書齋落窠。寒士淒涼。何幸得衆芳脚願我。阿嬌嬌羞可掬。不發一言。絳雪前批其頰曰。阿嬌阿嬌。何必又學息夫人故態耶。言未畢。有二小鬟提壺挈榼而進。置桌上。諸女比肩坐飲。生亦與席。席間諸女談諧謔浪。笑語譁然。獨阿嬌默坐。而酒量殊佳。頃稍稍問答。措詞頗雅。綽有大家風度。生甚愛之。暗以足蹴其蓮鈎。阿嬌亦暗置一足於生股上。生神魂飄蕩。四目偷窺。如流星之相射也。蓋阿嬌與生早已心心相印。特衆女俱在。未免碍眼耳。逾時盃盤狼藉。三女玉山顛倒。生遂擁阿嬌歡會。阿嬌半推半就。而臉泛紅霞。已有不能自持之狀。生覺得異香沁骨。溫軟無比。以爲天台仙子。亦不知是焉耳。事畢。阿嬌欲辭去。生問其住處。曰。君家卽我家也。又何處焉。遂趨出。生急起追之。花片打衣。惘然而悟。見夕陽西墜。殘月東升。不獨阿嬌杳然。卽諸女亦失所在。細思夢中事。歷歷在目。生甚異之。秘不以告人。至次日又入夢境。而阿嬌清談雅謔。有非似昨日之緘默者。生得隴望蜀。漸次第與諸女通焉。黑甜鄉假紅倚綠。約半月有餘。見諸女容顏枯槁。瘦骨珊珊。一齊病倒。生不勝驚訝。爾其故。諸女淚曰。天上星河猶愁遠。隔人間露水豈卜長圓。況我等乎。生不禁大哭。時桃花久已開足。漸凋落。是日忽大雨傾盆。花飛滿地。生黃梁驚醒。幻境已遙。爲之歎息不已。自是乃不復有夢云。

情海異聞

卷八 異藪

綺琴

綺琴麗水沈氏。始字湘碧。幼孤。性絕慧。而容姿艷冶。娟娟如瓊瑤。工填詞。精於音律。母愛如拱壁。選婿頗艱。以故年十七。猶待字也。有隣嫗宋媪。至其家。見女。嘖曰。姐苗條如此。使老身而男也。得不甘爲情死。母笑令其物色佳偶。媪拊掌曰。頗牧自在。禁中何必遠圖。母曰。媽謂韓生耶。吾亦稔其才久。無如其才而貧何。媪曰。焉有陳孺子而長貧賤者。時韓生泰瞻者。邑中名士也。館於其家。適斷絃逾年矣。母因商諸其子。子曰。得婿如生。何啻參軍。然渠家須親自操作。恐妹食貧不慣也。母亦猶豫。女適至。頗聞餘言。自是早作晏息。凡烹飪補綴之事。輒手自拮据不倦。兄嫂微窺其意。以告母。母意乃決。召媪俾示意。生固深於情者。乍聞不勝感激。既慮事有翻覆。先是女以所佩漢玉拱壁。托媪求工琢雙鳳於上。及聞此言。輒還家取佩。矯命以贈。曰。此物所以志也。遂入復命。旋至女所。告以所贈。女驚且咎曰。事若不諧。奈何。卽命婢繡春往索返璧。繡春女素所愛也。卽下跪曰。此事婢子爲姑籌之久矣。如生之爲人。豈負約者。今若往索。不將寒生心。而傷老母意乎。女泣下。隱忍而止。然自是凡生有所需。必以婢至。女善吹簫。嘗於鏡下填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至末句。搦筆者再。遂以草稿封付婢。曰。此曲尙有一字未穩。汝爲我往問韓郎。俾足成之。兼命攜手鑑與生。婢至齋中。傳女命以詞授生。生展讀稱

歎不已。爲援筆更定其字。既而目眈眈視婢。婢噫曰。君未識妾耶。生曰。卿仙肌映雪。雲鬢堆鴉。今夜視卿。覺更勝於晝。異日若天。從人願。卿能否抱衾以從。婢紅暈於頰。俯首拈帶。不能作一語。生不覺神蕩。遽起攬婢於膝。婢固夙以小星自命。然不意輕薄遽爾。撐拒曰。若必如此。有死而已。生不忍相逼。卽釋手。婢脫去。其後不復至矣。生時已婉致父母將締姻矣。會去城二十里。有富室顧氏。女亦婉媚。生父又惑於媒氏。艷其奩資。決意行聘。生不願。其父責以大義。生乃不敢復言。親迎有日。女始聞知。斥鉛華不御。卻水糝不餐。鎮日踞臥。母來慰之曰。兒奈何灰心至此。生雖寒盟。此外豈無良匹。女泣曰。母教敢不聽從。但玉佩已入人手。不可返矣。母始悉前事。知其不可驟轉。姑囑婢善視。勿怠乃去。數日。女忽強起理妝。喚婢索茗飲。及婢攜茗至。不見女。一小婢言頃見琴姑入後園去。婢隨入。則女已在池中矣。婢亦躍入。一小婢在側大號。家衆奔救不及。其母朝夕哭泣。未幾亦卒。時生方新婚。與顧氏琴瑟甚諧。然常獨坐咄咄。出玉佩玩之。零涕。一日。顧見之。詢得其故。就其手奪取。將藏之。佩墜地。折爲兩。生怒。憤然出門。猝遇宋媪。媪生曰。聞新人頗能如意。亦欲知故人消息乎。生急叩其狀。媪爲縷述近事。言未畢。生大哭曰。吾負琴姑矣。然吾亦何心復履人世哉。遂去訪其友於青田。將從之。學劍。行至括蒼山中。遠望見二人綽約在前。訝其獨行無侶。策蹇追及。其一乃湘碧。其一卽繡春也。駭問汝二人何得在此。女舉首見生。似有怨色。繡春星眸微轉。尤覺憤態可掬。小語曰。琴姑去休。相將入林中。終已不顧。生從之行數里。林盡峭壁插天。杳冥無路。二人聯步以上。至山腰壁。砒然開。女入。繡春亦入。生緣藤繼至。望壁呼號。並無隙縫。微月漸上。虎嘯狼嗥。俯視斷澗千尺。清澈如鏡。彷彿二人在焉。生卽亦不懼。攬身入。則已在平地矣。踏

躅至曉。不復入城。一意渡江。將至靈隱。祝髮。至冷泉亭。遇一癩僧。迎笑曰。汝亦欲證菩提乎。但此間從無色界仙人。且汝鴛鴦簿上。一重公案。尙未勾却。何得妄想生天。生膜拜曰。但求懺悔。孽冤耳。僧笑曰。即此足證汝情根未斷。生復拜曰。還求解脫。僧教其仍往相從。生有難色。僧怒俯拾一磚。擲之曰。去去。持此敲之。門當開。生知其非凡僧也。受之而還。渡江復至其處。緣壁上。纔扣數下。聞壁間有人歎曰。負心郎。汝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其語音絕類繡春。生方側聽。忽石門豁然雙啓。喜極躍入其間。琪花瑤草。霧幔雲窗。如入廣寒仙窟。數折見女華。妝倚石欄。方執紅梅一枝。簪髻上。瞥見欲避。生前牽其裾。先謝負約之罪。繼訴相覓之苦。因挈佩刀。將自刺。女急奪去曰。妾自死後。冥司以妾賈恨殞命。俾得返魂。妾與繡春皆已無意人世。妾亦知負約之罪。不盡在郎。但使人不能無耿耿耳。今使郎拋棄骨肉。跋履艱險。妾心何安。然自遭羅小劫。回憶塵緣。旣已冷如冰雪。今當與君爲世外交。了今生緣。若言兒女之情。則請仍歸尋故劍可也。生因請爲膩友。久之漸狎。閨房之事。殆有甚於畫眉者。久不堪其擾。乞以繡春自代。由此煮石爲糧。采花作釀。年餘。繡春竟舉一子。無何秋風驟起。庭中落葉颯然。生不禁思家之感。女勸令歸省。生不忍言別。女出羽衣一襲。授之曰。此夜飛游女所贈。如蒙記憶。衣之半日。可以飛回。生披上自顧。居然鳥也。試一振羽。翩然冲舉。頃刻至家。則舉目非舊。問其妻亦前歿。惟父在垂危。生入視。已不能言。見之一慟而絕。生哀毀成服。旣葬。衣羽衣飛去。不復至。

翠翠

山左吳生。失其名。固良士也。美丰姿。好遊俠。家貧不能自給。爰館於濟南鄭氏。賓主極相符。主人有妹名翠翠。

嬌鶯雛燕宛然未嫁之綠珠蕙質蘭心恰似長成之碧玉生曾一見之不禁爲之神魂離合也翠翠每於簾下窺生亦動至永日往往暗自嗟歎恒托之於詩一日兩窗無事頗有所思偶成有懷一絕云宋玉潘安話等閒可憐薄命是紅顏自從簾下瞻風雅早起何曾理鬢鬟雖未明言其人而其屬意於生者已流露矣是日遂病病中恍惚見生入房甚喜欲上前相見而一霎模糊已被其上陽臺矣心頗懊悔以爲聖門子弟何冒昧若此無如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只得聽其輕薄事畢不發一言飄然逕去凝眸細視則青衣僕婦環坐床前門亦未啓心疑之然羞不敢言次夕生復至仍如前狀自是竟無虛夕奄奄一息日就危殆家人俱無如之何也先是生夜半聞啓戶聲疑之後知翠翠病重乃靜俟之以觀動靜一夕生落帳和衣臥榻上忽鏗然一聲旁窗自啓見有一物自窗躍入狀類貓眼珠閃爍周圍四望繼復將身亂抖轉瞬間變成一書生瀟灑風流形與已墜生急起捉之忽不見而足下恍惚有物俯視之狐裘一襲也甚悅拾起置褥下挑燈啟帳假寐而待天將曙則見書生孑孑而來尋裘不得倉皇着急長跽而告曰君後福甚大我焉能犯乞還我本來面目此後決不再行肆擾也生佯爲不聞書生又苦苦哀求叩頭以千百計生只作不知俄而紅日映窗人聲四起書生乃趨出至桂樹下一躍而逝生即起取狐裘詣主人而告之且曰僕夙昔曾習劍術今請試之遂提劍至桂樹下以劍插泥中未幾熱血如注自劍旁冲出狐竟作劍下物矣主人大駭遂置酒謝生因謂生曰舍妹命在旦夕君乃立誅妖妄此後舍妹有生之年皆君賜也願結秦晉之好以報盛德君其無辭生始却之後見其意頗誠乃可翠翠聞之病亦尋愈擇吉日行合卺之禮燭光之下翠翠婷婷嫋嫋姣艷可人而脂香粉澤迷離於鏡臺繡幔之

聞。生撫今追昔。不禁欣感交集。翠翠夙願已償。芳心甚悅。綠窗紅豆。韵事頗多。生後舉進士。官至尙書。

穿雲琴

康熙間。勾曲道士忘筌。本武昌名家子。以幼孤避亂。入道勞山。性豪逸。耽書嗜飲。善畫墨竹。尤精於琴。遇良材必重價購之。至於典質不倦。後聞新安吳商名畏龍者。蓄琴頗富。裹糧往訪。商見其攜有古琴。問鍊士亦善此乎。對曰。固生平所好也。但恨未遇名材耳。卽指手中所攜者。曰。此宋賈相悅生堂中物。向以五百金購得之。然亦非上品。聞先生多蓄古琴。故不憚遠涉。未識可賜一觀否。商與論琴理。筌爲細述勾撥挑剔之法。語多神解。商一時未能盡領。請傳之妙手。筌解囊爲彈水仙操一闋。商危坐竦聽。如有山林杳冥。海濤汨沒。起於座中。輒爲歎絕。筌停琴言曰。此調自伯牙傳至稽康。名廣陵散。所謂觀濤廣陵者也。康死此調已絕。某特以意譜之耳。商乃出其素所珍藏者十餘琴。皆不足觀。最後一琴。以金貓睛爲徽。龍肝石爲軫。背刻二字曰穿雲。質理密栗。古色黝然。曠代物也。筌愛玩不忍釋。請以所攜琴易之。不許。增以五百金。亦不許。呼僕取入。筌乃起。悵然而出。謀諸閤者。閤者謝曰。主人亦徒慕風雅耳。本無真賞。今見師賞鑒若此。豈復能動以利乎。筌乃出貨居一僧寺。誓不得琴不返。然卒無可爲計。惟日飲。無何一夕對月獨酌。念資用將竭。而寶琴終不可得。淒然泣下。忽聞牆陰屢響有聲。一女子丰姿綽約。含笑而至。曰。如此良夜。請爲清歌侑酒。以破岑寂可乎。筌訝問美人何來。女曰。勿勞窮詰。當非禍君者。遂於懷中取黃牙拍板。唱琴心一折。音韻淒婉。願盼生姿。筌連釀數觥。竟醉倒於床上。及醒。窗中斜月瑩然矣。女猶坐於燈前。遽起促之歸寢。女曰。妾亦非私奔者。自蒙青盼。覺人間尙有中郎繼知。

君情深如許。故背主而來。將以此身相託。卽君心中事。或者猶可借箸。不意見拒之深也。言已。以袖搵淚。窆見其羅袂單寒。轉更韻絕。乃擁之入懷。爲訴流連之故。女曰。此易事耳。窆聞之喜極曰。然則今夕願爲情死。遂擁入共相繾綣。旣而烏語參橫。女急起曰。吾二人豈可復留此耶。窆辭以商琴未得。女笑語曰。第行勿憂也。卽往牆角取一小篋。出水田交裙各一。並冠履易作道裝。相與促裝啓後扉而行。中途入一村店沾飲。先有一道者在座。窆揖與談。理致元遠。遂邀共飲。女避去。道人密語曰。君相隨少。尼非人也。今夜共枕時。某於門外作法。君當緊抱勿釋。如其言。果得一琴。卽商所寶藏者也。大喜。持示道人。道人曰。此楊貴妃遺琴也。傳至南宋理宗。曾以殉葬。後爲楊璉真伽掘得。非君不足當此物。亦見古今神物。必不終淪於俗子手中。然君亦不可復至勞山矣。窆乍聞恍若夢醒。遂起再拜。攜琴入終南山不返。

外史氏曰。以吳商蓄琴之富。而僅得一穿雲琴。亦見神物之未可多得矣。惜其不知所寶而慢藏。以失之名曰畏龍。稱其實矣。彼勞山道士者。欲得良材。而以金盡飲泣。設其終不得琴。其將不復返乎。癡哉。道士之好琴也。然非道士之癡。又烏能通乎鬼神。若是彼世之通倪自喜而卒於一藝無成。皆其自謂不癡者也。於是乎道士之癡。乃不可及。

東鄉奇遇

癸丑紅頭亂。余家僑居周浦鎮之張家花園。有屋十餘間。堂之陽。疊石爲山。中有小池。荇藻交覆。畜魚其間。每出沒不可尋。左植修竹數十竿。芭蕉數本。至風瀟雨晦時。清聲入牖。俗慮頓蠲。牆側則薔薇繁衍。當四五月間。

一望繽紛。嫣然可愛。其他如紅樺、山茶、碧桃等。應候而開。均堪悅目。右有書室三間。其額爲烟波畫船。蓋房式。宛如舟室也。地位雖小。而結構頗精。後有園地。植菓木十數株。皆橙橘桃李類。時余年尙幼。閒靜之趣。未能一領。越數年。有親某挈眷住鎮之南市。稍北臨菜圃。南俯清流。已有村落景象。余暇日過訪。相留下榻其家。日暮與主人茗談半晌。遂入室假寐。蝶夢初醒。則涼月一窗。更鼓已交二下。因客居不復成寐。遂啟戶閒步。沿堤而行。仰見明星數點。皓月一輪。涼意清光。豁人心目。由石梁而東。則草深樹雜。迴殊來徑。行約半里許。則有瓦屋數間。環以竹籬。覆以樹蔭。近卽之。卽聞吟哦聲。自短窗出。於窻隙中窺之。見內中陳設潔淨。几置一爐。焚香少許。卽覺溫香一縷。暗沁心脾。中坐一碧衣女。旁坐一縞衣女。年俱可十六七許。容顏美秀。衣服幽雅。洵絕代麗姝也。縞衣女曰。聞西廬黃四娘方結詩壇。與羣姊妹相吟咏。嘗題湯臨川四種傳奇。其一南柯夢。金枝攀取。興如何。踏遍槐黃路。幾多萬。蠓戰酣。誇得雋。不知身盡在南柯。其二還魂記。死死生。生一縷情。臨川妙筆。可憐生誤他多少。癡兒女。博得風流玉茗名。其三邯鄲夢。漫道仙家事。渺茫枕中富貴也。風光荒江老屋。寒窗下春夢。何曾做一場。其四紫釵記。偶結姻緣。紫玉釵得功名。後會偏乖。十郎畢竟多情種。差勝琵琶蔡伯喈。筆情宛轉。寄興遙深。姐其許可否。碧衣女曰。四作殊佳。但作詩終非閨中事。卽花朝月夕間。對景一吟。但能清麗已足。何必縷刻心肝。與詩老較工拙哉。當此良宵寂寞。不如手談一局。儘可消閑。於是遂取棋對奕。下未百着。已成殺局。黑白互相圍繞。白勢較黑爲危。縞衣女笑曰。姊素負奕名。施范程梁法。幾自謂盡窺其奧。何是局之竟少巧思也。碧綠衣女曰。且漫誇口。出奇制勝。愈險愈妙。弈法一如兵法。殺着其在此矣。卽於黑眼位中。連撲兩次。打

起後。復行教吃。勢已白寬而黑緊。黑中州一失。四隣振動。大有不可終局之勢。余方看奕出神。忽聞遠處鷄鳴。犬吠聲。恐有驚動。卽尋原路歸寢。明晨憶及夜間事。自忖鄉村小女子。豈能工詩奕若此。昨所遇得母如聊齋所載鬼狐類耶。恐爲所祟。因不復踪跡云。

四女傳

順德都寧有何氏婦。夫早卒。一子年當舞象。丰姿俊秀。嬌逾處子。婦使就學隣村。村中黃麥陳張四姓各一女。年俱及笄。均有殊色。而相愛逾於同胞。因歷序年齒。呼爲姊妹。四女惟麥氏門衰。家止白頭老母。一老婢供炊爨。無兄弟伯叔。且無親串往來。故黃陳張三女恒聚於麥氏家。至數日不歸。父母亦不顧而問也。何子就塾必經麥氏之門。男女注盼已久。欲聚晤歡接。無隙可乘。一日晚歸。途次忽風雨驟至。因托避雨。竄入麥氏家。四女匿諸厨樓。爭妍獻媚。宛轉纏綿。而何子亦魂迷色陣。願老死於溫柔鄉。不復念倚門人懸望矣。不數月。疲於奔命。溘然而殞。麥氏有畫箱如櫝。置屍其中。擬俟夜深舉而棄諸河。任其浮沉。漂泊於無何有之鄉。而不顧矣。是夜何母夢中聞枕畔泣聲。嗚嗚驚問爲誰。曰兒也。問何以久出不歸。曰兒爲前村麥氏四女所斃。色荒而斃。茲若輩藏屍畫箱。擬明日夜半棄諸河流。倘母垂念孤兒。幸率僕婦先期往候。俟其昇至。擒之來家。以利害脅之。俾皆得相隨於膝下。四女均有娠。是母喪一子而得四婦。抱四孫。所得不已多乎。母泣而如其言。果挾之而歸。女家知之。恐播醜聲。不敢問。四女遂居然爲何氏婦。而何子每夕輒現形與四女調笑。燈前叙琴瑟之好。一如其未卒時。未幾果各產一子。迨母卒後。何子不復見。

麟商

新安程某。司鹺務於維揚。家貲饒裕。甲第連雲。性豪縱。喜結納。淮南北殷商巨賈。非姻婭卽交遊也。其母設悅之前一日。親朋畢集。舍宇皆滿。幾無下榻處。時有故人子。裙屐翩翩。亦遠來稱祝。因啓別院居之。四圍皆粉垣。垣外綠楊一樹。柔條垂蔭。精舍三楹。中爲堂。左右各一室。右室設榻帳。以供休息。左室錮閉。殊嚴。由門隙窺之。箱奩畢備。似乎閨闈。而蛛結塵封。芳踪久杳。陰森之氣。逼人毛髮。客於午後。爲主人邀飲他所。夜分歸寢。啓幃有婦人華粧臥。問之不答。疑主人妾媵。紫雲紅拂。無因至前。亦旅幃樂事也。酒後不遑窮詰。雞未鳴。卽匆匆去。次日主人開筵稱慶。備極奢華。而客以昨宵醉眼朦朧。嘗獲此佳遇。斷雲殘雨。莫辨溫柔。深爲悵結。因僞醉歸寢。淪茗焚香。倚枕以待。夜闌人寂。翹盼甚殷。時月華如晝。數武外纖悉可辨。忽垣外柳枝搖曳。一人攀條踰垣而下。身無寸縷。視其雙足。羅襪凌波。而不見首。駭極急竄臥室。掩戶一窺。女於墻下兩手爬搔。得一物承領際。儼然首也。髮長委地。且挽且行。登堂趨左室。鑰錮自開。入啓箱篋。取紈綺服之。對鏡調脂。連梳挽髻。粧竟出戶。卽昨宵燕婉之佳麗也。客匿帳中。投之以枕。中其首。首墮地有聲。女俯身遍拾。客急起提其首。擲戶外。揮拳縱擊。女張兩手若瞽者探物。摸索及門而遁。客隔院大呼。主賓咸集。燭之則一髑髏。髮膚盡脫。瓠齒猶存。客爲緬述情狀。程色變。以鐵杵碎而火之。先是程少年美丰姿。恃其殷富。多畜婢妾。猶漁色於外。不啻登徒。然妻有殊色。私於僕。妾亦無一貞。而程不覺也。偶悅隣婦百計搆得之。卽以別院爲金屋。甫匝歲穢行彰聞。偶爲所覺。遂殺之。埋其首於院。火其身於墻外。曰俾淫婢身首異處。無復輪迴。嗚呼。何其厚於責人而薄於責己如斯耶。顧女

以淫冶戕身。至死後鬼魂猶不知愧悔。甘蹈桑濮。亦可爲至死不變者矣。

毛畢

秦中毛畢。不知何許人。相傳其祖父提筐道左。拾馬糞。所得錙銖。窮年積累。漸以溫飽。至畢則更充裕。遂棄舊業。衣紈食肉。與里中紈袴兒相征逐。鄉人皆竊笑之。值歲歉。有叩門乞食者。自稱溫郎。頗饒媚態。留養之。情好甚篤。寢食與俱。其妻因憤爭致疾卒。卒後思再娶無當意者。偶入山見一巨室。四圍林木稠密。旁無居人。坐盤石小憩。門內有叟曳杖出。詢客何來。並及姓氏。具答之。轉詢叟答以伍姓。僑寓於此二十餘年矣。尊翁非面黑多麻名長吉者乎。曰然。曰十年前恒相遇於官道上。近因足疾久不入城市。不意郎君倜儻若此。洵跨竈矣。因延之入內。互相問答。而大雨忽降。不能歸。一人戴笠跣足入。視其貌與隣人王某操舟者酷相似。而某葬魚腹三年。意謂貌之偶相肖耳。無何叟命烹茶。亦呼王某。天下詎有貌同而名姓亦同者乎。頃之捧茗進。客諦視之。無訛。因問叟曰。此綱紀乎。曰。佃人聊供洒掃之役。非僕也。語次見屏後雲鬢掩映。時窺客。毛心神瞽。亂日將夕。不言歸。而竊幸天際靄霽不休。藉可休止也。叟曰。雨師留客。當有夙緣。卽出飲饌餉之。似皆越宿物。不甚適口。堂左有小軒頗潔。遂止宿焉。將寢微聞窗外笑語聲。窺之。兩女郎立檐下。一素服淡粧。弓鞋窄袖。年約二十許。一滿洲粧者。年三十以來。指窗小語曰。何處游冶郎。居然假榻於此。毛急啓戶笑曰。交甫候二卿解佩久矣。滿粧者避去。素服者握手入室。毛問日間窺屏後者非卿也耶。曰然。詢翁係卿何人。曰妾之父。滿粧者誰。曰父妾也。拙夫物故。父勸改醮。故居此擇配半年矣。毛曰。余妻亡匝歲。苦乏傾城之選。卿如不棄。當覓斧柯。於是兩情

既洽。極盡網繆。天將曙。叟排闥入。大聲詬詈曰。吾嘗從大夫之後。豈容虵丸兒辱及門戶耶。毛長跪乞憐。叟則聲色轉厲。頃之。叟之婦夫人來。滿粧妾隨其後。代爲緩頰。謂我女待字。聞毛郎未續娶。盍使匹偶。免播醜聲。何人。王某慾諛尤力。遂即日贅於其家。未幾。滿粧妾亦與有私。毛樂而忘返。匝月不歸。温郎踪跡得之。強之歸。歸不越宿。又往。而温郎之朝夕促歸。往來無間也。一日。毛與兩婦正歡叙。温直入其室。婦大怒曰。玉面妖狐。敢以。後庭一曲。學狡童媚人耶。倘逢獵犬。難正首邱。温曰。余誠狐。差勝淫鬼。但各逞伎倆。何如耳。語畢趨出。是夜。毛夢中忽聞。旬旬鞞鞞。屋宇全傾。瓦石泥沙。亂落如雨。而男婦啼號。更慘人心目。正在惶惶。一人闖入。負之而趨。則温郎也。所幸出諸望外。至家猶驚魂未定。詢温郎笑曰。君之曠人。一門皆鬼賊。亦知之乎。老翁任甘肅某州。以賍敗伏法。其妻稱夫人者。王姓巨室之婦。叟魂飄泊。依於其塚。爲伉儷焉。滿洲粧束者。王婦之甥。強居小星之列。素服者。平康之妓。因葬王婦塚側。認爲義女。至服役之。王某則君之隣人。溺死三年。其他婢僕。皆山中窮鬼。不能枚舉矣。余系出塗山。與君有夙緣。故邀同列。發其墓。搗其巢。以報德。毛爲之愕然。而温郎從此不復見矣。

妖媒

雲光美儀容。甫弁應童試。果爭擲。偕同門友。頓沈氏家。沈有艾女。將笄。其母艷光姿。與妯娌談。輒曰。安得是子。而婿之。俾拱壁輝聯乎。女聞之。顏發頰走。徐習聽。亦恬然。日光詣治殺所。女驟至。頻以語挑。光漸惑。期二鼓。啓窗迎。光許諾。入夜潛起赴約。已詣檣下。遽翻然改。曰。諸友知之。則品敗。不知則德喪。疾返其舍寢。翌日。女以負。

約讓光。光曰。兩相悅而勿恤。人言非禮也。既畏失汝貞。又懼益吾過。以是甘蒙不信名。嗣勿再以情投。不爾將以告而父。其母悔。女面無悛色。且諷求所帶環。適女之母來。窺其狀。叱女入。女轉以卽光謀。及爽期白。母言之。尤俄其女聞母言已。聲出於房。母忿且駭。渾莫辨。二女且擡袖互以妖詭。女父亦聞聲至。視容色衣履如一。真僞頓淆。元乃挽沈出。附耳語曰。第分貯東西屋。潛以情詰。自立剖矣。沈如光言。先之東。訊誘光者女。情悉輸不諱。繼之西。諮其女。則以帳障面。怒且泣曰。此何事也。忍苟且行乎。沈遂持刃奔東廂。至則女逸。但聞屋脊上聲。嘻嘻起。告以緣經。夙定向。故幻其身以媒。出視渺然。時女之父母欽光義。欲妻之。敦其友執柯。光不可。女亦恥爲妖幻。托懼玷清潔名。以鍼刺臂。涅貞信二字於左。光父母聞之。遂訂盟。

蜀僧慧通

蜀僧慧通。少在蛾眉山聖佛寺。拜悟虛長老爲師。幼穎達。能書識字。經文釋典。祕史奇書。日夕研究。手不離卷。讓紅聲琅琅清越可聽。師絕愛之。年二十餘。忽易其性。慕濟顛僧之所爲。卽好飲酒。師知而禁之。稍斂。後十餘年。悟虛圓寂。將衣鉢相傳。慧通不修戒律。時飲酒至醉。寺僧多惡之。時微公主方丈。戒律嚴。衆憚之。一日。慧通下山。偶過酒肆。沽飲大醉而歸。日落西山。寺門已閉。慧通叩門不開。恃酒詈罵。寺僧稟諸方丈。微公令開山門。着之入。喚至前。責之曰。出家人不守清規。日事劇飲。因念汝乃悟虛和尚之徒。汝師圓寂未久。不忍過責。汝終不悛。此寺將來必爲汝壞。實不能容。可另尋別寺。不許再踐佛地。慧通酒已略醒。聞方丈言。滿面羞慙。膜拜於地。曰。弟子亦知罪過。師既不容。弟子明當作雲遊之舉。乞暫寬宥。微公曰。佛法慈悲。不爲已甚。非我不容。實寺

衆之不容也。汝既言雲遊，明當卽去。慧通不敢再言而退。次日收拾衣單蒲團，至方丈叩別。徹公曰：汝後當歛性戒酒，火炕中亦有蓮花，勿從阿鼻地獄中去耳。慧通低首領教，負行囊蒲團而出山門。下山而行，一路逢寺掛單，遇庵投宿，行之兩月，至湖南衡州地界，擬往衡嶽禮佛。一日行至一處，山連幽谷，草偃平疇，碧水環溪，孤松倚石，地極靜僻。天已將晚，慧通暗思：不知何處方有寺門，不如且在此山倚松休息，遂卸衣囊，設蒲團，蟠旋而坐。時夕陽西沒，皓月東升，照耀青山，如同白晝，涼風撲面，心曠神怡。見有二狐從山曲轉出，來至山脚平疇草際，向月蹲坐。忽一狐作人言曰：子媚前村常家之女，聞甚美麗，樂此融融，令人生妬。一狐曰：此女體態輕盈，色亦艷絕，我以剛矛鏖戰，難敵其鋒，近來病骨闌珊，樂趣亦稍減耳。一狐曰：色界情天，實難超脫，我輩通靈，尙且如此，而况遇女相悅，彼此情濃，越禮犯名，致生禍患，此中退伏想亦更難。一狐曰：子所狎田氏子，近若何？一狐曰：田氏之子，并頗穉，性柔貌美，使我魂銷，惟彼未透情關，靈園衝突，難當鉢銳，死而復生者屢矣。近抱沈疴，我心頗歎。一狐曰：子誠忍心人也。一狐曰：子不忍心，常家女何以如是？言已寂然。半晌，一狐又曰：何不往尋樂境？一狐曰：時尙早，可回少息，方往未遲。於是二狐起連尾而行，慧通亟起隨其後，轉至一山，有數株大松，山之麓有一大穴，二狐進穴不見。慧通識其處，回至松下復坐，合眼而睡，不覺天曉。卽起負行囊蒲團，從山路前往，約行七八里，見有村落，舖市人家稠密。慧通入村問市人曰：此村有常姓否？市人曰：前面約一里，卽是常家。慧通遂行至其處，見粉壁磚牆，雙扉靜掩。慧通到門，合掌念佛，門忽啓。一年四十許人，長袍方履，出問曰：和尚從何處名山飛錫至？比慧通曰：貧衲是四川峨眉山僧，雲遊到此，特來募化。其人曰：可卽令小童捧米一盤，布一

正青蚨二百付上。慧通合掌謝曰。貧衲雲遊。不須此物。敢辭。因聞府上有令。媛被妖纏繞得病。故來治病降妖。其人驚曰。若是則請進寒舍獻茶。遂延慧通入座。慧通問曰。常公何在。其人曰。在下卽是。常某曰。弱女被妖相纏。現在抱疾。惟仗禪師法力拯救。慧通曰。可取黃紙硃砂新筆來。常公急卽命童具紙筆。慧通伏案書符三紙。曰。一紙貼神堂。一紙貼病者房牀上。一紙化灰與病人服。常持符入。如法行之。少頃出。隨其齋筵相款。齋罷。慧通曰。此間可有田姓。常某曰。田家離此半里。其子亦被妖纏。禪師得無拯救。慧通曰。正爲此也。言未畢。聞叩戶聲。則田翁已來矣。田翁向常問曰。聞有大和尚在府上。特來叩請。並請至舍。常某指慧通曰。此卽慧禪師也。田翁急奉楫曰。佛駕在此。敬爲瞻禮。因有小孫被妖纏繞。沾病甚危。敢請慈悲護救。慧通曰。貧衲早已察得妖蹤。定當除却。卽再書符三道。交田翁。照常家之法貼而服之。並問田常曰。二公可卽急選庄丁二十人。各持扶爬長錨朴棍。並備琉璜烟硝火藥等物。交二十人掌管。隨貧衲往妖巢穴擒捉。卽速要辦。此妖通靈。遲則恐遁。常田二家遂急喚庄丁二十人。各持器械。並具琉璜火藥。隨慧通前往。慧通卽帶各人。照原路往山至大松樹下。尋得大穴。命將琉璜火藥烟硝燃着。擲入穴中。又着各庄丁持器械指定穴口。待妖出卽槩而捉之。頃刻火熏穴內。煙焰冲天。二狐從穴中冒烟突出。各庄丁窺定狐出。連忙將長錨奮鋤。快爬朴棍雨點打下。二狐大嗥。身被重傷。逃之不得。卽被槩死於穴口。慧通着將二狐之屍。用繩細紮抬回村去。衆聚觀見死狐身長三尺餘。高二尺。遍身黃毛。金色尖嘴。修尾。各駭然。慧通令將狐開剝。用鐵甌載之。以炭火燒紅周圍。煨煉狐化成灰。以灰和酒與病者服。病尋愈。常田各出金帛酬謝。慧通謝曰。貧衲不須金帛。若此。問常田二府有餘地。可以剋造一

室爲貧衲棲息潛修之所。則感二公之德耳。常某曰。離此三四里有敝庄。在此尚有餘地。此地旁山臨水。樹木陰濃。甚爲幽靜。可以創建一院。禪師以爲何如。慧通曰。若是則檀樾功德無量矣。慧通卽往相地。常田二家出資。庀材鳩工。不兩月而落成。粉壁朱簷。軒檻明淨。中供如來佛像。慧通於此潛修。誦經禮佛。懺悔少時。破酒之戒。顏其居曰圓覺寺。

鍾進士

平湖錢孝廉某。中丞公臻之子也。以赴選入都。至通州。日已暮。寓舍滿矣。惟屋後樓房三間。相傳向有狐妖。無敢宿者。錢欲開視。衆皆以爲不可。錢笑曰。何害。余向讀青鳳傳。每歎不得與此人遇。果有是耶。當引與同榻。以遣此旅枕淒涼。立命啓之。几榻塵封。二僕拂拭踰時。施衾枕焉。旣就寢。不能成寐。夜將半。萬籟俱寂。斜月半牀。頗涉遐想。忽聞履聲細碎。兩女子攜手自西北隅出。一女子曰。昨宵因看月至蘆溝橋。與雲姊奕。妹連輸兩局。本約今夜再戰。頃小婢來言。此中有人。乃風雅兒郎。不可交臂失却。故邀姊偕來覘之。言次以手指榻上。遂近前揭其帳。含笑罵曰。何處書獃。敢來占人閨闈。錢視之。皆二十許麗人。乃起坐曰。仰慕仙容。願得暫親芳澤。以盡一夕綢繆。雞鳴戒旦。卽爲陌路蕭郎。何云占耶。其稍長者。卽以巾拂之曰。吾姊妹將來魅汝。其少者乃曰。姊住此。妹且去。女遂縱體入懷。錢不覺心動。急轉念是花貌而雪膚者。妖也。遽引佩刀刺之。而懷中已虛無人矣。意將遷出。又恥爲衆所笑。乃復就枕。倦極朦朧睡去。忽覺渾身冰冷。驚而寤。衾褥皆爲水淹。二女笑立帳外。錢裸而躍出。大罵妖狐休走。二僕齊起。則二女已遁。榻前浴盆存焉。旣而寓中俱起。其浴盆蓋店主所備以嫁女。

者啓視後房已失其一天漸曉錢束裝遂行中途遇同邑武舉楊某將赴試入都語及楊笑曰此由君畏怯所致也如我往恐彼將不任馳驅爾策馬而至請宿樓中主人曰君不聞昨夜某客所遇耶楊曰某正以聞所聞而來耳主人知不可爭聽之楊既寢倚枕以待久之見一老大婢蓬頭鬢耳蹣跚而前楊躍起問將何爲婢曰吾家蓮姑聞郎君在此偕七姑避往雲姑處圍碁適匆匆忘著半臂今令侍婢來取故將搜取以往楊問何故避去婢曰不知蓮姑但云相君之面殆是鍾進士後身故不敢相親也楊大喜次日出誇於衆以爲此去必中進士衆視其貌獮目叩鼻虬髯繞頰面黝如鬼絕似世所繪鍾馗狀匿笑而退然由是樓中狐亦絕不復至矣

馬宏謨

彰德馬生名宏謨素以操行自許年逾壯尙未第也嘗言人以魯男子爲鐵石心腸然已亂男女之別吾竊笑其柔情未斷也人謂其不愧斯言父若虛老矣館於富室趙氏每入夜輒先就寢一日其徒二人以課藝未完苦搜至半夜方始脫稿忽見壁間所懸關帝像自幘中冉冉而下二人大賊將逃帝君止之曰毋恐吾非禍汝者遂索觀其草稿爲之點竄講解皆精妙入神良久仍歸畫上二人重加繕錄次日以呈若虛若虛閱一過并皆佳妙訝其進學之速詰得其故懼崇之見及也託故辭歸以語家人宏謨聞之笑曰此畫妖也從來妖由人興幾見邪魅而能惑正人端士者旣吾父恇怯不敢復留兒請往代攝其事看此妖敢來魅我否若虛阻之不得束裝徑去託父命以進主人姑爲下榻焉顧自是齋中神像竟不復下人咸謂生之正氣雖鬼神亦避之矣生亦益自負後值重五塾徒皆散旅窗粘坐不禁思鄉之感遂信步至後園其中亭屋頗極幽邃遠望東畔一

小池荷花已開。急趨之。池上有樓翼然。意將登覽。以豁幽懷。而扇鏘甚固。正徬徨間。忽雙扉砢然自啓。一二十許麗人迎門。瓠犀微露。以手相招。風流靡曼。世間無其匹也。生時方久曠。乘輿從入。女轉身上樓。生亦拾級隨上。直前擁抱。此女忽變一厲鬼。被髮相攫。駭絕急奔。及梯而仆。忽頭上砢然作聲。其左足已爲樓扉所壓。而身倒懸於下。大嗥羣集救之。竭力啓扉不可得。其主人仰視久之。心知其異。急出呼一犬至。取械擊之。犬嗥聲大作。而生足脫然出矣。扶掖至齋中。細詢其狀。生此時驚魂喪惘。不覺吐實。主人從旁笑曰。先生不知此樓向爲狐魅所窟。故終年常扇閉不啓。不意先生乃亦爲狐魅所惑也。衆皆粲然。生顏汗不能仰視。翌日乃以足蹇辭主人歸。竟不復至。

外史氏曰。馬生色厲內荏。意其生平醇謹。如微生高之直。張君瑞之遠色。有足以盜取虛聲者。然未有實學。故無定力。其卒也。遇尤物而迷亂。失次至此。幸此妖忽現。變相以相戲。雖傷其足。而不至失足焉。然其失足過半矣。

奇夢

族人勉齋性誠謹。不苟取與。一日薄暮自外歸。行至廳事。見一女背牆而立。勉齋以爲同居族人。也。略不顧瞻。次日又遇於夾弄中。偶一覘之。則笑臉花嬌。圓姿月替。並不識其誰何。疑係族中戚黨。亦遂置之。夜臥夢此女笑容而至。謂曰。妾本明朝某宦女。葬後邊松樹墳下。君祖建屋時。佔及殯宮。初欲尋君報復。乃見色不動。遂不忍死。君今而後當爲膩友。不敢害君。請無慮。勉齋始甚驚愕。既見其霽顏溫語。意良善。遂跪叩於地。唯唯不敢。

起。女驟然曰。癡哉。男兒膝下千金。反屈體於巾幗。何自褻。乃爾呼令起。細問家中事。已而笑曰。兒亦有家居欲識之否。勉齋又不敢強。女挈袖同行數十步。已至。勉齋默揣此正後門外松樹墳。然忽見房屋數間。入其室。幽而深。陳設位置亦頗雅潔。心中頗訝。女已知之。笑曰。君疑此中爲墓穴乎。是也。人居地上。鬼居地中。地中亦可營建。此係妾父遺宅。妾戀君居此。於墓穴旁闢一區。與殯宮僅隔堵耳。因導勉齋至隔室。逾一小竇。則朱棺數具在焉。重返室中。繾綣備至。雞鳴送勉齋返。戒勿洩。勉齋醒後。秘不告人。比臥。女又引之去。出酒肉相餉。謂得自陽間者。強飲而醉。顛倒鴛鴦。倦而忘曉。乃推枕而興。披衣促速去。臨行勸習賈。勉齋以無業對。女曰。對門水烟舖主人。嫌其無利。雅不欲開。君速圖之。事必成。成後兒當助一臂。言次。已送至家。勉齋醒而奇之。謂昨夢或偶然耳。今日何更夢耶。東方既明。即尋舖主人而問之。主人驚曰。僕才有此意。君何由知之。然君旣欲爲此。僕當情讓若干。乃一說而成。約期交替。是夕見女拜謝。女曰。未已也。君設肆後。妾尙須陰佑。俟生涯鼎起。白蠟充囊。爾時雖鑄金事妾。不汗顏矣。自此每夕必來。開市後交易果盛。未及半年。勉齋偶洩於人。女責之曰。昔者每戒汝謹言。乃竟忘所囑。怪異之端。好事者將爲口實。妾能久居此乎。遂不歡而散。越數日。女率婢攜酒肴至。相與同飲。旋謂曰。妾父在蜀。屢有書見招。以戀君之故。一向因循。今義不可留。故來相別。雖然。聚散緣也。貧富命也。妾欲助君而不能。始終其事。則數之不可逃。而理之不可強也。乃命婢收拾飲具。嗚咽而去。

棺中佳偶

往見唐宋小說中。有幽冥婚感之事。竊以爲妄。謂此不過莊子寓言八九耳。而今聞維揚阮禮如所述。則古今

事有相同者。維揚郭生蘭坪。望族也。父官於京師。生幼聰穎。美丰姿。年甫十四。即領郡庠。凡試輒拔幟先登。邦人士俱有乘秋雕鶚之目。其母尤愛憐之。每欲得佳婦以爲配。然窺生意鮮所當可者。因未果。隣有富室女。少生一歲。綠髮覆額。娟好如玉人。天仙不啻也。性慧警。能吟詠。生偶於複道間望見之。遂屬意焉。恃愛達於母。母曰。是女我雖未見。然我家婢女曾過園折花。見其虞美人詩一首。雋雅可喜。是誠佳偶。然此事必汝父主之。因以書達父。父怒曰。牧猪奴乃欲與我結秦晉耶。不可。生得書。悵悵無已。因作詩託母婢通於女。女覽之。淚涔涔下。蓋女亦心慕生如生之慕女也。因作詩覆之。自是雲箋錦字。日相往還。然富室多奴僕。重門嚴扃。無由作合。况事已無奈何。女遂鬱鬱死。生聞其棺寄蕭寺。因請於母曰。棘闈在邇。家中多俗事相擾。意欲於城外僧舍。作攻苦計。母從之。令二童子偕往。生留其一。至寺中。卽於停柩之東廂寓焉。朝夕焚香。設食誦讀。至漏深人靜。鮮有不飲泣失聲者。一日童子偶歸。生忽不見。三日杳然。生家疑僧之或有他故。而遂致之死也。訟之官。官又得其父書。逮僧至。撲掠無完膚。竟誣服。然屍未得。終成疑獄。後有人偶遊寺中。見女棺外露一衣角。異之。戲搖其蓋。若已啓者。周視則釘跡盡脫。因奔告女家。女父母至。啓棺視之。則二屍在焉。其一則生也。作橫陳狀。動之固結不可解。兩家父母遂卜地合葬。平山堂西偏。而僧冤得白。出獄後厚贈之。

眞生

葵源眞生。名璞。字荆山。有俊才。嘗受知于汪瑟菴先生。評其試卷。謂英姿颯爽。才氣無雙。從此精進。可以成家。遂拔爲優貢生。旣而屢躓南闈。鬱鬱不得志。偶出其文示人。人皆以其奇氣滿紙。不肯一語凡庸。相驚愕。生笑。

借題發揮
固一副傷
心筆墨也
讀者勿忽
之

置之。然以貧故。思欲負石田爲作嫁計。而薦剡所投。亦遭按劍。生歎曰。窮至此乎。於是謝絕人事。鍵戶下帷。每文成。輒走山中。抱蠲牋。歸置几上。酌以酒。且讀且飲。讀竟痛哭。一日方哭。未已。蠲牋亦涔涔淚下。生駭然。乃不復抱還。迨夜方挑燈讀。忽一美人翩然入。罵曰。刼墳賊。不畏死耶。生視其人。韶顏穉齒。宮樣梳妝。而眉鎖遠山。亦無慍色。已知所由來。起揖曰。得遇知音。死亦何恨。但如此三生羅隱。何女曰。妾一弱女子。尙不能保遺骸。何能與人功名。事生許爲收葬。女始齷然。俠拜。生見其嬌娜可愛。如弱柳泥人。挽與共宿。女變色曰。妾以憐才之故。兼覩垂憫。枯朽故不憚冒行。多露至此。妾本海鹽吳氏。自先人殉難京師。家屬南奔。會福王嗣立。被選入宮。未及邀幸。大兵破金陵。爲一裨將所掠。將納爲室。妾請沐浴而後聽命。遂入浴室。以佩刀自剄。死。某亦憐之。爲藁葬於此。今若此。是爲河間婦也。絕裾而去。生悵然歸寢。次日抱其骸至故處。爲之竭力營葬。有不足。則繼以典質。且伐石表其貞烈。數日甫竣。是夜女復至。笑謝曰。今而後。知君真天下有情人也。妾不能遂。捐廉恥。仰答深恩。然自幼嘗蒙庭訓。於制藝亦頗窺其奧。今願得長侍硯席。以備康成詩婢可乎。生大喜。出近著讀之。輒爲竄易數語。生服其精絕。女擲筆歎曰。妾亦何能益君。因指一藝曰。如此藝。非不沈博絕麗。但恐白雪調高。少見者。不以爲蜀之日。則以爲越之雪耳。生爲爽然。自是女無夕不至。生對之讀。恒忘倦。女憫其勞也。則爲置博局。相與戲笑。有時淪茗彈琴。常至達旦。一夕女至。生錄一課藝甫畢。舉示女。接置於案。不視亦不語。脉脉旁坐。生詰之。慘然曰。妾本思爲他山之攻。俾君成名。以報大德。今吾父以忠節爲上帝所錄。勅爲靈芝館仙官。以妾在此地飄泊無依。召爲紫府侍書。昨歸時玉符已到。頃欲言之。又恐傷君心。憶疇昔之夜。君命妾歌。曩時羞顏所

不能及。今別離在即。請爲一曲。以誌永訣。遂起奮袂歌。張祐宮詞一絕。一字數轉。一轉數淚。曲未終。哽咽不能成聲。頃之仆地而滅。覓之不得。隨至墓上。周呼吳娘安在。而香魂終杳。痛哭而返。自此生遂得咯血疾。時已屆秋試。帶病入場。闈卷已入。設矣。以孟藝若伊尹。萊朱三句題。文中用金版玉筐等字。主司未解。卒爲所斥。卽女所指爲沈博絕麗者也。榜旣發。生病益劇。未幾竟卒。顧生亦不自知已死也。信步出門。意將尋女。但惘惘不知所從。方徘徊曠野。忽見羽幘綉幘。從數婢自東方來。一女子皓腕寒簾。睇視訝曰。是非真郎乎。何得至此。生泣訴相覓之故。女笑曰。郎亦太癡心矣。妾以郎病未愈。別後常不能去心。故復紆道來視。近已安否。今有一喜信報君。知昨聞真官韓愈奏。今審考試不公已極。來歲恩科。須先將試官甄別。庶免屈抑人才。帝卽以命愈。愈以順天尤爲人文淵藪。擬將以汪廷珍爲順天正考官。此人素爲君知己。君若赴試。自應針芥無差。遂拔髻上一玳瑁簪與之曰。妾此時將赴南嶽夫人譙。不能久留。君持此速歸辦裝。前程努力。忽戀此負心人也。生受視其簪頭上嵌二珠。大如戎菽。光耀炫目。方欲問訊。而香車已去如駛。將返。適遇同學歙縣曹某將入都。招與偕。生以資斧爲憂。寶釵更不忍貨去。某力任其費。約到京可徐爲計。生喜遂從之。行冬杪始達。投刺謁汪公。公亦喜延入下榻焉。明年戊寅。果以萬壽開科。公以都御史主試。得生卷。決爲江南名宿。選爲南元。會試聯捷。嗣以殿試第三人授編修。給假旋里。比入門。見其妻方縗麻。哭於堂中。大呼曰。我今已及第歸來矣。妻回頭見生。裘馬赫奕。大駭曰。君前以下第哭死。適已週年矣。勿作此態來嚇人也。生聞言如夢始覺。長歎一聲。奄然竟沒。衣冠如蛻焉。後十餘年。有人於青城山遇之。葛巾道服。顏色轉少。偕一女子。明艷若仙。乘翠軒從十餘騎。將入山。呼

情海異聞 卷八

二二

其人問及故鄉。顧僕取綵囊中兩書寄回。一與其妻言頃已得女爲耦。度爲地仙。一與曹生謝其解衣之誼。兼託其妻子。蓋宛然舊時手筆也。

情海異聞卷八終

情海異聞

卷九 駭談

隱身術

陸豐張叟入城探親。時當長夏。驕陽酷暑。不可耐。入路旁茂林暫憩。林隈矮屋半間。土神祠也。見一人年約三十許。肩荷雨蓋。至祠前解袴遺溺於神面。叟大驚。謂何處病狂兒。謬妄若此。其人溺後囊中出磁盃貯水。戟指畫符。坎祠旁瘞之而去。叟出林。搯之。清水滿盃。覆以甌。叟知有異。傾水藏盃。遙尾其後。凡所經人家。必徘徊審視而後去。經里餘。見一家板扉半啟。卽叟所探之親也。其人荷蓋逡巡入。叟至門。見一人衣冠而出者。爲叟之舅。急問荷蓋入者爲誰。曰未之見。叟曰余自某村尾至此。瞥見其入。豈老眼模糊。白晝見鬼物耶。兩人携手入廳事。遇僮僕數人自內出。訊之亦無所見。叟益異。備述所遇。與其舅更進後院。見其人肩荷之雨蓋在其處。叟曰此蓋君家物乎。舅始疑之。語次入詢家人。從室中出曰頃似有人入室。而無所見。叟曰我能見之。遂闖入見其人兀立牀後。叟直前擒捉。遂現形。於是舉家咸集。覘其復隱。繫辨髮手足。渥以糞溺。訊之爲閩之上杭人。同伴尙有五人。皆行斯術者。語未既。而五人者至門曰此予等同里人。不幸爲君家破其術。然爲君計。若鳴諸官。則無徵不信。若以私刑置之死地。則吾黨人多。君家之禍將不旋踵。今願奉銀錢數十枚贖之。何如其家因與叟計。幸不遭污辱。殺之雖快一時之憤。而後患誠不可防。不若結之以恩。遂不受其銀而縱之。此卽諺所謂隱

身術也。工斯術者相傳皆閩之上杭人。今粵中陸豐諸邑亦頗傳斯術。然其家氣運旺者不能入。畜獠犬者不敢入。入則擇其婦女之色美者任意污之。女之母若夫即同寢榻上亦不之覺。而術未精者往往被擒殺而膊之。焚其屍以滅跡。隣里即知之亦不首。蓋人所公惡。不啻切膚之痛也。時山陰俞蛟爲齊昌廣文。其友陳竹屏述之甚悉。竹屏陸豐人。

興寧羅某有孫婦王氏。姿首清麗。風情綽約。鄉人私評謂其色可甲一邑。王氏亦自以少艾恐招誨淫之譏。深自韜匿。即親串往來不能嘗觀其面也。一日鄰人娶妻。彩輿簫鼓。備極豪華。婦啟門露半面窺之。適有過客凝眸注視。婦急掩門入。是夜有人登床與褻。似夢魘而不能拒。次早堂中有盥履地。啓視則遺矢也。而室中似有人掩映其間。竊取食物。羣知有異。至夜遂不敢寢。聚男婦老幼居一室。彼不得逞其欲。遂擲瓦礫碎盆盞。飯釜茶鐺亦入以泥沙糞穢。至數日不敢舉火。飢渴則易諸市中。如此數月。不堪其擾。遂親赴江右求治於天師。往返兩月。寶符至家。時余薄宦是邑。而羅之居離署舍甚邇。令人密訪。則其家連日杜門不出。亦未有叩門入者。數日後云怪已絕。寧謐如初矣。於是詢諸邑之紳耆。皆云遭斯害者四鄉中間有所聞。因其家以妻女被污。慮人恥笑。非至戚密友不告以實。若擒付有司。又慮事罕見聞。無律可按。或轉致坐誣。多有殺之滅跡以快憤。夫婦女貞節自矢者。雖遇強暴不能污。獨遇隱身邪術。即矢貞節如韓憑之妻。賈直言之婦。莫能自保。不有天師。幾於無法可治。其害何可勝言。凡求天師者。與符籙三紙。一焚境上。一焚城隍廟。一焚於家門。焚符境上。其人即似有羈縻不能去。至家門則形畢現。不能復隱矣。考天師爲漢時張道陵之後。

歷代相承。至元明而教大顯。凡祈晴禱雨靡不驗。而驅除妖魅尤所擅長。其世食厚祿膺顯爵。夫豈倖致哉。

妖僧

山右民家有娶婦者。花燭之夕。穿窬乘間匿梁上。久之夜深人靜。新婦卸粧。弱態含嬌。秋波流慧。宛然好女子也。寢後燭猶未滅。忽一披髮頭陀狀甚瘳惡。排窗竄入。直至榻前。口中默念不知何詞。左手作書符狀。郎與女似無聞見。僧以手探郎婦下體。如攫物納袖中。返身遶。穿窬急躍下至榻前。血涇裊席。審之。陰勢皆如刀剗。卽由窗寮出。升屋而望。僧行歛忽若猿猱。穿窬亦自恃驕捷。並力追之。相隔恒一矢之遠。莫能及。行十餘里。道旁有土室。僧入之。合眼跌坐。穿窬擬直前擒之。而慮其有術。遂急返叩昏者之門。告以故。羣起驗之。一家驚絕。持械隨往。至則頭陀逸矣。家人執穿窬鳴於官。再四研詰。並加桎梏。卒無異詞。久之當事知其冤釋之。存爲疑案。夫天下男婦夥矣。挾是術以取陰。常不勝其取。而必於新婚合昏時者。豈別有說歟。使僧廣傳其術。則天下新婚者危矣。至穿窬竊物而來。男女旣死。則奩篋中所有。取之無禁。乃義憤。櫻胸奮不顧身。此殆踞梁上時。艷心誤目之餘。不勝玉隕花殘之恨。因激之而起者歟。雖然亦可嘉矣。

箬包船

道光丁酉九月。禾中三塔寺之南。有村婦王氏。其母家相近陟門。時新穀方登。婦製餈餈一器。將往遺其父。其夫以次日將入城買布。囑其速返。婦諾之。攜一子而去。無何待至日暮不至。次日走問。始知其並未到家。各處尋訪不得。乃還入門倒於牀上。輾轉尋思。不知其存其沒。未幾朦朧睡去。忽見其妻被髮立於牀前。流血被面。

涕泣言曰。吾已爲惡丐所殺。明日君但往南塘一路。覓得昨所攜餽餽。卽吾冤可雪。但今生與君永訣矣。村農急起持之。倏不見。驚寤。遂起坐而待旦。出門沿塘行。未至萬壽山北里許。遙望隔岸一簪包船泊於河側。心疑焉。急呼塘畔行舟渡至船邊。見船尾二小丐。方相與爭食。一小丐手中擎餽餽二枚。罵曰。昨師父以汝不會乞錢。故不許汝吃。以此一籃賞我。汝何得更來奪食。村農近視其餽餽。酷似妻所作者。因問汝師昨從何處得此。小丐曰。昨有婦人攜一兒。招我師父擺渡。我師父遂撐過對岸。賺其進船。其所攜餽餽。共有一籃。今猶剩此數枚也。村農乃奔告婦翁。聚集數十人。操械而往。躍登船上。則老丐二人已歸。縛而搜之。其前後船底有數饜。或鮮或槁。皆斷脊墮臂。貯滿其中。又有一小饜泥封其口。攪開則其妻與兒之首。血淋漓尙未乾也。於是并取其饜。相與解官。擊鼓申報邑令。卽提二丐鞫之。二丐直認不辭。及問其乾腊所自。則堅不肯招。聞二丐皆鷓視深顴。狀貌瘳惡。其拷訊時亦並不呼痛也。此案不知作何結構也。

烏清文獻。浙西丐子結黨駕舟。散行各處。用迷藥拐騙子女。剔其目。挫其筋。曲折其手足。號曰盆景。令行街市。日責錢若干。其女子殊色者。則賣爲娼。或自行淫。其穉而肥者。直煮食之。故其人多強壯。狻獍。不忌夾打。其老者亦割折之。而取其腦髓肝腎。賣以爲藥。故積財甚富。賄勢豪爲之窩。事露於官。則資緣說情釋放。順治乙酉六月。有一數歲瞽目女子乞於市。悉其詳。相與踪跡擒之。計十餘人。解至捕衙。衙官欲庇之。衆大譁。乃并殺之。並焚其舟。

按此卽甌北所詠之簪包船也。余幼時嘗見捕衙中捕得二人。究其黨與。一任拷掠。終不肯招。亦絕不呼痛。

乞饒。搜其船得肝腎等數件。遂併其船發縣。其後亦不知如何發落。或謂此輩常食人腦髓。故能熬刑。且上下無所不通。故其類卒不可滅。昔萬歷中。高宗督礦閩中。原奏官魏天爵。林宗文。百計媚宗。因進一方云。取童男女腦髓和藥服之。則陽道復生。能御女種子。宗大喜。多買童稚。碎顱剝腦。貧困之家。多割愛以售。惡少年至以藥迷人。穉子售於宗。博取多金。稅署池中白骨齒齒。嗣買少婦數人。相逐爲祕戲。以試方術。歌舞變童。又不下數十人。窮極荒淫。其後魏奄亦用此法。故能與客氏奸通。及其死。宮女私孕者數人焉。是此輩爲禍由來已久。不獨如文獻所云。賄勢豪爲輿援已也。

假雷公

吳人薛見揚。家專諸巷。飲博無賴。而性極兇狡。里中呼爲東太守。尤好漁色。比隣李某。娶妻楊氏。絕媚好。薛艷之。每伺其出汲。兜搭與語。楊氏故靜婉。拒而不答。薛無如何。轉念李貧。可以利誘也。時其窘輒餽以錢米。李故世家子。雖家徒壁立。而清介自持。且惡其素行。却之。薛慚而出。指其門曰。任汝盛鐵櫃中。終當篡取去也。後值季夏。溽暑雨作。李睡後忽爲雷所擊。其妻驚醒。時電光閃爍。見有似雷公形者。奮翅拔關而出。視李頂門一穴。闊半寸許。深入數寸。血液噴涌。始猶呼痛。未幾已絕。大哭。李母亦驚起。撫屍慟曰。以兒生循謹。何緣得罪於天耶。又顧楊氏曰。家中素無儋石儲。今驟遭此禍。無論日後餓殍。將何以爲棺殮資。言訖慟絕。是時隣里咸集。薛亦奔入。見衆皆束手歎息。乃攘袂言曰。事勢至此。行路猶傷之。若皆坐視。亦安用隣里爲也。母泣謝。薛遽返取三十金至。謂母曰。有此諸費。可粗了。但須母自署券。將來尅日措還可也。母乃署券以付。薛復爲之拮据。殮畢。

姑婦再三感謝。薛始去。然自此老弱煢煢。涕泣相對。時或斷炊經日。雖歷盛寒。其妻猶麻衣如雪也。而所署券已屆期。薛走索。母出垂淚約以次年夏末。薛強諾而去。及期至。母復請緩期。薛不應。變色起。出少頃。偕其黨某甲悻悻而入。出券擲與甲曰。汝既保券。力能代償。則償之。不然將鳴諸官。勿嫌相累也。甲僞爲緩頰也者。薛不許。攜券欲出。甲力挽之。顧謂母曰。以母之龍鍾。撫此荏弱。方愁朝不保夕。又何時得償此債。今薛郎鰥居久矣。計不如以汝婦歸。伊既可得餘金。以供母殘年。婦亦得噉飯處。豈不兩全。母慘然入謀諸婦。婦聞言脉脉不作一語。但有垂淚。良久哽咽而言曰。婦薄命不足惜。但如老母何。母泣曰。事至此尙容顧我乎。遂出以語甲。甲商諸薛。爲之立券署保。取前券焚之。乃去。迨暮。綵輿至。婦草草登車。痛哭而去。顧自歸薛後。房中箱篋。惟婦所有者。得自司啓閉。餘皆不聽啓視。一日薛他往。婦獨坐。忽聞一篋中窸窣作響。如有鼠戲逐其中。乃起從其後去。鉸鏈啓之。則別無他物。惟有雷公面具。及雙翅。宛然盜鑿皆備。猶帶血痕。駭極始悟去夏之事。卽薛所爲也。持以語人。咸以爲然。因共昇篋首諸官。令拘薛刑訊。始吐其實。蓋薛蓄意已久。是夕乘雷雨掩入伏牀下。伺其寢。潛出擊之。警然逕出。故死生皆莫測其端。令訝曰。昔裴襲能作三里霧。後以行霧作賊被拷。然止以作賊而已。今汝欲求爲雲爲雨。而先以雷殛其夫。其兇狡乃至是乎。遂命反接其手。爲戴面具。取雙翅插兩腋。手執盜鑿。牽出。遍遊六門。而後斬之。甲以通謀充軍。楊氏歸。羞慚自縊死。

按此道光十六年七月某日事也。不可錄鉛山人某悅隣家婦挑之不從。值其夫病。天大雷雨。乃著兩翼花衣。躍入鄰家。奮鐵椎殺之。仍躍出。後遣媒求取婦。伉儷甚篤。一日婦簡篋見衣。怪其異。夫笑而言其故。婦佯

爲言笑。俟其出卽抱衣赴官訴之。論絞。絞之日。雷雨大作。若支裂者。薛蓋襲其故智也。

悍婦駭聞

澳門某氏婦。殺女罹法一事。殊駭聽聞。氏本再醮而歸某甲者也。甲前室有女。年將笄。氏視若眼中之釘。甲時方寵氏。視其意以爲愛憎。所謂女者。幾於側身無所矣。不謂氏很毒所發。可以不刃殺人。甲固以治庖爲業者。時或在傭所度宿。數日不返家。氏乘甲不在。折磨其女。箠楚不堪。女哭曰。母如此楚擊。豈將置儂於死地耶。氏聞此益觸其怒。突前掩女口。而以布塞之。復繫其手足。女至此不能言動。任氏爲所欲爲。遂至血肉狼藉以死。氏怒猶未息。指女曰。而有若干命。敢與老娘抗氣耶。立買薄棺。命土工掩埋之。土工至見其狀。不爲解縛。遂納諸棺。昇出掩葬。迨某返家。不見女。問何往。氏詳曰。而誠醉生夢死。而女猝病致死。而皆置罔聞。身忍悽楚。買棺殯葬之。而猶問何往耶。甲聞變色曰。女素無病。胡至此。卽病死。當俟我一見。始可殯殮。汝何草菅至此。氏曰。汝歸無定日。若俟汝返。恐以華屋作山邱矣。甲見其語不情。出而察訪。則街隣已有知其女死狀者。蓋或得諸耳聞聲息。或得諸作作告說也。甲至此僵立儼同木偶。街隣人忿曰。而誠無氣者。妻可殺。而女卽不難於殺。而懦夫性命不足惜。吾黨當爲而女申冤。無令重泉下不瞑目也。遂將甲夫婦送諸官。陳控前事。發女塚。則塞縛宛然。訊以女旣屬病死。何爲塞其口。縛其手足。據供女病偷水飲。故塞其口。縛其手。又因其遭塞縛。兩足椎牀如鼓。故竝縛之。官以其所供強詞奪理。押留以俟覆審。甲經東人保出。又聞甲欲託東人並將氏取保。吁。氏殺女事。若果屬實。固可指人髮。然氏之惡毒。已不自今始。氏在前夫家時。夫兄寄銀四元回家作薪水費。氏向其妯

悍婦強辭
可畏

借取三員。妯曰：銀只四員。婢借其三。吾何以應命？氏曰：汝不吾應，獨不懼吾刃耶？妯尙以爲戲談，乃應之曰：婢刃雖利，然以何名而加諸我？氏怒，果取刃出，傷妯之背。事聞於夫兄弟，逼判大歸。適甲家而又有此事，則其很惡可想。以上乃客於澳者而述其所聞如此。

人妖公案

都察院爲以男裝女魔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李大剛姪。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爲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姦宿一十八年，不曾事發。冲要得做做，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爲師，將眉臉絞刺，分作三柳，戴一髮髻，粧婦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描剪花樣，扣繡鞋頂，合包造飯等項，相謝回家。比有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與各人言說：你們到各處人家，出入小心，若有事發，休扳出我來。當就各散去訖。成化三年三月內，冲離家到今十年，別無生理，專一在外圖姦。經歷大同平陽太元、真定保定順天順德河間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到處用心打聽良家出色女子，設計假稱逃走乞食婦人，先到旁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女工。遇晚同歇，誑言作戲，哄說喜允。默與姦宿，若有秉正不從者，候至更深，使小法子將隨身帶着雞子一個，去清桃辛七個，柳辛七個，俱燒灰，新針一個，鐵槌一個，搗爛燒酒一口，合成迷藥，噴於女身上，默念昏迷呪，使其女子手脚不動，口不能言，行姦畢，又念解昏呪，女子

方醒。但有剛直怒罵者。冲再三哀懇。女子含忍。或住三朝五日。恐人識出。又行那移別處求姦。此得計十年。姦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曾事發。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聶村。生員高宣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爲夫打罵逃走。前來投宿。本人乃留在南房內宿歇。至更深時分。有宣之婿趙文舉。潛入房內求姦。冲將伊推倒。被趙文舉將他摔下在坑。按住。用手揣無胸乳。摸有腎囊。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立心異人。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並姦宿良家女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乞敕法司將本犯問擬重罪等因。具本奏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將桑冲問擬死罪。仍行各處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儆將來。及前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姦非出本心。又干礙人衆。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口等具題。二十二日。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是這廝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右得之友人家舊抄公牘中）

義犬塚

吳江之簡村。有農婦趙氏。家在東村。去簡村止三里許。婦素孝於其母。方初冬。偶得黃雀數枚。嘗之而美。輒留其餘。次日晨起。盥櫛。易裙釵。攜雀往視其母。母適臥病。取所携雀哺之。母爲之加餐。午飯後。復呼與細談。不覺迨暮。婦以時方收穫。遂告歸。及村外天漸曠黑。遙望林間微火射出。趨至則數丐圍坐寺門外。晚炊。婦告以迷

路乞火。一丐曰。昏黃至此。非與小和尚有密約耶。又一丐笑曰。火卻容易。然須以汝之水相易。遂起將逼淫焉。婦怒批其頰。大叫殺人。丐怒取土塊塞其口。呼羣丐共褫其衣袴。取腰間汗巾縊殺之。昇入一空壙。解其巾覆以瓦礫。各自竄去。夜半婦忽甦。張目四顧。見斜月未落。四野霜濃。陰風砭骨。寒戰不能遽起。但呼救命。適其鄰一屠者路經村口。聞之尋聲而至。將曳之出。婦拒曰。身無寸縷。無論凍已僵。亦何面目出見人乎。屠者悟。亟走告其夫。取衣袴導至其處。乃去。時天已曉。婦出哭告以故。相隨還家。村農赴訴於縣令。卽飭嚴緝。未獲。居數日。忽聞譁傳。前屠爲人縛石沉河而死。村農奔視。果然。先是屠每於侵曉往前村肆中屠羊。嘗有一黑犬相隨。是日店主早起相伺。屠竟不至。忽見犬狂奔入門。啣其衣。嗚嗚作哭聲。叱之不去。其人心動。隨之出門。行里許。至寺後河畔。乃止。而犬已躍入水中。俄而曳一屍出。登岸就視。則屠者也。反接其手。而繫以石。駭絕。奔告其子。相將至河上。則犬亦蹠臥屍旁而死矣。子乃泣請其人同返。往訴於邑。捕得丐者。誅之。命瘞犬於塚旁。立石表之。曰義犬塚。

冤案

前明新興邑宰李公。惠政及民。相傳其因公下鄉。見山傍有少婦。艷粧哭於墓。訝之以問左右。左右曰。素衣也。公益異之。於是飭役帶回署。細加研鞫。婦曰。氏夫病死葬此。隣里皆知之。今七七續經哭奠。何艷之有。公傳隣里集問。皆曰。婦夫誠病死。然終懷疑不釋。夫無親丁。其隣憤而上控。以縣無故押寡婦。府札限半月不得實情。卽以枉法故入人罪。揭參。公慌甚。夜間私出。潛往婦隣鄉密訪數日。皆無耗。一日薄暮遇雨。見山側小茅屋。趨

之見老婦縞袂青裙應門。導入室。既而一漢子。年二十餘。自外至。婦曰。此豚兒也。略敘寒溫。公以算命對。且言欲止宿其家。漢允之。遂解囊使備晚餐。婦曰。吾家非業。此獵食者。斗酒隻鷄。尙是山村風味。而乃的客索直乎。於是與漢對酌。情頗洽。久之。漢酩酊醉矣。率問客由城經過否。知新官誰也。曰。李官在此。問之何以。曰。聞李官以某婦一案革職矣。好官受屈冤哉。此事包龍圖審不出。惟我知之。因擊案曰。實告君。我梁上君子也。小人有母。無以爲養。聊借此作生活。是晚。夫婦病甚。予欺其左右無人。伺而行竊。乘他門虛掩。潛身入隱暗處。婦方徘徊外室。若有所待。俄見一人。貿貿然來。暗中認之。是隣鄉之武舉也。與婦調笑。既而聞婦夫呻吟聲。婦曰。已煎藥矣。遂擊藥入。時病者昏而仰臥。婦扶其首。將藥灌入口。病者狂叫一聲而沒。竊見所煎藥乃銅勺。餘瀝尙有。則錫也。駭極遁出。此事其誰知之。官亦何由知之。公曰。何不出而爲彼申雪乎。漢曰。吾夤夜入人家。非奸則盜。自投羅網。烏乎敢。公曰。穿窬之事。不可長也。吾與若傾蓋相知。囊中頗有長物。助子行賈。以孝養可乎。其人大喜。次日。卽携同至城。公曰。子姑待於此。吾卽來。迺於是遣役帶入署內接見。然後知推命先生卽邑侯也。其人力承作證。遂馳役拘武舉及婦到案。出漢子證之情。不能遁。因開棺起驗。果錫填塞咽喉。蓋毒藥則可驗。錫灌則無迹。故用錫云。前上控者。皆武舉陰使之。訊確。依律定罪。厚予漢子金。許愚谷曰。噫。奸人作事。雖巧密。不謂冥冥中預伏一儉兒。以爲日後破案地步。天公之巧於設施如此。可畏也哉。然非賢宰官留心民事。其不致奸人漏網也幾希。

佞鬼

凡遭虎齧而死者。其鬼名佞。隸事虎。不敢他適。虎出爲之前導。遇窳與伏弩。往往引避。恒於晝夜誘人開戶而出。令虎攫之。或其人頗偉。虎不能攫。佞自後曳其足。使仆以奉虎。虎攫人。佞嬉笑隨其後。爲解衣帶。虎俟裸而後食。噫。佞故助虎爲虐者也。夫人生前爲人戕害死。而有知必爲祟。以圖報復。何以被虎齧者。其鬼不以爲仇。反以爲德。其愚實甚。而其故莫可解也。或曰。人死於虎。必待有踵而死者。魂始得投入人胎。而復生。人世謂之替身。卽謂之輪迴。其說必出於釋氏。荒唐不可信。吾鄉平水村有古刹名顯聖寺。村氓吳某。佃寺之田。而役於僧者也。子夜忽有呼其名於牆外。詢之。則曰。予汝隣人也。汝妻患心疾垂斃。洵予傳語。當促歸毋緩。吳曰。野多虎。須俟明晨。牆外應聲曰。予亦來自野。獨不畏虎乎。因憐汝妻之病。故不辭跋涉。汝反視諸膜外人。無義莫子若矣。佃因披衣啟戶。呼其人已前行。惟燈光隱隱可見。聞遙語曰。候子於此。速行勿怖。次早途次。血肉狼藉。吳某衣履宛在。知遭虎齧。俄頃其妻哭而來。詢之。則昨夜無心疾。亦未煩鄰人傳語。皆佞之幻爲也。噫。佞亦黠矣哉。寺有高樓。一望平疇。皆僧產。而卽吳平日佃耕者。老僧當晝憑窗而望。見一人背立田間。形狀衣履酷肖吳。僧曰。孰謂吳某昨夜遭此齧乎。急呼其徒登樓共視。一徒大呼吳某。其人卽轉面。實吳某也。僧徒駭極。正擬闔窗。忽聞怪吼一聲。面血模糊。倏忽不見。

人頭蛇

瓊州之儋崖。萬山叢集。鮮有平疇。樹木陰森。時多瘴霧。山行數日。或有小茅蓬。村落甚少。竟有二三百里皆無村場。無烟火之處。深山密林。每有惡蛇怪物害人。有一種毒蛇。名曰人頭蛇。蛇身人首。如婦人狀。披髮能喚人。

匿於山穴中探首而出見路人過卽呼之。人若應之。是晚必迹其所寓。御風而來。吸人精魄。其人立死。其怪異若是。有一客背負行囊。從瓊至崖尋友。路過山中。忽聞人喚。客初來不知是怪。遽應之。而回首望。杳不見人。客亦不甚在意。至暮投一逆旅。旅店旁山以茅蓬泥壁。房舍不甚寬廠。四圍短垣中有小屋。旅主人迎客。客卸行裝。店主薄具湯水飯食。在小房安置行李。張燈。店主從容問曰。客從何來。客曰。從瓊夾田前山至此。店主曰。山行可有人喚否。客曰。正爲此也。頃在山行。忽有人喚。吾應之而不見有人。此是何故。店主曰。客危矣。客聞駭曰。何也。店主曰。山中有頭蛇。能喚人。若應之。今晚必來相害。客驚愕哀曰。將何救我。店主曰。不妨。我有一匣。君可置之枕邊。晚間君宜醒睡。若聞匣中蠕蠕而動。卽急開匣。不可遲。則君難可脫。言訖。捧一木匣付客。客捧匣歸小房。挑燈坐牀上。不敢睡。靜以待之。至三更時。聞腥風撲鼻。房邊短垣外。杳杳有聲。腥臭異常。枕邊之匣中蠕蠕而動。客急開匣。見一物長四五寸。如蜈蚣。背有翼。在匣中出。從窗隙鑽去。約半時許。此物仍從窗隙入。飛回匣內。客懼甚不敢下床。捱至天曉。聞敲戶聲。乃店主人至。客急開門。店主曰。昨晚有異聞否。客言其故。店主曰。怪物已除。君無恙矣。遂與客出房。尋至短牆外。見一大蛇長二三丈。人頭似婦人披髮。額上一孔。已死於牆外。其腥臭之氣。觸人不可近。客驚駭之甚。店主曰。喚君者卽此蛇也。幸我有飛蜈蚣可以治之。釘其首而吸其血。其蛇卽死。客出金酬謝。店主曰。我行方便救人。不須金帛。客強之終不受。乃出錢結歇宿之賬。告別欲行。店主曰。以後若山中有聲相喚。切不可應。宜緊記之。客曰。諾。頓首叩謝。負行囊踉蹌尋路而去。

蝮蛇

粵西南梧諸郡。產蝮蛇。大者合抱。在當日已絕無僅有。今所見者粗圍經尺而已。性最淫。見婦女必追及之。蟠繞不解。被交者多死。或產蛇。故邨婦樵採於山者。必視路之遠近而量繫裙之多寡。遇蛇追及。則解覆其頭而奔。少頃蛇覺復追。解覆如前。倘道賒裙盡。則不免矣。然畏葛藤。捕者繫藤其頸。牽之如犬羊。以竹籤釘頭尾於地。數人執巨槌遍擊。槌所至膽卽隨之。急用利刃剖之可得。用以合藥。罪人被三木時服之無痛楚。明楊忠愍公被罪。有餽膽者。忠愍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用蝮蛇爲。卽此是也。其外腎如鈎。可爲房術。而其油沾人陰處。則縮如天闔。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情海異聞

卷十 野記

草頭娘

明滅元。凡蒙古部落子孫流寓中國者。令所在編入戶籍。其在京省。謂之樂戶。在州邑。謂之丐戶。丐戶多在邊海之邑。其隸於常熟者。男謂之貧子。婦謂之貧婆。其聚族而居之處。謂之貧巷。初無姓。任取一姓以爲姓。而各以種類自相婚配。其男以索綯爲業。常不足以自給。婦則習漿餼縫紉。受役於殷實高貴之家。所獲常百倍於男。司晨之勞。積重於牝雞。由來久矣。厥後家計日足。男子不復理前業。衣裳楚楚。安坐而食。婦則爲伴媵。爲賣珠娘。爲小兒醫。常以一人而營數業。以一人而應數家。都市之中。窈窕少女。往來如織。摩肩蹠踵。混雜人羣。恬不爲怪。然不事艷粧色服。簪止骨角。衣止玄絹。裙止白練。不捲袖。不束帨。不着紅履。淡掃蛾眉。以相矜尙而已。當有事而出。則令其夫或攜小囊。或負小筐。相隨於後。道遇所熟識。婦則趨迎而前。殷勤歡語。移時。夫則俯立道旁。不敢與其人舉手。然亦實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大戶家。婦則直入閨闈。與內主人讌語飲饌。日旰未及出。夫則跼蹐伺候於門外。不敢他往。亦不敢迫促。必俟婦出。乃偕歸。歲時糕粽。喜慶酒肉。給賞頻來。醉之飽之。皆拜婦之賜。初丐戶中有吳家娘者。色美而性頗貞。豪胥徐孚中之子。欲私之不得。乃乘其婦歸寧。令僕急叩吳之門。詭言郎君病篤。急求診視。吳急往。入門則止。徐在家。將逼以非禮。吳乃唾罵而出。邑人咸高而敬之。於是

丐戶中頗知自好。相戒勿令少婦出應。止令老年嫗奔走其業。不四五年。人各家索衣食無資。而有事相召者。亦寥寥於門。蓋顏色不足投時好。故去而他顧也。於是衣食之謀迫。而俊巧之婦。艷冶其容。仍出而曳裾於富貴之家矣。自是而後。其風益惡。其業益行。則有若張氏之妻。以賣珠寶而見悅於琴堂大令。宿氏之婦。以誘奸而致汚夫名。闖冢聲。然事猶隱蔽。不甚著聞。惟所謂草頭娘者。夏姬再世。大類人妖。列之淫風。以實十愆中之一事。雖語涉穢褻。亦聊以供委巷中談資耳。草頭娘者。初嫁葉某。葉死復嫁徐四。徐又死。已而擇當意者。招之爲假夫。假夫者。僅以給應門之役。聽指使。供買辦。名爲夫。實則不之夫也。稍失其意。輒逐之。復招他人。故自壯至老。屈指多人。人因其初嫁夫姓。稱爲葉冢娘。厥後著名於邑。輕薄子。又因葉字有草頭。遂指曰草頭娘。蓋隱號也。草頭娘居縣署後小巷。體微豐。姿容秀媚。喜吹簫鼓琴。工博戲。能誦詩。更熟二十一史。精彈詞。工於調五味。不減易牙。少時嘗從其母出入大家。貴介子弟之不檢行止者。輒與有染。故未嫁時。已多外幸。既嫁。專業伴媵。不屑更事他業。邑中承平。幾三十載。競尙繁華。好勝之舉。日新月異。凡嫁女之家。非得草頭娘。不足耀婚禮之盛。或召他婦。旁觀竊非笑曰。枉費財。伴娘乃尋常物色耳。以至親戚隣友之來賀者。倘草頭娘不在。則舉席爲之不歡。故嫁女之家。恐其他往。必先期訂之以金。至則人人色喜。遇嘉宴。雖貴客亦與同席。爲酒正。律若商君。其令新巧。出人意表。坐客醉。輒與之挨枕攬秘。無所不至。席間遇所歡。輒與訂私會期。毫無顧忌。樂安氏以過暈而患消渴。天水氏以結想而病癩癩。更可笑者。爵尊鄉老。亦慕其名。令侍寢一夕。指以卅金。未幾遂成痿痺之疾。其盡人毒人如此。而名反益噪甚。中年遂棄伴媵業。不復事業。關一軒。洒掃精潔。幽竹數竿。盆花數種。

几榻器皿。布置清雅。親治酒餚。招所歡宴。樂其中。凡尋常肴品。一經其手。調和輒可人口。如嘗異味。人益爭慕之。於是邑中豪富勢宦。日命肩輿。邀草頭娘至家治庖。呼朋羣飲。迭爲賓主。命曰車盤會。計肴一簋。值須一金。治庖畢。卽置之座。草頭娘挽鬢髻爲時樣粧。素馨茉莉等花。羅插滿頭。搖曳而出。入厓衣香襲人。吐音嬌細。客未飲。先爲之骨醉矣。席間好與客辯逸事。多慧解。客有言近日西山土人掘地得瓦缶數千。如養蟋蟀器。啟視各置一骷髏。衆茫然未識何故。草頭娘曰。此定是海倭殺邑人首級。欲獻功。故聚於此。後倭退。邑人憐而葬之。而棺不盡具。故作此窖器以埋之耳。客未之信。後檢之倭寇日記。適與其言符。又客有訛以瓦礫之礫作外鑠之鑠爲談者。草頭娘曰。翻礫作鑠。亦將翻瓦作磚耳。又自言先世在元時係貴戚元老籍。在中國官戶之上。謂之正戶。明太祖於正字底畫帶筆略挑。遂成丐字。我豈真乞丐子孫耶。由是風雅之士。聞其談吐。亦心慕焉。一時墮其阱中者。亦指不勝屈。年五十後。益自放誕。羣惡少來與狎。雜沓紛呶。甚且爭鬧於庭。有傷目及指者。草頭娘懼。乃閉門謝客。佯示矜貴。實以避禍也。而貪其色者。如蠅慕羶。卒依戀不舍。潛窺竊視。踵趾相接於戶外。至有以父子而迭相來。覷其門。聚麀爲樂者。羣惡少鼓噪逐之。乃去。草頭娘聞之。益自深匿。蓋獨居岑寂者三四月矣。有馬嫗者。與草頭娘爲隣。親愛若同胞姊妹。凡嫗有所勸阻。一言立聽。嘗閉門謝客時。富家官戶。必欲招之出。肩輿數邀。草頭固辭不往。百計欲致之。知馬嫗爲所親信。許之金。囑令營惠。嫗乃言於草頭曰。與彼素厚。歡好。奈何遽爲之絕。草頭始諾。乃令所謂假夫者。守視門庭。淡粧幽雅。綽約登輿。小婢一二隨後。至彼家。或侍飲。或博戲。流連忘反。於是有力者恐其復沮。羣議聚歡。則一日酬五兩。留宿則倍。竟以娼妓家用纏頭錢例。邑

中爲之語曰。要認縣背後。只跟馬脚走。要見娘家好。老馬先喂飽。於是惡少輩乃大喜曰。是有徑可通也。乃就馬嫗講款。說合一次。例子金若干。入門後願費金。一如富家勢宦數。嫗則得金卽諾。少年至。輒爲先容。伺草頭娘暇日。必以示諸少年。嫗藉是得以溫飽。而草頭娘所積以千計。無子。乃出其所蓄齋僧飯。尼邑中放生樂施等會。諸鄉老率以草頭娘爲善緣領袖。揮霍多金。一無吝色。嘗私語馬嫗曰。吾所以不惜恥者。欲舍生作善事。爲來生福耳。邑人傳之爲笑柄。初邑中豪宦趙某好冶游。嘗邀草頭娘侍其宅。眷抵郡賞桂。已則與郡子弟別坐一舟隨之。旣至。兩舟並維一處。時郡中有廢紳時某者。與趙某爲宿好。新喪其如君。亦坐畫舫來解悶懷。一見趙卽邀之過舫。云無以爲樂。有樂女徐鴻鴻者。頗有名郡中。適招之來。可令侑酒也。須臾一小舟載徐至。入席不善飲。亦不能爲酒令。殊失主人意。趙乃云。敝內眷舟中有一侍婦葉家娘者。可命之來。極歡而罷。何如。某大喜。亟令人邀草頭娘。草頭已與趙眷微酣。乘輿而至。趙行令。令以古詩中字爲飲數。因舉杯曰。銅雀春深鎖二喬。則客飲二次。至草頭娘亦舉杯曰。五雲深處是三台。各飲八合。座乃大喧笑。主人歡喜。詢知無夫。欲得之。趙爲通意於草頭。草頭以時有盛名。欣然願侍巾櫛。而諸宦中素與草頭狎者。從中撓之。伴爲愛時。札述草頭平時情狀。時懼而止。草頭聞殊怏怏也。於是誓不與此宦往來。晚年醜聲如故。擇少年之美貌者往來不絕。爲竟日歡。爲長夜飲。意興更不減少。壯日計每月費諸少年金。幾及中人十家之產。一士人家本素封。因狎草頭娘五六年。而家產蕩然。其友遇諸塗。憫其飢。挈至家飲食之。酒後戲詰之曰。人狎少婦。亦情之常。彼年已六十餘。子有何樂而狎之。乃自令若是。士人曰。子非我。安知我之樂也。彼年雖老。然髮黑如漆。容色淡若。又通體肉勝。

真名士亦不爾。歸咎處。卽推本處。在堯舜何嘗以朱均累德。是惡少行徑。家範何在。以游戲筆墨。致釀大獄。雖底爲不能。指爲誰作。能無疚於心乎。風影誅求。其如何坐獄。處想仍

於骨肌膚柔滑如凝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安得不爾。其友大笑。復戲問曰。外此得無悅子媚子者乎。士人不覺色飛拍案起曰。有之。但此際非親暱之不能知。卽知之亦難以明言。友復大笑。由是以觀。歐陽子所謂妖嬈女態。老有餘妍者。猶不足以盡之。豈非夏姬再世。大類人妖者耶。雖然。妖由人興。人心所好。成爲風尚。風尚所積。生是尤物。誰職其咎。歟。商書曰。殉於貨色。是謂淫風。今乃見之。可慨已。

黑白傳

吾郡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亦如山斗。徒以名士流風。每疎繩檢。且以身修爲。庭訓致其子弟。亦鮮克由禮。仲子祖常。性尤暴戾。幹僕陳明。素所信任。因更倚勢作威。郡諸生陸紹芬。面黑身廝。頗負氣口。微吃而好議論。家有僕生女綠英。年尙未笄。而有殊色。仲慕之。餌以金。弗許。遂強劫之。陸憤甚。遍告通國。欲與爲難。得郡紳出解。陸始勉從。時有好事者。戲演黑白傳小說。其第一回標題曰。白公子直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蓋紹芬人呼陸黑。文敏旣號思白。仲又有霸力人。嘗以小白名所居。近龍門寺。故云。其談諧點綴處。頗堪捧腹。哄傳一時。文敏聞。怒甚。奈欲治之。而無可指名。有范生者。父名廷言。曾任萬州刺史。物故已久。惟夫人尙在。當黑白傳事起。文敏疑范所爲。日督其過。范無如何。因詣城隍廟。矢神自白。乃不數日而生。竟以暴疾卒。范母謂爲董氏逼死。率女奴登門訴罵。仲卽閉門擒諸婦。褫其相衣。備極楚毒。由是。人情多不平。范生子啓。宋廣召同類。訴之公庭。詞有剝褻搗陰語。郡守以衆怒難犯。姑受其詞。而又壓於文敏。依違瞻徇。案懸不斷。衆見事無濟。遂相率焚公宅。公於白龍潭東北隅。建閣曰護珠。時挾侍姬登眺者。至此亦付一炬。凡衙宇寺院。文

莫須有三
想見當日
縉紳勢重
激成之禍
千人諾諾
不如此士
詞成廉鏘
兩賢可合
成佳傳在
公道自在
自序其躬
庠序其行
郊遂其斷
數語似斷
非斷而恰
已斷是因
用筆圓通
故不覺耳
真可惜耳

敏所題匾額。毀擊殆盡。董遂聞之。士官時學使王公。以甯殊震怒。檄司理吳公之用嚴鞫。吳守正不撓。惟以昌言尤力之。郁伯紳落籍。餘無所問。其讞詞有云。縱惡而長奸。司地方者固不敢出殺人。以媚宦。有人心者又何肯爲。遂大拂上臺意。不久卽謝病歸。而郡庠掌教胡公。曾屢梗憲檄。不肯蔓引諸生。因亦挂冠去。於是郡中諸先達亦不直董。張少宰鼎率諸紳致公函於學院。有不宜甘心士類爲一家全勝之局。自是王之氣稍沮。而事亦寢矣。萬曆己未。駱公沆瀆督學江蘇。案臨松郡。唱名至董祖常。遽加訶責云。卽剝禪搗陰四字。死有餘辜。今以案結不深究。姑與大杖二十。一時人咸稱快云。按此事。釁生牀第禍延學校。劇於焚劫。致隕多命。或謂文敏德不勝妖。或且謂事出公意。仲承乃翁指。然如仲者。罪已浮於杖矣。所惜吳胡二公。俱以少年科第。甫入宦途。而以保全士類。以致敝屣一官。求之今人。可多得乎。

兩蒼氏曰。口筆皆能賈禍。而筆尤甚。然無心與有心自別。此既有意嘲弄。則凡報復處。亦足爲文人輕薄者戒。特未知果出范手否。文敏居鄉。旣乘洽比之常。復鮮義方之訓。且以莫須有事。種生釁端。人以是爲名德累。我直謂其不德矣。

捉奸判

周草庭嘗言在山東兗沂道署時。有以夫捉奸而殺其一人。逸其一人者。擊鼓自首。觀察訥公陸堂。命拘其婦鞠之。婦年近三十。而肌膚如雪。容光照人。供稱向來與一人共戲。終嫌未暢所欲。故約二人於是日偕至。相與前後夾攻。其時方極酣適。不意爲夫所覺。蓋二人於其所往來者。陽道尤偉岸者也。訥公大笑曰。然則汝可謂

休休有容者矣。嘉其直薄責而遣之。遂援筆判曰。

從來爲雲爲雨。冶容或致誨淫。而在匹婦匹夫。作配但稱佳耦。故面首三十止。供酣戰於山陰。私乳分明。粵西自肇至梧。婦人四月卽入水浴。不避客舟。男女時亦相雜。或觸其私。不忌惟觸其乳。則怒相擊殺。以爲此乃婦道所分。故極重之。僅效水嬉於海外。縱河間之且窺且合。猶然日夜呼號。而武嬰之卽吮卽交。不聞弟兄夾擊。乃者腹背受兵。居然烏鼠同穴。以兩雄共一雌。竟雙管之齊下。左旋右抽。有鳥斯翼。前茅後勁。其實能容。儘敘箭激連珠。綽有餘地。倘使桃翻錦浪。嘗許分羹。豈霸王之逐鹿。界劃以溝。擬碧玉於破瓜。剖分而食。方其二人同心。自必皆大歡喜。抑知綵鳳隨鴉。在羅敷原自有壻。驚鴛打鴨。彼臥楊豈容他人所嗟。傾國傾城。佳人難再。旣已一生一死。罪案可消。我見猶憐。掩面忍誅。尤物奔者不禁。寬政宜及仲春。姑予薄懲。此後風流。休放誕。待搜漏網。肯教淵藪。數久逋逃。庶幾二五之耦。耕永示千秋之孽報。

慾火焚身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怪異之事。往往出於理外。而一經識者論之。又似在乎理中者。鄉間有吳姓者。年已七十矣。與其弟同居。甚相友愛。兄早年喪偶。子女俱無。又得中風疾。跬步不能離人。服勞奉養。皆其弟任之。家素貧。弟又須出謀生理。不能時在兄側。弟婦正當青年。亦多不便。因夫婦相與謀曰。不如爲兄納一姬。以便朝夕奉侍。何如。商之於兄。兄亦首肯。呼媒媪至。令其覓一女子。數日後媒媪復命曰。人家少年女子。聞汝家龍鍾老叟。皆嗤笑之。誰肯嫁之者。富室婢女。則索身價當昂。汝家貧甚。豈能出此重費。無已。其惟再婚婦乎。余隣有婦新

寡貌僅中人。年逾四十。於持家諸事。頗有條理。昨與之言及此事。渠亦頗願。特未知汝家合意否。其弟又與兄商酌。兄無語。議遂定。擇日納之。婦爲人甚嫻靜。事夫亦極體貼。某自得婦後。起居一切。皆甚適意。弟亦得以脫身謀小經紀。相安已年餘矣。婦素早起。一日午後。尙不見其啓戶出。意其有他故也。隔戶呼之不應。皆大驚疑。排闥而入。見某危坐床沿。一手攜竹杖。兩目注視地下。婦則仰臥於地。兩手著胸。卽視之。皆已氣絕。不解其故。姑令人扶婦起。乃一著手間。衣皆委脫。人身成灰燼矣。羣以爲異。而不明其致死之由。一老儒聞之。曰。此所謂慾火焚身也。婦人常四十後。慾火將竭。然當此之際。其旺更有甚於平時者。譬如燈火將滅。必大明亮。此婦當不可遏制之時。而遇此衰病老翁。無能爲役。內焰旣騰。因而斃命。如謂火係外來。何以不焚其衣。而僅焚其身也。或問老翁之死。則何故。答曰。老翁見此情形。不能相援。遂恐嚇而死耳。試觀其扶杖注視光景。可以知之矣。老儒之所論如此。其然歟。否歟。吾不得而知之。吾亦無從而辨之。惟於此可見天下事。不必盡出於理中。吾輩遇此種事。亦不必謂其盡出於理外也。

穢玉

江左有富翁。性耽古董。好蓄寶器名玩。如商彝、周鼎、秦劍、漢圭、夜光徑寸之珠、鑄斑盈尺之鐵。以及秦漢晉唐宋元明各家墨跡、名畫字帖。若有所好。不惜重價而求。忽有客捧錦匣至。曰。有美玉玩器求售。翁開匣視之。乃白玉一枚。長六寸餘。闊三寸。其形微曲如船。四圍起邊。中鑿花草禽鳥。極精妙。四角有小孔如黍大。玉色純白。無纖瑕。以羊脂白玉比之色更白。但不識其何名。翁問其值。客曰。此乃正漢玉。非二百金不可。翁曰。玉雖佳。惜

不識其何名。其體樣亦不甚古。只可五十金。客曰。以漢玉博五十金。未免價賤。請增之。翁曰。如此而可。客曰。百五十金如何。翁曰。不能。客沉思良久。乃曰。實雖百金。少則不可。翁仍曰。不能。客捧匣辭。翁曰。我本不惜資。既雖百金。如言可也。遂取百金付客。客謝而去。翁將玉細辨。玉質精細純潔。喜而藏之。凡有佳士到訪。必取玉與觀。咸贊玉美而不能識其名。忽翁家有喜慶。燕會親友。咸集。燕飲。翁於酒酣之際。令家丁捧錦匣至。翁取玉與座客遍觀。均贊不絕口。內一友持玉細觀。既而掩鼻笑曰。此穢玉也。翁駭然問曰。君何出此言。友曰。此真漢玉。而唐製故極精巧。但其名不雅。翁曰。君何以識之。友曰。此玉乃楊太真時製。因太真體質甚肥。每至暑天。體不耐熱。必以美玉挾於四體。以取涼氣。此玉乃其護陰戶之玉。故穢而不雅也。各親友皆曰。君何以辨別。若是精。友曰。此玉四角有小孔。乃太真用絲線作繩。穿孔繫於腰間。以玉遮掩陰門者也。親友皆掩口而笑。翁忿然曰。玉是唐代之寶。今已隔千餘年。穢氣亦盡。玩之何傷。友曰。雖無傷。而以此穢物充奇玩。不亦褻乎。翁收玉呆之。半晌乃自解曰。從吾所好。雅懷伸玉於此。言言矣。遂不懌。親友見翁執怪。皆告辭。翁亦不留。識玉之友。翁從此不交一語。嘻。可見性偏執好無悔心者。則此翁是已。

藥渣

京師有富家子周某者。娶妻某氏。有殊色。情好頗篤。其後專務嬖童。常數月不進內。妻爲之飲食俱廢。慊慊示疾。某始入身。命召大夫視之。大夫至。某適他往。一老嫗導之入房。診視畢。出語嫗曰。病由幽閉日久。鬱火不舒。治宜越鞠丸。以發其鬱。但其始并非由外感寒濕積食所致。必得精壯少年侍之。俾悅而好之。以快其氣。融而

吾輩少年
血氣方剛
切勿供彼
婦作藥渣
也

化。之。以。調。其。血。投。以。所。好。以。悅。其。胃。暢。其。所。欲。以。奪。其。火。然。後。導。之。於。竅。以。利。其。濕。補。之。以。陽。以。解。其。寒。半。月。後。病。當。自。愈。此。真。萬。金。良。藥。也。不。然。恐。非。丸。散。所。能。奏。功。言。畢。更。不。書。方。而。去。嫗。反。述。於。其。妻。妻。以。爲。然。密。倩。嫗。覓。得。少。年。數。輩。如。法。治。之。病。若。失。月。餘。某。入。見。其。妻。光。艷。煥。發。如。晨。葩。著。雨。神。采。倍。常。大。喜。擁。之。入。帷。將。與。之。狎。忽。見。帳。後。數。人。皆。面。黃。肌。瘦。形。如。枯。臘。駢。肩。而。立。驚。問。若。輩。何。來。其。妻。惶。遽。對。曰。藥。渣。藥。渣。外。史。氏。曰。此。事。余。嘗。聞。之。友。人。偶。憶。及。遂。書。之。或。言。已。見。昔。人。小。說。余。初。未。寓。目。也。余。述。此。事。蓋。爲。呢。比。頑。童。而。廣。田。自。荒。者。戒。非。敢。仍。他。人。牙。慧。也。故。復。存。之。

雲雨

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二語。宋玉賦中不載。釋之者亦無明文。而後世以爲男女交驩之字。然皆不求甚解也。蓋天之降雨。必待陰陽既和。有雲斯有雨。此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曰。天地網緼。男女構精。易傳以此二語聯絡成文。正取象於天地之交構也。或曰。然則雲雨時。亦有妻在上。而夫在下者。此何說也。余曰。此則所謂翻雲覆雨者矣。客大笑。

無情婦

嶺南多盜。而沿海諸郡縣。其數澤也。始則劫財。他物棄擲不取。漸而衣服飲食。劫無遺。近則遇男婦之少壯者。亦掠去。男子脇之入夥。或令駕船。不從者殺之。婦女則囚繫。俟其父母與夫備贖。取贖視貌之妍媸。定贖之多寡焉。海陽有金姓者。饒於財。妻王氏被擄。遺有幼子方離乳。思母晝夜啼不止。因挾贖赴盜舟求贖。匍匐而前。

盜魁曰。汝妻頗艾。留供驅使。無徒饒舌。以取禍殃。王涕泪不斷如縷。而其子之啼號。更慘人心目。盜亦爲之惻然。謂曰。念汝子幼姑許贖。然三十金較錙銖者。以違命論。汝亦無望生旋矣。金解囊如數以獻。因引赴鄰舟。其妻方與羣盜鬪。葉子戲喧笑聲達舶外。盜魁曰。汝夫汝子竟汝來矣。賀汝聚骨肉完室家。其速歸毋滯。婦若罔聞。鬪葉子如故也。盜促之再四。不願。因引其夫與子入艙。金見婦泣而呼。子則疾趨至膝。持其裾而泣。羣盜之與鬪葉子者。淚亦潄潄下也。婦慍曰。家中猶存姑與嫂。乃賴予一人撫幼子。脫予死將奈何。盜魁曰。汝歸否。宜一言決。毋令呱呱者聒耳煩心也。婦戰然曰。此間樂不思歸矣。盜因呼金抱子出。還其金。且倍其數。曰。累汝遠涉。此六十金娶婦有餘矣。金不受。抱子長跪乞哀。盜怒令羣盜挾其父子登岸。入謂婦曰。汝夫與子業逐去。心無牽挂。洵足樂已。顧汝夫婦結褵數載。而子實汝所自出。今而後死生永訣。揆諸情理。宜出送諄屬數語。略盡夫妻母子情。婦因出至舟首。未及開言。盜自後執其髻。遙爲金曰。婦之無良。一至於此。斷難姑容。吾爲汝殺之。以快憤。揮刀斷頸。投屍於海。曰。此等不義婦。恐鼯鼠不食其餘也。時盜舟林列。齊聲歡呼。海波欲沸。噫。盜豈無道也哉。昔晉懷宗后羊氏爲石勒所得。寵之專房。醜詆其夫。聞者莫不惡羊后之無恥。無義。然懷宗被擄。遇害國破家亡。勢難完聚。而勒方崛起。兵強勢大。承何如司馬家兒之問。不得不逢迎以固寵。所語未必由中也。若是時懷宗不死。國猶可轉禍爲福。羊后未必便委身胡羯。出此無恥無義之言。彼金氏婦者。兒夫當前。頃刻間骨肉可重聚。顧乃忍棄其夫與子。而曰。此間樂不思歸。盜舟之樂。固何如也。聲其罪而誅之。殊快人意。盜豈無道也哉。

葉子春傳

葉子春宛平諸生也。貧乏不能自存。同里有溫姓者。財雄於鄉。生子八歲。延師未就。子春踵門請曰。某非好爲人師。慕台翁高誼。願廁門下。脩脯之豐儉。惟命不敢較。溫納之。然薄其自薦。傲不爲禮。一切飲饌俱草草。子春則先意承志。欲得主人歡。而無術也。因爲溫曰。聞翁闔席久虛。徽絃未續。寧欲終身守義乎。溫曰。余欲求美而慧者。主中饋。顧里中難其選耳。子春曰。余東隣有女。貌可羞花。翁如有意。願執斧柯。溫曰。是非柳岸小樓。日憑窗而刺繡。人共呼針孃者乎。子春曰。然。溫曰。昨歲已受西邨某氏聘。人所共知。羅敷有夫子。何妄也。子春曰。以台翁門第。有欲攀附而不可得者。今俯探葑菲。不啻薦蘿繫松栢。總措大執迷有儀。秦之舌在。溫漫聽而漫應之。曰。好爲之事。脫有濟。不忘塞修。越日子春返命曰。日來反覆開陳。幾敝余舌。今諧矣。敬爲翁賀。東隣遂絕前約。而更納溫聘。某訟於有司。子春爲設策。上下資緣。當事左袒。某無如何也。吉期已訂。溫設盛筵。揖子春而謝曰。始吾以先生爲庸人。今而知先生天下士也。從此余家鉅細將並煩先生矣。子春更詡詡自負。次早忽倉惶入曰。昨晚歸家。偵知某氏於明日夜半劫隣女矣。事在危急。當先發制之。溫曰。計將安出。子春曰。隣女常從荆妻學刺繡。頗相愛。故余每他宿。女輒過相伴。今夜就余家。挾之而歸。如探物懷中。翁誠沙叱利。余爲古押衙矣。溫曰。宜先令尊聞知之。子春曰。從來舉大事而謀及婦人者。靡不敗。此事惟余實始終之。毋慮也。是夕三鼓。率僕十餘人。執械而往。老嫗應門啓之而入。至窗外聞笑語聲。知隣女之在室也。排闥入。令妻匿牀後。呼羣僕以袞裸女而出。抵溫家。則燈火熒煌。笙歌闐咽。候花燭矣。昇女於內。令已女與姬侍爲之。易粧啓衾。則一秃奴裸

伏牀上。口呼佛號。稽顙乞命。溫大怒。呼子春。披其頰。並僧逐之。噫。鄙哉。子春之爲人也。身列青衿。乞憐於賈。至欲奪人之妻。以媚之而已。之幃薄暗。爲緇流所玷。卒之求榮反辱。求親反疎。亦何爲哉。亦何爲哉。

甘泉令

雲間金某。忘其名。爲陝西甘泉令。黷貨無厭。握篆數載。閭閻膏血。幾枯。有士人。葬親。穴土得玉。圓如拱璧。厚四寸。圍經五尺有奇。而色青無溫潤。縝密之致。世所稱藍田玉也。體雖鉅。而價不昂。約所值千餘金。金欲得之。難其說。邑庠生嚴姓者。儉人也。其祖墓與士人塋地爲隣。而金交頗密。因與謀。訟其侵地盜玉。誣飾證據。士人理不得伸。地與玉皆歸嚴。嚴陰致玉於金。人無知者。金有二女。皆秀美。年及笄。同官薄其人。莫與爲婚。因令其妻率二女。挾所有南歸。抵家縣。玉求沽。無問值者。有尼往來其家。爲婦曰。草菴雖小。亦頗潔靜。凡士大夫家求嗣祈福者。恒戶外屢滿。夫人盍攜玉赴菴。旣可待善價。復可朝夕焚修。婦然之。挈二女偕往。無何婦歸。留女於菴。凡售玉者。至女靚粧出論值。於是紈袴裙屐。知其事者。咸以售玉爲名。肩摩趾錯。謔浪笑傲。無所不至。有金姓者。貌美而行儇薄。因同姓呼女以妹。交相愛慕。賂於尼通焉。漸招狹斜少年遊。而陰索其贈。若居奇貨。久之。婦微有所聞。令女攜玉歸。至中途與金偕遁。而甘泉令之玉女俱失矣。愧憤成疾。卒於秦。聖人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茲金某不特悖出其貨。併息女亦私奔於人。彼蒼於人之善惡。往往逾其分。以相報類如此。

金娥墩

吾鄉西去三里有土阜曰金姬墓。俗名金鵝墩。卽娥字之誤也。墩方廣數畝。四下皆稻陸。丙子秋。農人深耕於

深土中得石碗二。一燥一濕。製甚樸古。圍之得尺有奇。入水不漏。逢天將大雨燥者濕。濕者燥。以此驗之百無一失。亦一奇也。又嘗耕得石一塊。形如圭。厚寸許。鐫一石字。近俱藏樓棠處。或言其中並非墓者。偵也。墩名向縣志。載道光時以重修刪去。余考記載金姬爲南唐後主李昱之妃。通卜筮。聰明多智。能譎諫。後主敬寵之。武肅攻吳。後主親往禦之。挈妃行。妃死於路。即塋金匱之南鄉四十里。穴地作隧。塋禮奢靡。後主親臨墓哭之。作惜分釵詞寄意。詞未成而錢王率兵下。乃引兵歸。是則金姬墓在吾邑也無疑。惟惜分釵詞未成。不見詞中。故無考耳。

石洞繡鞋

石洞蓋在終南山秦嶺下。孽龍據焉。東西綿亘百八十里。洞口高數丈。橫廣如之。其中黑暗潮濕。人莫敢入。相傳唐天寶中。其宮主於上林苑作鞦韆戲。忽爲腥風捲去。四覓無踪。時有樵者采薪山下。隱聞雲霧中有女子哭聲。適當洞口。似不甚高。掣斧擲之。撲下繡鞋一隻。事聞於官。據實備奏。鞋卽主所履也。元宗遂命將將千人。令樵者導至其處伺之。歷數日。了無形跡。惟夜間若有燈二盞懸洞。光射數丈。將乃命軍人善射者發矢射之。光忽散。及旦。卽募死士百人。明火執械爲前鋒。千軍後隨。入洞見一龍。左目中箭。臥伏不動。其將徑前斬之。縱兵搜殺洞底餘孽。而救宮主出焉。事見唐說部。至乾隆三十年夏間。有好事士人欲窮其際。集勇敢士二十餘。深入五六里。杳無所得。再進。恰又見繡鞋一隻。而火把已滅。乃相顧愕然而返。

春夢菴

粵逆之亂半天下。事平後文各人記載。如癸甲摭談。金陵記事。可憐集。僞宮記等。無不備錄見聞。以供采擇。而沈君懋良江春夢菴筆記。尤爲詳備。因撮其大略而摘錄之。據云。庚申辛酉間。僞宮婦女不下數千。大半吳越產。處女十三歲外無完璧者。僞后一人。轄嬪娘一。愛嬪二。嬉嬪二。寵嬪二。娛嬪二。位列上等僞王。各有好女四。妙女八。姣女十六。媵女二十。妍女二十四。媵女二十八。媵女三十二。媵女三十六。媵女四十。自一品至九品。以僞妃二十四人。各轄媵女四。姪女四。娃女四。媵女四。始女四。一品至五品更有則元女十人。六七品更有妖女十人。僞幼主宮中僞王妃一人。轄美人四。麗人八。佳人十二。艷人十六。位列一品至四品。僞女司以二品掌率六人。各轄女司二十人。其幼逆之淫。無復人理。處子過十歲爲汚辱而死者不知凡幾。洪逆在時僞宮元女三人。皆以幼而免。洪逆死未及殮。已遍汚之。死者二人。復於僞妃女官中選百餘人。日夕行樂。而洪逆之兄洪仁達。洪逆之甥蕭全福。洪逆義子四王相。又各乞數十人以去。餘俱屏入女司。由僞正王娘袁姓主之。爲其擇配。袁本上元人。專司僞宮棄女。出入其手者以數千計。當洪逆未死。責令各獻婦女。多選者列上考。曾有僞詔云。繼自今四郭來朝。萬方一統。東南貢大妹。西北獻嬌娃。太平天一統。天福儘堪誇。又有詔云。你們姊妹休違拗。肯來歡你。是要好。受打受罵休悔恨。打是恩情罵是俏。聞係洪仁玕所撰。逆極賞識之。時蒙得恩侯裕寬雅善。逢迎。專司被擄婦女。已嫁者充女司。未嫁者充妖女。完璧者充元女。含羞逼辱。日死數十人。裕寬且進醫治元女之說。故八九歲以上罕倖免者。

洪逆造作邪說。謂天父名耶和華生五子一女。長耶穌。次卽已。次楊逆王。次韋逆女。曰宣嬌。洪逆義子僞四王。

相本嘉禾人。貌姣好。性和平。惟淫荒無度。過於禽獸。五月間天降大霧。傳偽詔云。現蒙天父降下甘露。繼自今大小文武天兵大共變喫甜露。不得喫飯。合郡茫然。不知所解。後又有偽詔云。真神能造山和海。任那妖魔八面來。天羅地網幾重圍。你倒弟妹把心開。岳飛五百破十萬。何況妖魔滅絕該。天父好手段。妖魔萬算不當天一算。天兄好擔當。天兵一到。妖魔盡滅亡。你們軍士暫行安息。朕今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百千萬。大顯權能。保固天京。你們軍士大共享昇平之福。至明日戌刻竟到天上去了。荒謬不知所云。殊足令人絕倒。其偽詔中謂東王楊有和曰。和甥。西王蕭全福曰。福甥。干王洪仁玕曰。玕胞。侍王李世賢曰。賢胞。輔逆楊輔清曰。輔胞。翼王石達開曰。達胞。忠王李秀成曰。秀胞。贊王蒙得恩曰。恩胞。章王林紹璋曰。璋胞。皆所謂一二等王也。衆逆中惟石達開文理優長。李世賢李秀清權謀機變。蕭肇貴勇藝絕倫。尙有作賊才。餘皆昏昏無能。祇可作刀頭鬼耳。

成衣匠

大凡爲成衣匠者。其業微賤。人咸以下等人目之。故大家宅眷。見人輒避。惟成衣匠則並無顧忌。設使成衣匠與婦人有私。終日喃喃相與。漫語其夫。以爲所言者長短尺寸耳。而不知花前月下。密約佳期。一頂綠頭巾。暗中已戴。烏得而知之。我友王琴甫談成衣匠一事甚悉。爰泚筆記之。陳君少梅。設帳於滬北某氏。主人貿易於外。有女名瑞瑞。丰姿秀麗。不啻仙人。無如骨格輕盈。一對秋波。奪人魂魄。陳固長者。略不爲意。有成衣匠朱某者。逸其名。年二十餘。大場人也。恒至某氏處縫衣。百般諂媚。得主人歡。遂假以門面。令其開店。朱喜甚。殷勤動

作隣里俱和。閱一年餘。惡心頓起。瑞瑞每於午後至門首閒眺。朱乘其入內時。假作小便。以淫言狂態引誘。此固非筆墨所能形容者。瑞瑞雖然怨女。尙是含葩。不禁兩頰微紅。一笑而入。陳君粗中有細。俱在目中。厥後雖不多見。而兩人眼角眉梢。春光頗露。蓋碧紗廚裏。已賦留郎矣。陳君爲之髮指。辛巳秋。瑞瑞於歸城內。兩情久隔。情不能已。瑞瑞之繼母。半老徐娘。尙愛風流佳事。朱屢次挑動。遂亦巫山暗度。惟時朱肆無忌憚。一對野鴛鴦。終朝交頸。醜不堪言。陳君目擊情形。恐惹嫌厭。遂辭館。此後未知作何結局也。雖然。成衣匠有善。有惡。若朱某者。可謂惡作劇矣。中葶之言。本不可道。然余不盡欲言。姑錄之。善於治家者。尙其防患於未然哉。

迷香洞

余生江南人。性佻健。貌娟好。風流自命。最喜作狹邪遊。青樓中多識其名。嘗自謂平生歷女子百餘人。竟無一當意者。間或偶遇良家宅眷。每有見獵心喜之意。且爲之神奪心移。然而繡閣書房。無異天涯地角也。一日晝坐無聊。見有一道人。飄然而至。葛巾野服。望之若仙。生不禁肅然起敬。道人謂生曰。倚綠偎紅。珠圍翠繞。人間艷福。惟君消受矣。聞此處就近有一迷香洞。未知曾否賞心乎。生聞言喜躍欲狂。再拜而謝曰。僕半生落拓。歷遊風月場中。終未愜志。迷香洞在此伊邇。乞先生導我一遊。銘感無既。道人笑曰。迷香洞豈易入哉。雖然。余已漏言。不妨聽命。遂招生曰。來生乃隨之行。一出門。迥非熟徑。蟠行曲折。約三四里。入一山。時值春間。芳草有情。落花無語。黃鶯細噪。粉蝶紛飛。頗覺心神一爽。復行數十步。秋千院落。絃管樓臺。忽見碧桃花下。有一雛鬟。年可十三四。眉清目秀。臉白唇丹。翠袖迎風。紅菱貼地。嬌態可人。而鬢影釵光。混漾於柳塘春水中。殊可喜也。生

歷覽久之。喟然歎曰。迷香洞景色。果如別有一天。我於此。未免有化蝶之想矣。道人曰。此非迷香洞也。盍再游之。生曰。諾。卽偕進一石洞。洞中金屋比連。珠樓環繞。室中陳設富艷。無匹。忽聞絲竹之聲。起於內。舍嬌音嫋嫋。恍如曲奏三終。生木立移時。歌聲止而笑聲起。有數麗人亭亭而出。宜噴宜喜。傾國傾城。生謂道人曰。此無異蕊珠宮裏。樸將不欲返矣。道人曰。君何所見之。小耶。迷香洞尙欲前進。君見之難保。不真個銷魂也。遂促生行。生意其誑。且麗人未免有情。故遷延未走。道人強拽之。生不得已從焉。須臾至一石室中。有一洞大如盤。上有三金字曰。迷香洞。生始信道人之言。道人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君先請進。余不能奉陪。生不暇詰。蛇行而入。甫入洞。覺洞中花草樹木枝葉。皆鑿畫棟雕樑光輝可愛。珠簾隱隱。香霧沉沉。生神魂恍惚。瞥見西階一美人拂衣而舞。蓮瓣輕飛。柳腰軟擺。一見生面。發頰低頭。弄帶若不勝其羞者。生前揖之曰。芳卿以纖月之勾妙。凌雲之舞。亦技進乎神矣。美人曰。妾宵娘也。偶萌故態。不圖爲人間劉阮所見。生曰。宵娘乃前代美人。何今尙在。宵娘曰。迷香洞者。俱係前代美人所居。書生倉卒尙未知之乎。生聞言頗爲漸愧。宵娘乃導生行至一室。彝鼎並陳。几席芬潔。蛾眉蟬鬢。錯雜其間。試問之。始知西施王嬙等。俱在其中。生一一揖之。美人俱起身答禮。且爲置酒款待。酒終。生與衆美人同遊花園。凝眸四望。如入衆香國裏。不勝欣喜。遂居洞中。自是或臨窗叙話。或倚桌敲棋。或樽酒論詩。或揮毫試畫。皆未與美人稍離。忽忽半年。生倏病厭厭。一息面色漸黃。美人始猶侍奉湯藥。久之絕無人至。生憤甚。大聲極呼。遂昏去。比醒。則夕陽西下。但聞杜宇聲聲。殘月東升。已覺竹鷄喔喔。不僅美人不見。卽迷香洞亦不知所在矣。生大悟曰。明月不常圓。好花容易落。此之謂乎。

